

歷史小說  
順治演義  
清代十帝之一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清史十卷之一

小歷史  
說文

順

治

演

義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3 0528 0126 7

#07885  
00687

飲 香 齋 秘 本

古 今 劍 俠 大 全

本書搜輯古今劍術俠客之事實。均係稗官秘籍之不經見者。其情節既多屬真確。其技術更各極神奇。使閱者覺得有聲有色。可喜可驚。洵消遣中增助興趣之佳品也。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上 海 廣 益 書 局 出 版

## 本書提要

這部書是清代十大帝皇全史中的第一種，專就順治朝的軍政大事，宮闈秘史，名人軼聞，搜羅了不少的祕籍，用整理的功夫，擇要演述而成的，但是取材雖廣，並不完全出於齊東野語，能夠不背正史，却又不爲東華錄等許多官書所蒙蔽，並且有許多事情，前人筆記，往往有誤會的地方，現在也用了考證的方法，更正了些，似乎覺得很足以校訂前人所不到的地方。例如：(一)大都只知宏光帝冤誣崇禎太子和童妃，却不知道這宏光帝並非真福王朱由松，乃由松的胞弟由栢假冒的；(二)董小宛都說，是豫親王獻進的，却不知道乃鄭親王班師時掠往北京的；(三)熊廷弼實在沒會死，後來超渡崇禎的斷臂公主，同做了方外之人。除了這三項以外，尚有許多的考證，現在不再一一的表明，却把全書的要目，先約略的說些出來：

(甲)順治帝乃清代開國之君，要知道他一生的歷史，應先明白大清立國的起



源，所以本書對於太祖太宗兩朝的大事，也約略的記得一二。例如（一）八旗制度的成立，及開拓疆域的戰功；（二）獲得元順帝傳國玉璽的由來；（三）漢族首先降清的人。

（乙）睿親王多爾袞在順治史上，乃是重要人物，本書所記他的事蹟很多。例如（一）攻破察哈爾；（二）和皇太后通姦密誓；（三）小玉妃之死；（四）入關的情形；（五）逼淫肅王妃，計死肅親王；（六）在宮中安設淫具；（七）毒斃太宗；（八）游海子遇刺；（九）皇太后下嫁；（十）因病召喇嘛喇嘛經製丸藥；（十一）病斃喀喇城；（十二）死後籍沒及皇太后返宮。

（丙）清主入關，漢人中最爲出力的人，文有洪承疇，武有吳三桂；本書對於這兩人的事蹟，記得很詳。關於洪承疇方面的記載如下：（一）降清的原因；（二）悔悟的起端；（三）受母嫂的訓斥；（四）受遺臣的辱罵；（五）臨死的遺囑。關於吳三桂方面的記載如下：（一）和陳圓圓的關係；（二）借兵的原因；（三）窮追李

自成的結果；(四)蓄意謀反的起端；(五)對於明遺君的殘忍。

(丁)滿清奪得我們中國的天下，是從流寇手中奪得的，本書對於流寇的始終也有記載。例如：(一)李自成和張獻忠的來歷；(二)賊逼京師時，崇禎帝周皇  
后等之慘死，長平公主的受傷；(三)費宮人手刃一隻虎；(四)李自成和陳圓  
圓的關係；(五)李自成失敗的原因；(六)張獻忠的殘酷無道；(七)李自成張  
獻忠牛金星等死的可慘；(八)山西元氏得賊贓致富。

(戊)清主初入關的時候，明遺臣在江南建立南都，尚有半壁江山，倘於此時發  
憤自強，未嘗無中興之望；怎奈昏君佞臣，湊合一起，給滿清以可乘之機會，本  
書對於南都自成立至滅亡，有很詳細的記載。例如：(一)宏光帝的荒淫失政；  
(二)馬士英阮大鍼等的作奸逢惡；(三)史可法的殉國；(四)左懋第等北使  
死節；(五)誣陷崇禎太子和童妃；(六)揚州江陰嘉定崑山常熟松江吳江蘇  
州等處的慘劫；(七)豫親王和劉二秀的孽緣；(八)豫親王班師的原因。

(己)南都破後，朱明後裔，此與彼仆，實與順治帝相爲終始，本書對於雙方的軍情，都有記載；但因頭緒紛繁，要事雖無遺漏，行文却力從簡略。例如(一)魯王的始末；(二)隆武帝的始末；(三)紹武帝的始末；(四)永歷帝的始末；(五)李成棟金聲桓的反正；(六)瞿式耜李定國等的死難；(七)孔有德的失敗；(八)耿繼茂尚可喜的開藩閩粵；(九)鄭成功的事蹟。

(庚)前明降臣，大都是卑鄙無恥，編者在這種地方，處處用直筆嚴誅其心；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例如(一)龔芝麓媚賊獻頌語；(二)孫之獬倡議薙髮令；(三)馮銓的老奸巨猾；(四)錢牧齋的有文無行；(五)陳名夏的搖尾乞憐；(六)左懋泰史可程的受兄訓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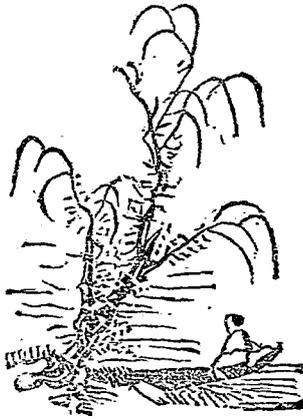
(辛)順治帝出家做和尚，談者很多，只是大半出諸臆造；編者對於此節，曾加以考證的功夫，所記似乎較爲可靠。例如(一)順治帝係長眉僧轉世，後來五台僧無住上人點破禪機，纔有出家的思想；(二)董小宛的來歷，和順治帝的愛

情；(三)小宛生子和病卒的情形；(四)廢皇后的原因；(五)小宛死後，順治帝的悼亡；(六)出家時的情形。

(壬)朱明初亡，最多奇人異事，有所作爲，大都驚心動魄；本書所收羅的很不少。例如(一)何太監的力護長平公主；(二)趙一桂的仗義破家；安葬崇禎帝后的梓宮；(三)伊密之的慷慨贈美姬；(四)侯朝宗陳定生冒辟疆的清高超俗；(五)柳如是顧橫波李香君卞玉京方芷等的深明大義；(六)瞿子卞者和蒙古活佛的預知國運。

(癸)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尚有下列數種：(一)開科狀元的出身；(二)鄭親王的危險；(三)鄭芝龍的部將謀刺順治帝；(四)大婚的典禮；(五)順治帝的英明有爲。

順治演義 ● 本書提要



清代十帝  
全史之一

# 順治演義回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侵遼潘後金主窮兵 | 讓賢能皇太極嗣位 |
| 第二回  | 額哲獻璽大清改號 | 莊妃驚夢福臨誕生 |
| 第三回  | 松山失守經略被擒 | 俘臣招降奴才獻計 |
| 第四回  | 美色銷魂飲酖入彀 | 訛言殉國賜祭褒忠 |
| 第五回  | 設重誓多爾袞通姦 | 洩機謀皇太極殞命 |
| 第六回  | 議嗣位攝政王攬權 | 立新君順治帝踐祚 |
| 第七回  | 伏隱憂四方起盜賊 | 貪美色三桂惜分離 |
| 第八回  | 戰代郡虎先鋒受傷 | 縊坤甯周皇后殉節 |
| 第九回  | 城亡國破朝士酣歌 | 跣足科頭崇禎殉難 |
| 第一〇回 | 李自成入都僭帝號 | 龔芝寵媚賊受新恩 |

順治演義

• 回目

- 第一一回 散珍寶才妓嫁庸臣 復仇讎宮人誅賊帥
- 第一二回 江湖隱跡公主逃生 宮院縱淫艷姬入選
- 第一三回 老父招降從容奉詔 愛姬被奪慷慨興師
- 第一四回 清廷乞援三桂復仇 塞外陳兵自成敗績
- 第一五回 火焚宮闕一炬成灰 屍積郊原全軍盡殲
- 第一六回 得橫財亢仁成富室 聞喜信三桂返京師
- 第一七回 破鏡重圓歡償宿願 梓宮改葬初沛新恩
- 第一八回 念君王破家建陵寢 旌忠義下詔設專祠
- 第一九回 進媚言衆降臣招辱 勸篡位默郡王喪生
- 第二〇回 迎車駕順治帝入京 善辭令范文程擬詔
- 第二一回 訂約章承疇蓄深意 議新政文程定方針
- 第二二回 孫之獬倡議薙髮命 孔文諤險遭斷頭災

第二三回

工媚術演劇慶生辰

靚嬌姿通姦亂倫紀

第二四回

舊臣思主建議立君

由栢逃生冒名監國

第二五回

雞鳴山建立旌忠祠

武英殿恭行正位禮

第二六回

史可法暗結宵小仇

馬士英引進逆閹黨

第二七回

叙舊事師式左光斗

編新文譏嘲馬家口

第二八回

迎太后朱由栢着急

使清廷吳三桂加封

第二九回

望西山遙祭先帝靈

進北京受盡降臣氣

第三〇回

穿孝服直入文華殿

逞辯才駁到多爾袞

第三一回

信讒言追回南朝臣

接家眷激怒洪氏母

第三二回

回原籍母子脫關係

沿明制滿清始開科

第三三回

中狀元傅以漸顯名

贈美姬伊密之慷慨

第三四回

詢國運活佛說玄機

證報應滿門遭磨戮

第三五回 剿流寇多爾袞下令 遇鄉民李自成亡身

第三六回 選嬌娃官府擾蘇杭 獻蝦蟆乞兒敲竹槓

第三七回 安舊業無福爲知縣 建清議有心罵奸徒

第三八回 名妓多情成全義士 奸徒承旨箝制朝臣

第三九回 真假不明太子下獄 是非難察閣部請朝

第四〇回 護送皇妃枝秀得禍 檄清君側良玉興兵

第四一回 寫回書名士驚白髮 佈防務清兵駐黃河

第四二回 阻援兵馬士英秉政 遞急奏史可法被圍

第四三回 史閣部中計殉國難 方烈女相夫樹義聲

第四四回 柳如是力諫錢牧齋 楊維垣死報宏光帝

第四五回 捐軀殉難烈士傷心 厭世逃禪童妃祝髮

第四六回 黃端伯全節感黎民 劉良佐昧心追故主

- |      |          |          |
|------|----------|----------|
| 第四七回 | 部將反戈得功自刎 | 降臣媚主用祿遭刑 |
| 第四八回 | 閻應元設計販清兵 | 李成棟邀功肆屠戮 |
| 第四九回 | 慕資財老夫得少女 | 承嗣續內姪作螟蛉 |
| 第五〇回 | 半老佳人豫王中目 | 幾封回信劉婦感情 |
| 第五一回 | 歆羨虛榮三秀失身 | 迭來警報多鐸話別 |
| 第五二回 | 游海子多爾袞遇刺 | 露供詞豫親王班師 |
| 第五三回 | 劉三秀產子封正妃 | 張獻忠屠民雪舊恨 |
| 第五四回 | 殺愛妾堆成小脚山 | 殲巨寇平定四川省 |
| 第五五回 | 挾私怨痰斃肅親王 | 重內親優待新進士 |
| 第五六回 | 皇太后因姦含醋意 | 順治帝用意破機關 |
| 第五七回 | 非禮撥合牧齋蒙恩 | 假示勸懲鄭王湊趣 |
| 第五八回 | 順治帝從權遵母命 | 攝政王蔑禮娶兄妻 |

第五九回

評論戲本譏嘲降臣

催辦結束毒死俘君

第六〇回

胡讀祭文置身無地

驚看碑字大數在天

第六一回

黃道周聯語罵同鄉

鄭成功抗清逃海外

第六二回

報宿怨大鍼伏冥誅

快羣情士英遭顯戮

第六三回

起內訌明舊將叛清

下急旨攝政王抱恙

第六四回

賞荷包一字值千金

建經壇五光兼十色

第六五回

服丸葯多爾袞暴斃

攬秦疏順治帝親政

第六六回

重孝思皇太后還宮

發逆謀攝政王沒籍

第六七回

鋤惡除奸朝臣斂跡

盛儀豐禮幼主新婚

第六八回

抱孫兒慈宮娛暮景

慨國運滿局似殘棋

第六九回

孔有德滿門殉桂郡

延平王領兵擾江南

第七〇回

鄭成功忠心報故國

董小宛慧眼識才郎

- 第七一回 金屋藏嬌遭逢亂世 玉關暗渡驚碎芳心
- 第七二回 影梅庵才盡江郎筆 慈寧宮恩牽息嫺情
- 第七三回 評詩句深宮情切切 訂誓言長夜意綿綿
- 第七四回 寢宮問候體貼入微 禁地森嚴機謀立敗
- 第七五回 李定國兵敗走邊荒 洪承疇身亡留遺囑
- 第七六回 蓄異志吳三桂進兵 傳檄文朱由榔中計
- 第七七回 弑故君逆賊喪天良 廢皇后廷臣遭斥辱
- 第七八回 順治帝册立新皇后 董鄂妃魂歸大羅天
- 第七九回 多情帝無計駐芳魂 高行僧有心示禪意
- 第八〇回 脫黃袍披上紫袈裟 襲舊套輔立新幼主

順治演義  
• 回目錄





清世祖順治帝像



清慶親王奕劻像



明崇禎帝像



張國維像



侯納言像



(廟神花) 二之景風宮行河熱



(塔利舍) 一之景風宮行河熱



陳子龍像



沈猶龍像

一國何妨多亂法嚴格師風  
 信徑多程三才真收函象靈滋  
 定後惟享晴野歸然以成變書  
 後世不心端意

清世宗之詩及字

意。目看此  
 不。林。反。引。為  
 問。身。家。打。者  
 空。亦。失。記。為。者  
 性。發。此。用。何  
 生。之。便。臨。元。之。子  
 夫。已。可。事。於。使  
 何。事。也

明高年先生遺墨

華一必仙... 晏姑... 三見... 夜... 鼓... 風... 不...  
 屬... 下... 眼... 相... 夫... 一... 偶... 謝... 鳴... 歸... 今... 風... 落... 新...  
 空... 木... 霜... 鏡... 在... 人... 皆... 南... 竹... 上... 獲... 驚... 陰... 美... 極... 去... 夫... 字... 以...  
 大同... 聖... 似... 陳... 宗...

陳元孝遺墨

心... 亦... 可... 得... 罪... 於... 天... 地...  
 主... 祈... 亦... 可... 如... 絲... 亦... 已... 了...  
 袁... 崇... 慎...

明袁督師遺墨

冒辟疆



像 疆 辟 冒



像 肅 忠 于

清代十帝  
全史之一  
順治演義 卷一

第一回 侵遼藩後金主窮兵 讓賢能皇太極嗣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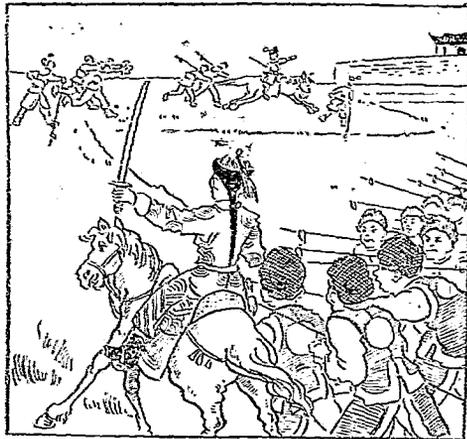
却說我們中國，自從黃帝征滅蚩尤以來，經過許多朝代，相傳三千多年，中間雖不免偶或有些外侮的侵入，却一向是華人治華的；直到宋朝末年，蒙古人奪了我們天下，入主中華，改稱元朝，我們纔算亡掉了國。隔了九十年光景，安徽鳳陽地方，出了個朱元璋，起了革命軍，把元朝皇帝依舊驅逐到蒙古去，恢復了漢家山河，改國號爲明；相傳了二百多年，明朝的氣運漸衰，國內政治，也漸漸的腐敗起來；這時正是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東隣滿洲地方，有個小國，是韃靼的後裔，喚作後金，那國王姓愛新覺羅，名喚努爾哈赤，建元天命，設官分職，居然也黃衣稱朕了。這人容貌魁偉，身高九尺，有餘，頭大如巴斗，技力更是蓋世無敵，他挽着強弩，一箭發去，能夠連貫十多個人；和敵國開仗，總是躬冒矢石，身先士卒，有時

咤叱一聲，聲震山谷，敵人聽着，往往爲之倒退十幾步，好比當初我們中國的項羽，真有拔山蓋世的勇氣哩。因此他國內的人，都欽服他的了不得，稱他爲聽睿貝勒；他鄰近的小國，像蘇克素護、渾河完顏、棟鄂哲、陳訥、殷珠、舍哩、鴨淥、江瓦爾喀、庫爾哈、葉赫、哈達、輝發、烏拉等許多部落，也都歸附的歸附，不歸附的都給他征服，獨霸一方，着實兵精語喚作『梅勒章京』；每一都統管領一大隊的兵馬，是把旗色區別的，起初祇設黃、紅、藍、白四旗，後來兵馬漸多，另加四旗，是把黃、白、藍、三旗周圍鑲了紅邊，紅



糧足。他便創定兵制：每三百人設一佐領，滿語喚作『牛錄章京』；五佐領設一參領，滿語喚作『甲喇章京』；五參領設一都統，滿語喚作『固山額真』；都統的左右，設兩個副都統，滿

旗鑲了白邊，因此滿洲的軍士，人都喚作八旗兵。這時明神宗初薨，熹宗即位，改元天啟，正是太監魏宗賢專權的時候，朝政很是昏亂。努爾哈赤趁這機會，便於天命五年，借了七大恨的名義，興兵犯明，和明朝遼東經略使楊鎬，戰於薩爾濟的地方，殺得明軍落花流水。明廷便使熊廷弼代領其軍，那熊廷弼接任以後，力主固守，支持了好幾年。後生，名喚范文程，表字憲斗，原是蘇州人氏，寄籍關外，乃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後裔。年方弱冠，很有才幹，只因考取了秀才，却連試不曾一第。滿腹經綸，無從發展，便



來廷弼因為朝內有人暗算，便自請罷斥，明朝便又命袁應泰來駐守遼陽。努爾哈赤知道熊廷弼已去，領兵猛攻，破了遼陽，袁應泰自縊身亡。努爾哈赤便把遼陽作爲都城。這時有個書

爲了個人的權利思想，竟隻身來到遼陽，謁見努爾哈赤；傾談之下，彼此都覺得相見恨晚。從此范文程便効忠滿朝，做了漢奸哩。那明朝得了失守遼陽的消息，重用熊廷弼，怎奈朝內正在結黨傾軋，廣寧巡撫王化貞不受廷弼節制，努爾哈赤又得了個絕好機會，渡河入廣寧，攻陷錦州大小凌河杏山等四十餘城，遂遷都瀋陽；王化貞和熊廷弼都逃進關去。明朝又用王在晉爲遼東經略，後又改派孫承宗，承宗很有些將才，把已失遼河西邊的地方，漸漸恢復；後來忽又撤回承宗，改派高第，那高第却抱定退守爲宗旨，於是滿洲的聲勢，漸漸的大了起來。努爾哈赤便渡了遼河，攻打甯遠，那甯遠巡撫袁崇煥誓死保守，相持了好久日子，總不能把他攻下；努爾哈赤本是個剛復自用的人，自謂行軍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現在瞧這情形，怎不性急，只得引兵回到瀋陽，却悒鬱得病，竟致一病不起。他原有十六個兒子，最寵愛的却有三個：一是次子禮親王代善，一是第八子皇太極，一是第十四子睿親王多爾袞，論長本應代善嗣位的，但那代善却是異

常謙遜，竭力把皇位讓給皇太極，因此努爾哈赤死後，便由皇太極即位，改元天聰，追尊努爾哈赤爲太祖高皇帝。那皇太極也是個英明之主，很能耐着勞苦，即位以後，繼續父志，依然東征西討，朝鮮和內蒙古都已拜表歸附，便想用全力對付明軍，繞道長城外，侵擾黃河流域，使明軍腹背受敵。要知皇太極怎樣用兵，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額哲獻璽大清改元 莊妃驚夢福臨誕生

却說皇太極想用兵長城外，侵擾黃河流域，使明軍腹背受敵，那邊有個小國，喚作察哈爾，却是依附明朝，和滿洲抵抗。皇太極大怒，命睿親王多爾袞領兵征伐，多爾袞到得那邊，恰值遼河漲溢，兵馬晝夜前進，出其不意，攻破城池，他們的國王林丹汗棄掉都城歸化，倉皇向西逃去，逃到青海附近，病痘而死，他的兒子額哲便同着母親蘇泰太后，率衆來降，多爾袞把這些降兵，也分作八旗，喚作蒙古八旗。那蘇泰太后身邊有個寵婢名喚厄貞，姿容很是美麗，多爾袞一見傾心，

把他納了進來，充作下陳，很是寵愛；有一天，他陪侍多爾袞簽判文牘，瞧見多爾袞所用的一顆小小玉章，便冷笑道：『王爺是帝室懿親，手握軍符，婢子以為必

當取到斗大金印，怎的只

用這樣小的

玉章呢？』多

爾袞見他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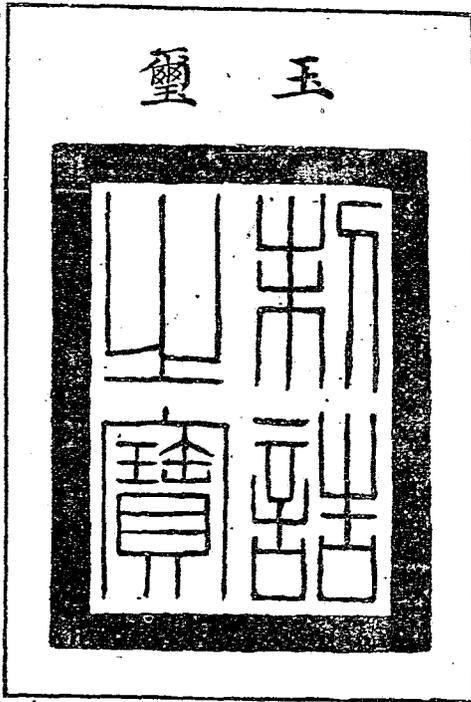
的蹊蹺，便道：

『這是我的

私章，官印是

道：『這樣說來，咱們太后那邊，却存着一顆哩！多爾袞聽着，又驚又喜，忙的向額

哲索取，額哲道：『這顆玉璽，乃是降臣的老祖宗安權帖木爾，當初在中原稱帝，



銅質鑄成，纔

大的哩！』厄

貞道：『何不

也用玉質呢？

』多爾袞道：

大玉章名為

玉璽，皇帝纔

能用哩！厄貞

被明軍追趕，逃回蒙古時帶走的，歷世相傳，都奉爲至寶，現在新朝應天承命，龍興滿洲，謹當獻上！說着，把璽交來，多爾袞仔細一瞧，只見那璽是璠璣爲質，蛟龍爲紐，上刊漢篆「制誥之寶」四個大字，光氣絢爛，確是一件寶物，便大喜道：「玉璽既已獻來，便當奏明聖上，重重賞你，纔是額哲道謝自去。多爾袞見額哲已是誠意歸附，便從朔州出兵，攻破明朝邊境，侵擾代忻應惇四州地方；後見明軍防禦堅固，遂凱旋班師。這時皇太極又親率大兵，攻陷大凌河，進攻錦州，明將袁崇煥，幾番遣使議和，總不能成，便大戰於沙河堡，倒也互有勝敗；後來明延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罷斥崇煥，起用孫承宗，承宗雖能恢復了些城池，但因軍心渙散，和滿兵戰於大凌河，却全軍覆沒，各處的敗報，又疊連而至，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統都降了滿洲；皇太極見軍事稍定，回至瀋陽，把孔有德封作恭順王，耿仲明封作懷順王，尚可喜封作智順王，所有投降的明兵，也分作八旗，稱爲漢軍。恰巧多爾袞也於這時班師，獻上玉璽，皇太極喜之不勝，便想成立正式

國家改國號爲大清，年號爲崇德，漢大臣范文程又率領一般文武將吏，議上尊號爲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真是樂不可支，傳旨各有陞賞，那猷璽的額哲，原是元順帝的嫡裔，特敕封爲親王，表過不提。且說皇太極的嫡后，姓薩克達，住居關雎宮，稱爲宸妃，其餘三宮六院，也是粉黛成羣，但最寵愛的乃是永福宮莊妃；那莊妃姓博爾濟吉特，乃是科爾沁貝勒塞桑的女兒，他還有個胞妹，都是生得貌艷於花，肌白如玉，那莊妃更是嬌柔敏慧，勝過那妹，人稱爲八面觀音；起初嫁給葉赫國貝勒金台石的世子德爾格勒爲妃，天命年間，皇太極奉父命征滅葉赫，奪來充作寵妃，他胞妹也指嫁給睿親王多爾袞爲正妃；皇太極因見他們姊妹倆都生得和玉人似的，便把莊妃稱作大玉妃，把多爾袞的妃子稱作小玉妃。這時大清建國，條已三年，莊妃懷孕在身，分婉期屆，那天晚晌，睡在御牀，朦朧間，忽見一個長眉和尚，笑嘻嘻的走上前來，莊妃正待嘶喊，却又噤不能聲，慌忽又覺得自己的身軀，和那和尚，化而爲一，不覺猛喫一驚，張眼四瞧，却無人影，方知適

纔乃是一夢；忽然肚子一陣疼痛，分娩下來，乃是個男孩，生得眉清目秀，和夢中所見的長眉和尚，有些相像，頭頂中間，聳然高起，却無些毫頭髮，心中好生納罕；早有宮娥報知皇太極知道，那皇太極本已生過八個兒子，此番因爲國運正在勃興之時，得生兒子，更是歡喜，便把這個兒子，取名福臨，說是大福初臨的意思。皇太極這時正交泰運，很

第二回 松山失守經略被擒 俘臣招降奴才獻計

却說阿濟格攻入居庸關，陷了昌平州，進逼北京，奪得十二城；但他目的，不過是



是高興，便命皇弟武英郡王阿濟格攻打居庸關，睿親王多爾袞攻入明軍腹地，皇子肅親王豪格攻打甯遠；三人領兵自去。要知三人領兵去後，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擾亂明軍陣線，並無遠圖，竟棄了城池，引兵自去。那多爾袞也攻破保定，陷鉅鹿，進攻真定，又轉兵往南，破了濟南，擒住明宗室德王朱由樞，解往瀋陽，不久被殺。這時明廷已改派洪承疇爲薊遼經略使，和總兵吳三桂等率領兵馬十三萬，駐守甯遠，與豪格相持一年光景，未曾分得勝負；皇太極因豪格不能取勝，便召多爾袞班師，多爾袞得旨，棄了濟南，來到甯遠。那洪承疇原是中原才士，久歷戎行，對於用兵方略，很是精通，布陣在松山城北乳峰山的上面，命吳三桂布陣在塔山、杏山之間，互相犄角；多爾袞見承疇所布陣勢，非常嘆服，便心生一計，却不攻打，只派兵馬四周駐守。不到三月功夫，松山城中食糧告盡，軍心漸亂，承疇部下有個副將夏承德，私約降附，約定黑夜，清軍豎梯登城，他在內接應；到了那晚，多爾袞和豪格親自率兵登城，洪承疇正在睡夢之中，措手不及，松山遂陷，承疇被擒，部下將卒，統都降清；錦州守將祖大壽也來投降，吳三桂得了松山失守之訊，知道杏山孤城難守，便引兵入關而去。多爾袞得勝以後，報至瀋陽，皇太極接訊。

大喜，便召集羣臣，詢問處置降臣辦法；滿大臣們都道：『那些降臣，生長明土，食了明祿，不忠於明，怎能忠於本朝，況且有城不能守，城亡不能死，簡直是一羣蠹民，不如殺之爲是。』漢大臣范文程忙道：『殺降臣，是很不對的，請問陛下，是要劃地自守的呢？還是要拓地開疆的呢？倘要併吞中原，總當收撫人心；我朝連年用兵，對於明邦，總是勞而把我朝八旗婦女，量予婚配，這樣辦法，纔能籠絡人心，從此大兵所至，定可勢如破竹了。』皇太極聽着大喜，立刻傳旨：『凡屬投降的文武將吏，有家室在松山



無功，都因殺戮太甚，漢人以爲投降也是送命，力戰或可得生，所以纔出全力禦我，以臣愚見，不如招撫爲妙，漢人性情，大半畏難苟安，只須給彼家產，以養其生，倘有無家可歸之人，應該

的，可回去團聚，沒有家室的，配以八旗婦女，俘虜的洪承疇，着卽解到瀋陽，『這道諭旨，傳到松山，投降的將卒，果然歡聲雷動，洪承疇便由多爾袞解到瀋陽，豪格留守松山。皇太極因承疇是明邦知名之士，特派辯士說降，承疇却是矢志不移；皇太極見他滿腔忠烈，益發的愛他不過，却又沒法可施。便降一旨：『凡能出奇謀使洪經略歸降的，有刀鋸，都不足動他的心，不過他很喜歡女色的，倘能從這方面着想，纔能濟事哩。』皇太極聽得此計，便傳旨國中，搜羅美女，却不曾得到有當意的，不免心中納



『這旨下後，果然有人獻計，那人姓金名升，乃是承疇的心腹僕人，在松山陷時，一同被擄的，素知他主人性情，便貪圖重賞，竟獻計道：『我們主人，賦性沉毅，爵祿

悶；回到後宮，時常長吁短嘆。莊妃瞧這情形，便道：『陛下虎踞關東，威震四鄰，這幾天愁眉不展，爲的甚呢？』皇太極道：『這事非卿所知的。』莊妃微笑道：『蒙古朝鮮都已歸附，明邦邊疆也得了不少，山海關的外面，咱們儘可獨霸一方，陛下愁慮莫非在關內着想嗎？』皇太極道：『是啊！只因明邦經略洪承疇，乃是中原名士，朕現正有志中原，少不得要羅致彼邦人才，做俺鷹犬，纔得成功，怎奈他異常忠烈，不能說他歸降，這便怎處？』說着，微微的嘆了一聲，掉過頭來，四下一瞧，並無旁人，便低聲把金升的話和選色未得的事，說了一遍。莊妃沉吟了半晌，忽害羞似的，半吞半吐道：『這事嗎？』說着，又低下頭去，好像有難言之隱。皇太極見他神色有異，便挨近身體，悄悄的道：『卿有妙計嗎？』偷利國家，無論怎事，都可幹的。』莊妃笑了一笑，附了皇太極的耳邊，說了一會。皇太極怒道：『朕乃一國之主，偷做這事，何以爲人哩！』莊妃柔聲道：『陛下不必着惱，這是奴的一片忠誠，實爲國家大計，用否却在陛下的聖裁哩！』究竟莊妃獻的甚計，且聽下回。

分解。

第四回 美色銷魂飲酖入彀 訛言殉國賜祭褒忠

却說皇太極聽了莊妃的話，低頭沉思了半晌，忽的站起道：「既是這樣，便這樣罷！卿可安排妙計去哩！」莊妃聽着，便穿了一身妖艷服裝，屏退從人，隻身來到囚獄，只見洪承疇滿臉的道學態度，真是冷若冰霜，凜不可犯，便嬌聲道：「這時明邦的洪經略嗎？」這時承疇正在屏息萬慮，瞑目待死，忽聽耳邊有女子聲音，不覺張了眼睛，只見面前站了個如花似玉的美人，未免有些納罕，便叱道：「你是何人！到此幹甚！」莊妃娉娉婷婷的挨上前去道：「經略不是要殉國的嗎？」承疇道：「是啊！與你甚麼相干！」莊妃嫣然微笑道：「經略是頂天立地，上下古今不可多得的奇男子，也可算是邁古超今的忠臣義士，真所謂頭可斷，志不可奪的了；奴是敬戴的很哩！不過奴以爲經略既是抱定必死之心，那麼，遲死何如速死，與其待本朝害你，何不先自仰藥的爽快哩！」承疇道：「這却言之有理。」

莊妃道：「經略既已採納愚見，奴有毒酖在此，請經略超昇！」說着，捧了藥盃，遞了過去，承疇不問盃中是甚麼東西，取來一喝而盡；喝時太猛，氣逆而吐，哇的一聲，藥沫濺了莊妃滿身；莊妃也不理會，却道：「視死如歸，真無愧爲大丈夫，但奴想經略去家萬里，身死異國，死者固是一時的苦痛，然而家中的老母妻子，怎不肺肝爲裂！」承疇聽着，不如忍辱一時，暫降本朝，待有機會，再返明邦，像當初蜀漢的關雲長，也曾降過曹操大丈夫正宜留着有用之身，給國家立功哩！」承疇這時心醉美色，意思早已



活動，却還假惺惺的裝着痴聾；忽見門內又走進個滿婦來，生得也天仙化成似的；那滿婦乃是小玉妃，因奉皇太極的命，恐莊妃一人不能濟事，特來幫襯的。小玉妃道：「姊姊的毒醜，已給經略喝過了嗎？」莊妃道：「經略早已喝過，依然無恙，這是天意不教經略完節哩！」小玉妃笑道：「阿姊怎忍使經略便死呢？進的怕不是毒醜，是蓑汗罷！」莊妃聽着，擰了小玉妃一下，却也笑道：「油嘴丫頭，別假作態，好在一家人，來合夥罷！」小玉妃會意，上前按着承疇的心胸，笑道：「經略的心頭，冷的還是熱的呢？」承疇這時色迷心竅，把適纔盡忠報國的心理，拋往東洋大海，由他們姊妹倆擺佈，竟不推辭。等了一會，莊妃道：「經略還想自盡了嗎？」偷想自盡，奴另有一種法子哩！」承疇聽了，拍着莊妃的肩頭道：「罷了！我洪承疇一生名節，交給你們姊妹了！」莊妃和小玉妃見計已成，回去不提。到了明天，皇太極御崇政殿，班內站出參政張存仁，捧上俘臣洪承疇歸降的奏本，皇太極瞧過，傳旨上殿；洪承疇已是薙了頭髮，改了服制，拜伏殿堦，三呼既畢，奏

道：「降臣洪承疇乃明邦主帥，率領兵馬十三萬，佈陣松山，天兵一至，全軍敗降。

臣城破被擒，自分當死，荷蒙寬宥，實屬感戴天恩！」皇太極道：「洪承疇盡力明

邦，足見忠烈，今來歸降，特命賜坐，內侍端過矮

深堪嘉尚，汝洪承疇須

盡心事朕，毋稍怠忽！」

禮畢，皇太極傳旨，在清

寧宮內，篤恭殿賜宴，洪

承疇遵旨入內，宴畢，又

傳旨，在便殿召見，承疇

謝過賜宴之恩，皇太極

將錯就錯哩。那皇太極裝着不知，垂詢明邦各種軍情，承疇一一奏明，皇太極着

實獎勵他一番，當日承疇謝恩出宮，且說這時明熹宗已薨，思宗在位，那年正是



想，事到現在地步，只得

美人計了，忽又轉念一

喫一驚，心想這事中了

皇太極的身後，不覺猛

崇禎十五年，得着松山失守的消息，朝內非常震動，崇禎帝以爲洪承疇必已殉國，便下旨在正陽門側，敕建祠廟，并親自賜祭，却不料承疇已是中計降清，忘辱事仇，這真辜負了崇禎帝的一番厚意哩。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設重誓多爾袞通姦 洩機謀皇太極殞命

却說洪承疇歸降清廷以後，皇太極論功行賞，把獻計的金升，賞了幾千銀子，足夠他一生受用；那莊妃勞苦功高，更見寵愛，恰巧關雎宮的宸妃，在這時薨故，便把莊妃立爲皇后，但因小玉妃也曾幫助一臂之力，所以把多爾袞另眼看待，很是器重，從此時常出入宮禁，參與機密。這時正在用兵之時，朝鮮降而復叛，皇太極便御駕親征，所有朝內政事，統由多爾袞仰承皇后辦理。那多爾袞原是個好色之徒，雖有小玉妃這般的美妻，和邸內許多的寵姬，總覺得不很滿意，現在入宮商議政事，因爲滿洲風俗，對於男女界限，並不嚴密，所以和皇后耳鬢廝磨，早已意馬心猿，往往在奏對政事畢後，把民間的市井穢事，滔滔的說個不了；他的

意思，無非想打動皇后心理。皇后原不是貞節的婦人，見多爾袞儀表翩翩，又是英雄，又是少年，也早有了三分意思；不過礙於叔嫂的關係，不敢明目張胆，却用若即若離的態度對待他。有一天，多爾袞入得宮來，皇后正靠在御榻躺着，傍邊並沒外人，這時皇后春睡正足，桃腮帶暈，雲髻半鬆，多爾袞瞧這情景，放大色胆，竟挨近身去；皇后夢中驚處的地位，應該仔細打量，倘你始亂終棄，教吾怎樣見人，你該設一重誓，吾纔可從命！多爾袞聽着，果然立了個彌天重誓，皇后纔沒話說。從此以後，多爾袞便



覺，惱道：「你敢是反了嗎！」多爾袞怕他認真，嘶喊起來，有些不便，忙的跪倒塵埃，又把巴掌打着自己的臉蛋，嘴吧裡却歷敘相思的苦情；皇后道：「你的意思，吾久已知道，只因彼此所

時常留宿宮中，經旬不歸私邸。小玉妃遣人窺探，總說是忙着軍國大事，實在沒暇回邸，並且恐怕洩漏機密。小玉妃起初也還相信，後來聽得外面風聲，很不好聽，便起了疑心，借着問安的名義，親自入宮。皇后得了消息，恐怕黑幕揭穿，忙的把多爾袞藏在密室，自己也不出去和他會面，却派了一名心腹內侍，傳語道：「皇上有旨，不奉詔而擅入機密地者，殺無赦！」小玉妃聽着，料知內中必有蹊蹺，不禁又羞又憤，一時動了殺機，便不顧前後，竟向宮門猛撲過去，可憐弱不禁風的一代佳人，竟香消玉殞。內侍攔阻不及，飛的入內報知，皇后痛念手足之情，倒有些悔恨起來。那多爾袞却爲取媚皇后起見，依舊佯若無事，按下不提。且說皇太極親征朝鮮，朝鮮國王李倬，向明廷乞援，明廷無力相助，李倬遂奉表歸降。皇太極凱旋班師，一般文武將吏，統都出郊遠迎，這時乃是崇德八年八月，回朝以後，大宴羣臣，各王公紛紛覲見，各有陞賞，多爾袞把機密大事，一一交代，皇太極着實獎勵了一番，多爾袞退出不提。這時忽有內侍報道，豫親王多鐸二次求見，

皇太極好生納罕。原來那多鐸乃是努爾哈赤的第十五子，和皇太極是異母兄弟，只因他看上了旗下女子，曾給多爾袞破壞好事，結成暗仇，現在眼見多爾袞和皇后打得火團般熱，便想乘機中傷；在皇太極面前，悄悄的和盤托出。皇太極大怒道：『朕不處分此獠，怎能取得天下！』說着，滿臉的殺氣，把雙腳在地上亂頓。多鐸道：『兄皇暫且息。』

多爾袞道：『他多爾袞却不慌不忙的道：『他和咱們，已是勢不兩立，倘要免除煩惱，除非如此如此！』』皇后道：『這樣未免太狠，並且覺得於心不忍。』多爾袞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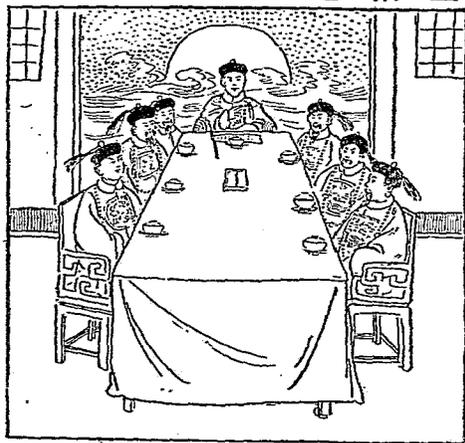
不做，二不休，咱們不狠！他便狠哩！」皇后嘆着氣道：「那麼，你去佈置罷！」多爾袞聽着，便去擺佈。那天晚晌，皇太極入宮安歇，仍和平時一般，皇后也不露絲毫破綻；到夜半時候，皇太極覺得口渴，皇后吩咐內侍，取過葎汁，皇太極沒曾留意，喝了下去，頓時氣絕身死；原來那盃內並非葎汁，乃是毒醜，多爾袞賄通內侍做的勾當。要知皇太極死後，怎樣的處置，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議嗣位攝政王攬權 立新君順治帝踐祚

却說皇太極中毒而死，皇后立召多爾袞入宮商議，皇后道：「事已辦了，這便怎處？」多爾袞道：「可召王公貝勒，議立嗣君！」皇后聽他口風不對，恐他別有野心，便道：「應該福臨嗣位，不過他現在只纔六歲，不如立了幼主，讓我垂簾罷！」多爾袞冷笑道：「垂簾問政，不是咱們祖宗的定制，倘是違反了祖制，宗室中定有別生枝節的。」皇后聽着，哀懇道：「那麼，請王爺幫些忙！」多爾袞幌着腦袋道：「這却無從帮忙的！」皇后情急，便檢衽再拜道：「王爺雖不顧憐孩子，難道

不念香火恩情嗎？」多爾袞依舊仰着腦袋，理也不理，皇后沒法，站了起來，挨近多爾袞的耳邊，悄道：「福臨嗣位以後，吾決不忘掉了你，待天下略定，吾嫁給你纔是！現在不妨內政由吾掌管，軍國大事，由你作主，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王爺以爲怎樣？」多爾袞聽了，沉吟了一會，纔答道：「既是這樣，俺便用攝政名義罷！但俺一人攝政，恐外間有人蜚議，最好再得個咱們同道的人，帮着俺，纔濟事哩！」皇后道：「鄭親王濟爾哈朗不是和王爺很親的嗎？」多爾袞點頭稱是。原來那濟爾哈朗，乃是努爾哈赤同母弟莊親王舒爾哈齊的兒子，這人外表溫和，內實譎詐，因見多爾袞勢盛，所以逢迎無所不至，多爾袞便引他爲同道了。當晚計議已定，到了明天，宮中傳出消息，說是皇上風霜勞苦，還宮暴斃；王公大臣們得訊，都很驚疑，只因事關重大，不敢妄參意見，於是紛紛入宮。這時皇太極的梓宮，奉安在崇政殿內，那般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奉國將軍，額駙，固山額真，一等公，昂拜，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錄章京，以及滿蒙漢各大臣，統都到齊，當即開

一會議，公推多爾袞做了主席，多爾袞道：『大行皇帝，龍馭上賓，天位不可久虛，皇九子福臨，宜卽奉爲嗣皇帝，咱們應該同心翊戴，倘有懷藏野心的人，俺便和他拚命！』這話說完，王公們都很膠胎，面相覷，只有禮親王代善道：『話的很是咱們應當這麼辦！』王公們聽得代善也附和了多爾袞，益發的不敢出聲。多爾袞道：『既是衆意皆同，奉皇九子福臨繼承大位，嗣後如有弗殫忠誠，藐視皇上冲幼，互蓄異謀，或傾害無辜，結黨讒構者，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文後連署着許多王公貝勒們的名



便當共立一誓證，明各人的忠誠；說着，已有漢大臣范文程、洪承疇等，擬就一道誓文，文道：『睿親王多爾袞，謹率領王公貝勒等，昭告於天地祖宗之靈曰：今不幸值先帝之升遐，謹公議

字各人都簽了花約。多爾袞道：『嗣位既定，先帝在天之靈，可以安了，但皇上沖齡踐位，應選近支王公攝政，纔是！』王公們聽着，又都是面面相覷，這時有個多靈郡王阿達禮却站着

道：『咱的意思，便請睿

親王攝政罷！』多爾袞

聽了，也不推辭，却道：『

這件重任，俺也無從推

辭，但以後事權，必須劃

一，所有責任，統由俺担

負，不過應請各位再推

武將吏照常任事，從明年起，改元順治，追上皇太極爲太宗文皇帝，上皇后尊號

爲皇太后。朝內安排已畢，便點齊八旗兵馬，大舉伐明，由多爾袞率領，臨行陛辭

## 多爾袞誓文

睿親王多爾袞謹率領王公  
貝勒等昭告于  
天地祖宗之靈曰：今不幸值  
先帝之升遐，謹公議奉皇九  
子福臨繼承大位，嗣后如有  
弗殫忠誠，藐視皇上，冲幼互  
害異謀，或傾害結黨，讒構者，  
天地譴之，今短折而死。



舉一位帮忙纔是！』說  
着，向各王公瞧了一遍，  
却無人出聲，便道：『這  
事請鄭親王幹罷！』濟  
爾哈朗推辭不過，也便  
允承。於是兩攝政王恭  
請福臨嗣位，王公大臣  
們，一齊朝見，下詔着文

的那天，順治帝御篤恭殿，親加多爾袞爲大將軍，肅親王豪格，豫親王多鐸，英親王阿濟格，敏親王阿巴泰，端重郡王博洛，和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統歸大將軍節制調遣，洪承疇爲行軍總參謀，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瀋陽，爲後路指揮，阿達禮爲後軍副將，范文程爲後軍參謀，佈置就緒，揀定黃道吉日，祭旗開行。一路行來，刀鎗齊鳴，旌旗蔽日，好不威風凜凜，直到甯遠駐紮，多爾袞命阿巴泰領了一隊人馬，攻打雁門關，阿巴泰領兵自去。這時明朝所有關外城池，都給清廷奪去，重兵都駐守在山海關地方，現在聽得多爾袞大舉來攻，忙的飛表告急，要知兩方軍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伏隱憂四方起盜賊 貪美色三桂惜分離

却說明朝崇禎帝，御名由檢，是朱太祖的十一世孫，卽位以後，便把逆閹魏忠賢處死，所有魏閹餘黨，定了逆案，統都斥逐，到現在條已十有七年，倒也勤於政事，不好聲色，不過優柔寡斷，無知人之明。這時陝西地方，連年饑饉，人自相食，一般

貪吏，仍是橫征暴斂，於是民心浮動，遍地皆匪；匪中有兩個頭目：一是米脂縣的李自成，小名磈生，綽號喚作八隊闖將，身不甚長，生得高顴深頰，鴟目曷鼻，反膺巨肩，髮際如薑，聲如豺狼。遠望好像鍾馗似的；

一是延安縣的張獻忠，

綽號喚作八大王，身材

魁梧，生得滿面黑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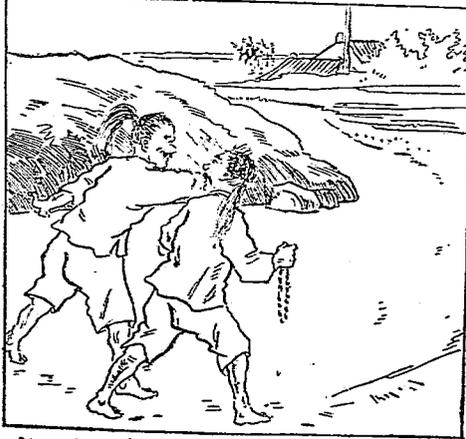
肢大似牛腿。這二人都

在縣衙當過差役，催科

逼迫，給縣令答責，扭斷

生煩悶，因為內有流賊的擾亂，外有滿清的侵逼，眼見朝內官員，仍是醉生夢死，

無可商議，真如急得和熱石頭上螞蟻一般，他想了好久，以為流賊滋擾的地方，



起初他們不過侵掠鄉里，並無大志，後來驛卒亂兵，統都加入，聲勢便漸漸的大了起來，攻破許多城池，官吏紛紛告急。崇禎帝接得文電，好

離京城尙遠，並且都是中國人民，不如暫擱一邊，專用全力對付滿清，恰巧山海關告急的奏本又到，思量了一番，便命總兵吳三桂，率領全部兵馬，駐守山海關。那吳三桂表字長白，原是高郵人氏，寄籍遼東，乃京營提督吳襄的兒子，幼中武舉，以父蔭得官都督指揮，積功至總兵，杏山失守，逃進關來，本已降職，此番奉命出鎮山海關，開復原官，少不得便有戚友同寅，前來祖餞。內中有個田畹，乃宮中田貴妃的父親，職居武安候，那天，特邀三桂到他家內，設了一席盛宴，酒到半酣，田畹命出女樂侑觴，須臾，全班女樂，都已出來，個個輕盈流利，綽約凌雲，三桂瞧着，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無意間，忽見內有一個淡粧的女子，更是超羣出衆，仔細一瞧，不覺觸動心事。原來那女子姓陳名沉，小字圓圓，原姓邢氏，乃江南常州府奔牛鎮人氏，向在崑山地方，學習歌曲，生得額秀頤豐，並且容辭嫺雅，籍隸梨園，真能使得觀者魂斷，吳三桂當初慕他盛名，曾托人致千金爲聘，却已給田畹娶去，田畹年已老了，圓圓因此很不高興，後來田貴妃因見崇禎帝爲國事愁

憂萬分，慫恿他父親，把圓圓獻進宮去，不料崇禎帝並非好色之徒，竟把圓圓送歸田府，光陰迅速，已是過了年餘。此番吳三桂見着圓圓，覺得圓圓眉宇之間，也含有難言之隱，便趁圓圓走近自己身前的時候，語道：「卿在這裡，可真樂哩！」圓圓低聲道：「紅拂尚不樂越公，况不如越公的哩！」三桂聽着，也不出聲，隔了半晌，纔指着圓圓，向田畹佯笑道：「公能把圓圓贈我，那麼，報公家先於報國！」田畹聽着，很出不意，却不便說出半個不字，便勉允道：「將軍既是見愛，老朽何惜一婦人哩！」三桂不待



道：「這便是所謂圓圓嗎？真所謂傾國傾城了！只是現在烽煙遍地，公獨安然擁着，却不怕旁的呢！」田畹道：「寇警雖急，但老朽得和將軍締交，當可仰叨福庇的了！」三桂假裝着醉態，

說畢，站起謝道：『如此足感厚意！但既蒙金諾，請即見賜！』說着，見圓圓仍站在筵前，便道：『圓圓可拜辭舊主去哩！』圓圓本是嫌着田畹；那吳三桂年少風流，又是英雄蓋世，怎不樂意，果然聽了三桂的話，在田畹面前，叩過了頭，三桂便命從人用細馬馱了圓圓而去，三桂也即告辭；田畹眼巴巴望着圓圓，却又沒法留住，深悔自己不該允贈，刻已無可挽回，只得硬着頭皮，割愛的了，按下不提。且說三桂得了圓圓，回到府中，見過吳襄，便和圓圓話舊，說不盡幾多纏綿，此樂真是南面王不易的哩，但因軍情匆忙，不能久留，到了明天，上朝陛辭回來，把家事安置妥當，又叮嚀了圓圓一番，拜別吳襄，竟帶領兵馬，往山海關而來；不消半月，到了汛地，謹飭部下，小心看守，和清兵雖開過幾仗，却不曾分得勝負；不料兵馬纔到山海關，朝內却出了絕大的亂子來。要知出的甚麼亂子，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戰代郡虎先鋒受傷 縊坤甯周皇后殉節

却說李自成自從造反以後，攻破鳳陽，和張獻忠會合，遂順流東下，侵擾河南安

徽、潯、廣等省，後來兩人忽而失和，獻忠攻入四川，據成都，作爲都城，倒也逍遙自在。那自成却攻破洛陽，殺了福王常洵，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又破潼關，據西安，設官屬，修宮殿，改稱闖王，國號大順。他部下倒也着實有些人才，文有軍師牛金星，武有先鋒一隻虎。他僭號稱尊，居然享起安樂來。牛金星便勸他東下，攻取北京。他聽得言之有理，便起兵往山西而來。可笑明廷將吏，都是些貪生怕死之徒，聽得自成領兵將到，也不交戰，先自迎降。所以自成不傷一卒，不折一兵，直到忻州。探子報得前面代州總兵周遇吉，却固守城池，不肯來降。自成便命先鋒一隻虎帶領一支兵馬，前去應戰，隔了十多天，一隻虎大敗而回。右臂給周遇吉藥箭射傷，又折了萬餘兵馬。自成大怒，自率全部兵馬，攻打代州。周遇吉見衆寡不敵，派人向大同乞援，自己便退守甯武關。力戰數天，又殺了幾千賊兵。自成見戰他不過，想引兵而去。牛金星却獻計道：『只須如此如此，便可得勝。』自成大喜，便把兵馬分作十隊，更番迭戰，並且去了帽子，作爲記識。周遇吉果然大敗，便回

到家門，縱火自焚，自己却執了短刀，力鬥賊兵，戰了半晌，身中流矢，力竭而死，死時屍立不倒，眼睛依然不閉，賊兵見着，猶不敢即近，自成嘆道：『明將倫都和周將軍似的，俺怎能從陝西打到這裡哩！』便吩咐部下，將屍身厚爲埋葬，這時大同太原，都來迎降，自成率兵南行，直到保定。消息傳到北京，崇禎帝大驚，便御泰和殿，召集文武官吏，商議不取法哩！此言方畢，太常寺少卿吳麟徵道：『棄掉都城，使皇上蒙塵，決非上策，不如仍召吳三桂回京屯兵，方保無虞！』崇禎帝聽着，泣道：『兩卿之言，各有



軍事，大學士李建泰道：『天子以四海爲家，神京板蕩，自宜從權出奔，爲恢復之本，從前唐明皇幸蜀，太子卽位靈武，得郭子儀百戰之功，收復長安，因爲天子尙在，足以號召四方，皇上何

是處，朕意也以召回吳三桂爲妙；』說着，立刻下詔，遞往山海關而去。這時國帑空虛，兵餉無出，崇禎帝便命各太監向大臣們借貸金銀，大半均是推着貧困，不肯解囊，便是那國丈嘉定伯周奎，也鄙吝不肯捐助；崇禎帝瞧這情形，真是萬箭攢胸，好生難受，便含着眼淚，手寫十二個字在御案上面，給司禮監太監王承恩瞧道：『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承恩瞧了，也哭着不住。正在愁慮之時，忽報賊兵離城不遠，襄城伯李國禎領京營兵，立城下，全營數萬兵卒，竟一是潰散；崇禎帝知大勢已去，便召駙馬鞏永固入宮，想依李建泰南下之計。永固泣道：『從前賊兵尙遠，皇上南幸，從者必多，現在賊已逼近，人心瓦解，臣不敢貽誤陛下！』崇禎帝聽着，點頭稱是。那天正是甲申三月十七日，到晚晌，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冰雹雷雨大作，賊兵乘勢攻入外城，鞏永固忙的收入宮報知；崇禎帝哭道：『卿可速帶家丁護駕！』永固道：『臣素不私蓄家丁，僅有幾名家人，怎能當賊！』崇禎帝聽了，忙和太監王承恩密議，承恩道：『爲今之計，陛下不如易服喬

裝，混出城去，再定行止！崇禎帝聽着，又出和永固說知，令永固部署一切，待夜半動身；又下一硃諭，遞至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調聚內外諸軍，夾輔東宮，留守京師。佈置已定，便命設宴永乾宮，和周皇后田貴妃同坐痛飲，三人都



第九回 城亡國破朝士酣歌 跣足科頭崇禎殉難

却說崇禎帝見周皇后自縊身死，一陣傷心，暈倒塵埃，須臾甦來，只見他的長女兒長平公主徽妮站在傍邊哭着，他站起身來，却對了周皇后屍身，強笑道：『好！好死的好！』說着，回過頭來，見長平公主依舊是哭着不已，叱道：『你怎的要生在帝皇家呢！』他一邊說話，一邊又拔出劍來，向長平公主砍去；公主忙的閃開，正砍在左肩上面，那左臂



的清福哩！』這時太子慈娘，聽得宮內雜亂，尋到這裡，只見他生母屍身懸在樑上，他姊姊又躺在地下，便放聲大哭，崇禎帝道：『孩子，你別哭！你母可死，你却不

可死哩！現在事已急了，你快些去了冠帶，穿着青衣小帽，改名易姓，逃到外面，可露出帝皇家形跡，將來得有機會，再報仇不遲！兒啊！你可要仔細的哩！」說着，兩人便哭不成聲。這時王承恩走了進來，滿頭大汗的哭道：「賊兵快要攻破內城了，陛下速即啟駕罷！」崇禎帝急的沒法，換了民間衣服，同承恩雜在太監隊中，出了宮門，經過東華門，直到朝陽門。這門本是朱純臣守的，純臣却不在汛地，門上的小吏，問是何人，崇禎帝恐說明不便，慌道：「王太監奉旨出城！」小吏道：「待天明驗了再說！」各太監見他故意刁難，又因事機已迫，便想奪門而出，小吏也着惱起來，竟不管三七廿一，開了火炮，照準人叢中射去；承恩冷眼瞧見，忙的拖了崇禎帝向傍邊閃開，幸而沒曾射着，可憐一夥太監，却死的死，傷的傷了。崇禎帝大怒，却也無可如何，便命小太監至朱純臣府中，請純臣來說話；不料小太監去了不久，回報道：「朱大人赴宴未回哩！」崇禎帝見一般官吏，全無心肝，不禁嘆了口氣道：「罷！走安定門罷！」說着，攜了承恩和幾名小太監，繞道走到

安定門。那安定門的守將，却依舊安枕高臥。小太監們便去偷開城門，怎奈門闌堅牢，搖撼了半晌，未曾動的分毫。崇禎帝見天已將明，只得同承恩重返宮中。進了厚載門，把內丁統都遣散，悄悄的攜了承恩，登內苑景山上面的壽皇亭前，遠望烽火連天，漸逼漸近，知道已是沒法挽回，便哭着嘆道：「朕待士並不為薄，今天到這地步，羣臣怎的沒細背心，下穿一條白紬褲，赤了左脚，右脚却穿的白綾襪，紅方寫；他這時嚙破手指，把血汗在衣角上寫了幾行字道：『朕登極十七年，致敵人內地四次，今逆賊



祇穿了一件白紬短藍衣，外加元色鑲邊白棉

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菲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寫畢，便用腰繫的白綾長巾，自縊於海棠樹下。王承恩哭拜道：「奴子受皇上聖恩，今日義當同死！」說着，便把崇禎帝所縊的巾尾，雙腳跪在空中，也是自縊身死，按下不提。且說太子在崇禎帝出宮之時，也換了便服，混出宮來，心想四海茫茫，何處可去，況且久居深宮，路徑都不熟悉，只有他外祖父嘉定伯周奎的府中，却曾去過數回，便一路行來，也不知走了多少街巷，到了周府門口，只見大門緊閉，太子上前叩門，說明來意，門役入內報知，周奎正在高臥，也不出來迎接，却命門役不得收納；太子見他已泯天良，無理可喻，便走到東華門內太監張勛的家中，暫且住下。這時宮中內丁，已經星散，只有幾名太監和許多宮娥，都是急的像驚弓之鳥；內中有個尙衣太監，名喚何親，在坤甯宮內，見着長平公主躺在地上，恐怕賊兵進宮，遭其污辱，便駝在背上，出了宮門，安置在自己家中。要知長平公主怎樣的下落，且聽

下回分解。

第十回 李自成入都僭帝號 龔芝麓媚賊受新恩

却說李自成攻破北京外城，宣武門的守門太監王相堯，領了內丁千人，開門迎賊。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因爲一隻虎在甯武關受傷，代領了先鋒軍，便整隊入城。這時守正陽門的兵部尙書張縉彥，守朝陽門的成國公朱純臣也開門迎降。只有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等，不屈被殺。李自成更率領大隊兵馬入城，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尙書倪元潞，駙馬鞏永固等，知賊兵已到，先後自殺。北京城內，頓時大亂。李自成進了紫禁城，陞坐保和殿，大學士李建泰、馮銓，京營提督吳襄，修撰陳名夏，庶吉士史可程，給事中龔鼎孳，吏部郎左懋泰等，統都降賊。自成大喜，擇日卽位，各降官朝退自散。自成入宮，搜覓崇禎帝所在，宮中便大起恐慌。有個姓魏的官人，大呼道：「賊進宮來，我輩必遭所污，有志節的姊妹們，早自爲計罷！」說着，跳入御河。許多宮人，聽了他話，也紛紛跳河而死。自成在宮中，

搜了半天，却不曾搜到崇禎帝，恐怕流落在外，有許多不便，好生着急；牛金星道：「這是關係大局的事，料必逃匿民間，非重賞嚴誅，決不可得哩！」自成便下令：「獻出崇禎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而不獻，殺三族。」這令下後，果然有人報信，便在景山上，得到崇禎帝和王承恩的屍身，自成傳命把承恩的屍身先行棺殮，把崇禎帝的屍身和周皇紙衾，異常菲薄，只有幾名槓夫，草草的抬往城外掩埋了事，並不起陵樹碣，但有一塊小石碑，刊着『明崇禎帝之墓』幾個小字，却沒人理會，自成也不過問。



后田貴妃的屍身，置在柳板上面，抬往東華門外翼善庵中，也沒人看守；一般降臣，經過那裡，大半躲也不躲，只有主事劉養貞，却見着傷心，去慟哭了一番。足足攤了三天，纔得入殮，桐棺

來這幾天自成在宮內，日夜淫亂，真是樂不思蜀，那般宮娥們，雖是死的死，逃的逃，却也有無恥失節的，自成左擁右抱，怎不能得意。這時宮內有宮人，姓費名貞，年纔十六歲，自從京城失守，賊兵進宮，便躲在偏僻所在，不覺隔了數日，心想總非久計，便悄悄的挨了出來，到御花園中，見着一座大井，便聳身跳了下去；不料那座乃是枯井，沒曾得死，他跳井時候，早給賊兵瞧見，便拖了出來，送到自成面前。自成見他嬌滴滴的模樣，柔媚媚的態度，很是愛他，因爲一隻虎幫助自己攻城掠鄉，着實功高望重，便把他賜給一隻虎。那一隻虎姓羅名讓，小名阿虎，也是陝西人氏，這人勇悍殘忍，在自成部下，最爲善戰，自成造反以來，都仗他拼命攻打，所以和自成拜了把子，兄弟相稱，不料在寧武關被周遇吉射傷了右臂，自成很是垂念，到了京城，給了一所高大府第，教他安息養傷；此番把費宮人送了過去，一隻虎異常快樂，便想和費宮人幹起那樁好事來。費宮人原是聰明的人，見景生情，心想身入樊籠，有翅也難飛去，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上前稟道：「將

軍不棄葑菲，謬邀垂愛，婢子實是萬幸，不過婢子乃先帝血肉，婚姻大事，義難苟合，將軍倘能擇吉成禮，那麼，婢子死生惟命！」一隻虎大喜道：「原來你是金枝玉葉哩！却樂死了咱哩！」

『說着，又沉吟了一會道：「明天是咱大哥卽位的吉期，咱們的婚事，也明天再辦罷！」費宮人佯笑點頭，當晚費宮人便獨自安歇。到了明天，自成帶了冲天紫金

一陣狂風，吹得文武將吏，幾乎站腳不住，那自成也吹得頭昏腦痛，不禁有些不豫之色。班內站出一個文臣，却伏在地上，奏道：「風雲有意迎新主，日月無光掩



冠，九龍黃袍，滾王滲金靴，只因他生得賊頭狗腦，穿了很不合式，便沐猴而冠似的，陞了皇極殿，大模大樣的坐在龍椅中間，一般部下的將吏，和前明的降臣，統都叩頭朝賀，忽的天空中

一陣狂風，吹得文武將吏，幾乎站腳不住，那自成也吹得頭昏腦痛，不禁有些不豫之色。班內站出一個文臣，却伏在地上，奏道：「風雲有意迎新主，日月無光掩

大明；自成聽了大喜，以爲這人倒很有文才，並且隨機應變，着實敏慧，便道：「卿是何人，居何官職？」那人道：「臣乃前明兵科給事中龔鼎孳是也。」自成聽着，傳旨陞授直指使。要知龔鼎孳怎樣的來歷，且聽下回分解。

順治演義 卷一 ● 第十回



● 通俗最美麗的奇書  
● 各界必讀的說部

新編 西太后秘史演義

(本書特色)

- 一 材料豐富
- 二 線索分明
- 三 攻据翔實
- 四 議論新穎

|    |       |   |             |   |
|----|-------|---|-------------|---|
| 本編 | ○西太后  | 像 | ○壽昌公主       | 像 |
| 像圖 | ○咸豐帝  | 像 | ○西太后御齋出宮    | 圖 |
| 真跡 | ○同治帝  | 像 | ○西太后及光緒帝親朝  | 圖 |
| 之目 | ○光緒帝  | 像 | ○西太后湖上遊幸    | 圖 |
| 次如 | ○隆裕太后 | 像 | ○頤和園正面      | 圖 |
|    | ○珍妃   | 像 | ○頤和園排雲殿及佛香閣 | 圖 |
|    | ○瑾妃   | 像 | ○頤和園玉蘭堂及水西亭 | 圖 |
|    | ○七格格  | 像 | ○頤和園石舫      | 圖 |

全書八冊  
裝一錦匣  
定價二元  
如用函購  
請加寄費  
一角三分

57.48  
30  
1(1)

說小史歷

# 義演治順

一之帝十代清



行發局書益廣海上



3 0528 0122 6

清代十帝  
全史之一  
順治演義 卷二

第十一回 散珍寶才妓嫁庸臣 後仇讎宮人誅賊帥

却說龔鼎孳表字芝麓，乃淮南合肥人氏，家中很是富有，供職朝內，官居兵科給事中，他有一個寵姬，名喚顧媚，小字橫波，乃金陵的有名才妓，生得十分美麗，所住的地方，喚作眉樓，建築得非常精巧，人家都稱作迷樓，手中也着實有些錢財，所交接的都是些貴介名士，後來他倦於風塵，嫁給芝麓作妾，臨嫁的時候，把眉樓中所藏的金銀珍寶，統都周贈貧士，把貲財手散殆盡，他的氣節，反較芝麓來得慷慨，李自成陷入京城的那天，他勸着芝麓道：「事急了！相公倘能殉國，奴便當先請自縊！」芝麓却笑着，並不出聲，橫波知他願失臣節，也便無語，原來那芝麓很是熱中功名的，所以當日在皇極殿上，獻聯取媚，陞了官職，心中着實得意，暫且按下。另說那崇禎帝的太子慈烺，逃在太監張勛的家中暫住，不料那張勛人

面獸心，貪圖富貴，竟把太子獻給自成，自成大喜，把張勳召入宮中，陛了總管太監，却把太子封作宋王，太子不願受封，破口大罵，自成着惱，傳旨斬首，牛金星諫道：「陛下初登大寶，不宜作此不祥之事，不如待天下略定，再斬不遲！」自成纔罷，把太子拘禁宮中。當天恰值一隻虎的婚期，府中大吹大擂，好生熱鬧，自成退朝以後，親往拜賀，足足鬧道：「如此足見卿家愛咱，咱也只得領你的情了！」費宮人聽着，忙的和一隻虎並席而坐，親自斟滿了一杯，遞了過去，一隻虎喝了個空，費宮人待他喝完，又連



了一天，到晚晌，賓客漸散，一隻虎得意洋洋的，踱進房來，費宮人假意的站起迎接道：「將軍來了嗎？奴已待着好久了！特備美酒佳肴，謹當親獻數杯，為將軍祝福哩！」一隻虎哈哈大笑

857.48

290

:1(2)

斟了一杯，他又喝着；這樣的連喝了幾杯，實因在外面本已有些醉意，此時委實不能支持，便強了舌頭，嘖哩咕嚕的說道：『咱委實喝不下去了！』話猶未畢，却已倒在桌子上面，呼呼的睡着；費宮人見他已是真的醉了，便命侍婢攙了虎，安放在牀上，自己又假意裝着要睡的模樣；侍婢們不便逗留，各稟一聲退了出來。費宮人待了一會，遠遠聽得譙樓上已是打着三鼓，便站起身來，悄悄的掩上房門，踱到牀前，輕輕喚了一聲將軍，只見一隻虎和死狗一般，睡的正着；他便放大了胆子，從牀頭把一隻虎所佩的寶劍，取了下來，拔出劍鞘，揭開帳子，對準一隻虎的胸膛，猛力刺去。一隻虎睡中覺着，正待撐拒，却已中了心窩，仗着力大，霍的跳起身來，費宮人急忙閃開，只見他心口血如泉湧，倒在塵埃；那一隻虎本有萬夫不當之勇，那天一因酒醉，二因右臂受傷，所以沒力抵禦，便中劍而死。費宮人見他面色已變，料已死去，便蘸了一隻虎噴出的血，用手指在牆上寫道：『報答聖恩，手刃賊帥，亦可稍慰先帝於地下矣；然我之不能殺自成，天也！』寫畢，

A 212794



取過那把劍來，自刎而死。到了明天，侍婢們見房門緊閉，以爲是新婚燕爾，不便催起；直到申牌時分，却依然未見動靜，不免起了疑心，打門進去，只見地下躺着兩具屍身，仔細一認，正是他們的主人主母，**噢！**一驚，大聲嘶喊，府中的許多賊兵聽着，却不知出了甚麼亂子，都進來問訊，見了這樣情景，料知必是費宮人刺的。早有探子報知自成，自把羅將軍的屍身安殮起來，一切喪儀，可按親王辦理；那小妮子的屍身，本應碎屍萬段，給羅將軍報仇，只因瞧着忠義的分上，也賞他一口棺木罷！從人領命



成也大驚，忙的來視，瞧見牆上的字，心中便已明白，暗暗地捏了一把汗，却道：『好險啊！幸而是一隻虎替了死，否則咱的性命，也幾乎斷送給小妮子手中哩！』說着，便向從人道：『好好

自去。自成便回到宮中，却因愛將初亡，好像折了臂膀似的，終日鬱鬱不樂；牛金星瞧這情形，知道自成原是愛財如命的人，不如用錢財打動他的心理，去解他的愁悶，便生了一計，前去和自成說知。那牛金星和李自成說的甚麼，暫且按下，另說長平公主的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江湖隱跡公主逃生 宮院縱淫艷妃入選

却說長平公主那晚給尙衣太監何親背到他的家中，住了幾天，左臂雖已折斷，刀痕却是漸漸復原；這幾天內，探得賊兵破了京城，先帝殉國，太子被賊拘禁，費宮人手刃賊帥，公主聽得這種消息，終日哭哭啼啼。那何太監却是十分忠烈，竭力安慰，只因他家內耳目衆多，恐有不便，遂趁着黑夜，把公主改了男裝，悄悄的偷出城去。他本有個相熟的友人，名喚王維德，是京東五里堡的土著，早年曾經做過遼東經略使的記室，很受經略使熊廷弼的信任，保舉到記名府尹，現在年老致仕，和何親是幼時竹馬之交，所以十分知己。當晚何親背到他家，說明來意，

維德便命老妻安置公主。何親道：『現今烽火遍地，公主總要有個着落纔好！』維德聽了，附耳道：『當初咱們的經略使熊公，在邊關打了敗仗，皇上中了敵人反間之計，把熊公問斬，却不料熊公習得一身奇術，眼見將有刀下之災，便唸着一道咒語，神色不變，伸頸待砍，劊子手把刀砍下，只聽得裏的一聲，熊公早已不知所在，所砍的乃是一個碍着閒人耳目，總是悄悄來悄悄的，現在公主不妨暫住這裡，待熊公來時，和他商議纔是。』何親聽得言之有理，便即告辭自去。隔了幾天，熊廷弼果然雲游到此，



木枕，監斬官見了大驚，忙的和劊子手串通一氣，隱飾這事，把木枕掩埋，那熊公從此雲游四海，做了方外之人，却收着不少的門徒，他因為和老漢平日志同道合，所以時來探望，不過他

維德把這事說了一遍，廷弼道：「皇上殉國，逆賊竊位，公主已是家破人亡，不如從了貧道而去，做那方外之人，待中興有望，再想法出世哩！」那公主年雖只有十三歲，却很少年老成，便道：「既是這樣，俺徽姬便拜公爲師罷！」說着，拜了幾拜，廷弼也不推辭，竟攜了公主而去。直到雍正年間，另有奇文出現，看官們看到雍正帝演義，自會明白，現在暫且表過不提。且說李自成自從一隻虎死後，終日鬱鬱不樂，這時牛金星進來獻計道：「陛下奄有天下，那些降臣，都是陛下部的屬，臣探得他們很有富可敵國的人，陛下何不一一拘來，拷掠他們的財產哩！」自成聽了大喜，立刻傳旨，把一般降臣，統都拘來，拷掠了一番，都把金銀財產，統行交出；那周奎家內好幾千萬的家產，也白白的犧牲乾淨，可憐周奎身爲國丈，崇禎帝向他告借兵餉，他却一毫不拔，此番依然沒曾留得分文，這也可說是涼血的報應哩。自成這次聽了牛金星的話，發了絕大的一注財，心中憂愁，都已消除，便在宮中成日的淫亂作樂；只是宮人們並無出色的人材，不覺有些不很滿

意起來，總管太監張勛進言道：「當初先帝在日，田貴妃的父親，曾進過一名艷姬，名喚圓圓，得生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可笑先帝並不在意，竟把

他退了出來，聽說現給

總兵吳三桂娶去，在三

桂的父親吳襄的家中

哩。『自成聽着，又是非

常快樂，便命心腹部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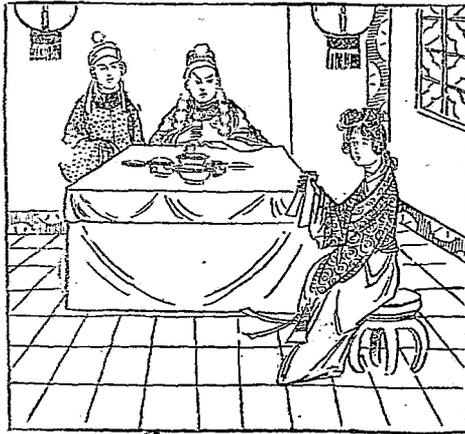
劉宗敏同了吳三桂的

舊部施保住，前去向吳

襄要來，吳襄那敢推阻，

聽他唱了半天，却一句不會聽出，便蹙額道：『小妮子怎的生了這般的好臉子，

唱起來却又這般的不耐聽呢！』說着，便自己一手拍着桌子，吊起嗓子，高聲大



竟給他們把圓圓奪去。

圓圓到了宮中，自成一

見，樂得手足無措，傳旨

在乾清宮大排筵宴，開

懷暢飲，自成這時正在

得意，命圓圓作歌侑觴，

圓圓本是江南人氏，所

擅長的乃是崑曲，自成

唱椰子腔來唱了一會向着圓圓問道：『咱的曲子好嗎？』圓圓道：『此曲祇應天上有，不是奴輩南鄙人所能及到的！』自成見他柔媚絕倫，益發的喜愛起來。當晚自成便和圓圓成就了好事。明日上朝，牛金星奏道：『聞得陛下昨天獲得美人，臣理當慶賀，只是此人乃前明總兵吳三桂的寵姬，陛下奪他所愛，應該給他一個下落纔是哩！』自成道：『軍師之言甚是！咱有的是錢，有的是官，給他些銀子，再給他個大大的官職，便了！』說着，便傳下旨來。要知李自成傳下甚麼的旨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老父招降從容奉詔 愛姬被奪慷慨興師

却說李自成得了陳圓圓，便下旨晉爵吳三桂爲定國侯，特頒紋銀四萬兩，犒賞他部下的軍士。牛金星又道：『這事須請陛下命吳襄附着信去，說明陛下的恩德，教他歸降纔是。』自成聽着，便命吳襄當殿作書，吳襄怎敢不依，便在信上，說了許多新朝天恩浩蕩的話，並說是倘不歸降，老命和一家大小，恐怕都不能保；

到也說的洋洋灑灑，着實可觀，却沒曾提起圓圓的事情。寫畢，獻上自成，自成識字不多，也不知寫的甚麼，吩咐給牛軍師看過，牛金星讀了一遍，自成點頭稱是，便派着一名幹員，帶着書信，押着銀兩，往山海關而去。自成退朝回宮，把這事和圓圓說知，圓圓却有些念舊起來，臉上却不露絲毫破綻，假意謝過自成，悄悄的背人也寫一封書信，打發城池，班師回來，兩人便會合兵馬，一同前進；那吳三桂見山海關防禦不如往時，危急心中稍覺寬慰。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得朝內急旨，着即日火速班師，



了心腹宮人，送至吳襄家中，教吳襄差人遞給三桂；吳襄遵命辦理。這時山海關方面，明清兩軍，却也並無猛烈戰事，多爾袞便想領兵繞道長城外面，恰巧阿巴泰攻打雁門，得了十多個

說是流寇已到保定；三桂接旨，便分了一小隊兵馬，看守山海關，自己率領全部，星夜奔馳。剛到半途，豐潤縣地方，探子報得京城已經失守，崇禎帝殉國，李自成已僭位稱尊；三桂得訊，便按住兵馬，在豐潤駐紮，觀望風色。隔了數日，李自成遣來的專使到了，獻上定國侯的印信和四萬兩紋銀。三桂收了，也不作聲，使者又獻上吳襄的書信，三桂瞧着，纔款待使者，自己也派一名專使，捧上降表，和來使同回北京。到了明天，忽報吳襄又有信至，三桂拆開看時，乃是圓圓寫的，只見上面寫道：「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寵之專房，則妾固爲將軍有，豈得爲闖賊有哉！闖賊於四月朔，冠冕旒，衣赭袍，肆然御乾清宮，逼妾承僞旨，妾念及將軍恩義，奮不顧身，戟指罵賊，滿拚一死，以謝將軍，乃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僞宮嬪及一僞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竊喜，蓋此僞侍衛，即將軍之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啟樞，則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嗟嗟！妾尙何爲哉！此身可留，則固爲將軍之身，

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唯將軍圖之！三桂把這讀了一遍，不覺怒髮冲冠，咬牙切齒的拔出劍來，砍着桌子道：『奪了我愛，我還來降你嗎！李自成啊李

自成！我和你誓不兩立

哩！說着，便寫了回信，遣

人送交吳襄，說是逆闖

乃弑君之賊，豈可降他，

忠孝不能兩全，請從此

訣！三桂一面發信，和吳

襄訣別，一面又命全部

兵卒，穿了孝服，回到山

殺掉，首級號令軍前；又想把圓圓斬首，圓圓早有準備，便媚語道：『聽說陛下遣

使去時，吳將軍已是允來歸降的了，只因婢子之故，降而復叛，這事漸漸設法，也

喜派將軍受命之全及襄之身居則其因  
 為身軍有至得去國賊有哉開賊之一月相  
 對完結衣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  
 台是令將軍因我嘗不願身結結結結結  
 到一死以謝將軍乃開賊也後而元元如  
 開拍擊傷等類及一切德傳後後後後後  
 八子後宮是保固時不甚痛咬至此傷時  
 衝印將軍之言辭絕佳佳也佳佳聲到  
 亦意欲言乃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  
 多故此絕佳佳實身入湖未不忌言三將少  
 為嘆。是而何為我此身可留則因為將軍  
 立身此身不可留請將軍守地下唯持  
 守固云 吳陳圓圓你推

海關，馳檄為先帝復讐。

自成得了三桂降而復

叛的消息，便命部將楊

大狗帶領三千人馬，和

三桂作戰，兩軍便在薊

門開仗，殺得楊大狗大

敗逃回。自成得訊大怒，

把吳襄滿門大小，統都

未嘗不可挽回的哩！現在陛下要把婢子殺了，婢子原是命等螻蟻，一身也無所愛惜，不過婢子爲陛下設想，殺了婢子，和吳將軍結成死仇，未免太不值得哩！」自成原是出於一時憤激，並非故意和圓圓作對，所以聽了圓圓的話，却道：「咱乃和你開着玩笑，你可不要認真！咱怎忍殺你呢？」說畢，便上朝商議軍事，牛金星道：「現在要破三桂，莫如三路出兵，因爲關外有清兵駐守，咱們三路夾攻，好比四周圍住，三桂有翅也難逃走的了。」自成道：「言之有理！」說着，命劉宗敏帶領左隊，從撫甯出了長城，繞至關外的西北；又命李過帶領右隊，往永平作戰；自成自己却帶領中隊六萬兵馬，直攻山海關。要知李自成此番三路出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清廷乞援 三桂復仇 塞外陳兵 自成敗績

却說李自成三路出兵，命牛金星駐守北京，自己帶領中隊六萬兵馬，一路殺奔山海關而來；和三桂戰了十三次，却不曾分得勝負。原來三桂驍勇善戰，自成本

不是他的對手，只因自成挾着太子慈煇，留在軍中，遇見三桂陷陣，便把太子攆在前面，作爲護身符；三桂恐傷太子性命，不敢拚命衝鋒。相持了多天，那左隊劉宗敏和右隊李過的兵馬，都已到齊，自成的聲勢便大起來了；三面包圍，把三桂困在垓心；三桂眼見自己已如囊中之鼈，山海關孤城決難保守，無可奈何，惟有向大清國借八旗兵入關，便把他捉住，問他來意；三桂說是求見祖將軍的，哨探向他身上細查，却無夾帶，便放他過去；三桂來到祖大壽的帳前，小卒先去稟知，大壽聽得外甥到此，必有



的辦法，便想起自己的母舅祖大壽，本在那年松山失守時，把錦州獻城歸降了清國，現在只得託他介紹。主意打定，隻身揆出關去，清軍的巡營哨探，見三桂是中原打扮，以爲他是奸細，

要事，傳命請進；彼此相見，叙了些別後之情。三桂說明來意，大壽道：「這事關係重大，吾也無權作主，須見了洪參謀再作道理！」說着，同了三桂，去見洪承疇；承疇道：「攝政王的部隊，先鋒已開往長城外，總兵想向他借兵，也不是困難的事，不過須得總兵薙了頭髮，改了服制，自稱臣下，纔可以由我設法介紹哩！」三桂這時本已進退無路，聽了承疇的話，沉吟了一回，說道：「俺只望報先帝之仇，一切遵命辦理！」承疇聽着，便命三桂留在自己的帳中，自己却來見多爾袞道：「今有明邦總兵吳三桂，因聞先帝殉國，逆闖僭位，所以興兵復仇，却給賊兵三面圍住，進退無路，特來見臣，想歸降本朝，借兵入關。」多爾袞聽了喜道：「既然如此，命他來見俺罷！」說着，便命戈什哈去喚三桂進帳。這時三桂已經薙髮，改了滿洲打扮，進帳便哭着拜道：「敝邦不幸，痛遭大難，伏求王爺顧念鄰誼，統率天兵入關，殲此巨寇。」多爾袞道：「總兵既來歸降，彼此都是一家人了，俺助你便是！」說着，立即升帳，點齊軍馬，聽令出發，却有端重郡王博洛諫道：「漢人素

無信用，終必忘恩負義，瞧那金遼前事，便可明白。雖是得着了中原，也於咱並沒十分利益的。」多爾袞笑道：「山海關怎等的險固，咱們攻了好多年，却沒會破得，現在竟開關迎我，真是老天爺把中原賜給咱們哩！」博洛見他主意已定，也便無語。當晚，多爾袞退入後帳，正在思忖入關行軍的方略，却遠遠聽得人聲嘈雜，恐是出了亂子，忙的政王手內得的天下，到底仍由攝政王手內失掉的，多爾袞聽着，驚道：「難道俺得的天下，仍是俺失掉的嗎？」警子道：「天機不可洩漏，後自有驗！」多爾袞聽了，



命戈什哈前去探聽，回報却是軍前來了個警子，許多軍士圍着他問卜；多爾袞便召入帳來，問他入關的吉凶。那警子道：「入關大吉，但恐不終！」多爾袞問他是甚麼緣故？警子道：「攝

益發的糊塗起來，便道：『這天下究竟是誰得的？』警子道：『這天下乃孤兒寡婦得的，却仍是孤兒寡婦失的！』多爾袞却依舊不會明瞭，以爲這警子無非是江湖術士，混飯喫的，也不理會，打發他出去。到了明天，多爾袞升了軍帳，發令道：『吳三桂着帶令舊部，充作先鋒隊，先去和賊兵挑戰；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着帶領兩隊兵馬，繞道長城外，會合前駐的大隊，攻擊賊兵的後部；俺自己便率領本部大軍，從後趕來；凡是吳先鋒的部隊，有來不及薙髮的，可把白布三條，纏着身體，作爲記識！』三桂等聽着，各自分道而去；多爾袞也便開拔大部人馬，移營山海關的裡面。吳三桂回到自己的營中，吩咐了部將一番，便布了陣勢，向自成挑戰；自成命賊將谷大成、祖光先出馬，劉宗敏也來相助，三桂假意敗走，賊將緊追，不料多爾袞大軍前面迎來，英王豫王的兵馬，又從後而至，賊將大驚道：『滿洲兵來了！』說着，大敗而走。自成便由李過保護，盡力奔逃，走了一日一夜，纔得逃回北京。要知李自成逃回北京，有何準備，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火焚宮闕一炬成灰 屍積郊原全軍盡殲

却說李自成逃回北京，分派賊將，在城外立了十二個兵寨，緊閉城門；那吳三桂見自成敗走，隨後趕到。自成命賊將唐通出戰，不到幾個回合，給三桂部下的參將馬有威殺掉，三桂乘勢衝陣，連拔了八個兵寨，殺了許多兵馬；自成得訊大驚，忙的遣使與三桂議和，三桂用計道：『議和也可以的，但必須先把太子交出，纔能罷兵！』使者回報自成，自成便令太子至陣前。三桂却先令守備張成和指揮范玉，各率一千心腹兵卒，冒用了賊營旗幟，在東西兩邊埋伏；見着了太子，忙的出來攻擊，這時三桂又命都司耿士良率領大兵接應，殺得自成又是兵傷馬亡，大敗進城；太子便給三桂奪了過來。不料自成也恐三桂設計，早把慈煇躲藏，出見的不是真太子，却是假太子；三桂撲了個空，未免大失所望，便用了全力，攻打外城。自成在城內，見兵圍已急，大事將去，便和牛金星商議，金星道：『現在京城已難保守，不如棄掉，仍回關中爲妙！』自成聽着有理，退入後宮，和圓圓說知，想

携了圓圓同行；圓圓道：「婢子既已奉侍大王，此身已爲大王所有，怎有不願跟隨大王同行之理；只因吳將軍偷知道婢子和大王同行，勢必要拚命的追趕，大王應該仔細的思忖纔是！」自成聽着，低頭沉吟了半天，却無一語；圓圓又道：「婢子給大王設想，不如把婢子留在這裡，作爲緩兵之計，婢子偷能見着吳將軍，便當勸他不來追趕，這纔番西行，日後自有重整河山的一天，到那時，少不得婢子仍是大王所有的哩！」自成聽着，便硬着頭皮，棄了圓圓，搜括了所有珍寶金銀，分裝着八百多匹騾馬，



是婢子報答大王恩遇的日子哩！」自成聽着，却道：「話是說的很是，只因孤家却捨不得你哩！」圓圓假意的笑道：「大王乃英雄好漢，難道肯爲了婢子，把大事犧牲的嗎？況且大王此

帶領全部賊兵，携着明太子慈熲，悄悄的出了阜成門，往西而去。臨走的時候，把宮殿用火燒着，可憐那金碧輝煌的帝皇所居，一霎間頓時化爲瓦爍灰燼；原來那北京宮殿，自從遼太后建都以來，經過元朝，到明朝永樂帝時候，大爲擴充，建築很是宏麗，此番給李自成用火燒掉，却燒燬了大半，真是一場浩劫哩。吳三桂在城外見北京城內火的，你們暫時不必入城，快些開拔大隊，火速追趕！說着，便分了兵馬，幾路追趕自成，直到定州的清水河相近，纔趕着了賊兵。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給三桂把



光燭天，料想必是自成放火逃走了；部下的將卒，便來稟道：『探子報得逆闖燒了宮殿，載着輜重，逃向西北而去，總兵大人便可入城安民了！』三桂道：『賊往西北而去，必是想往陝西

刀舉起，結果了性命。祖光先見大成已死，正想衝出，又給三桂斬了；自成部隊大亂，從小道敗走。三桂得了勝，又奪着不少的金銀，都把來賞給部下的將卒，全營歡悅；又把大成光先的首級，祭過他父親吳襄，便整齊部隊，往前追來。這時自成屯兵真定，見三桂窮追不捨，不覺大憤，便命全部迎戰，不料纔戰數個回合，愛將劉宗敏又給三桂部下殺死，自成益發的怒了起來，親自出馬，到陣前指着三桂罵道：『咱老子今天和你決一死戰，你可不要教外國人來幫忙，纔算是個漢子！』三桂聽了，也不理會，拍着馬，挺矛迎着。此番自成的部下，都因三桂戰的兇悍，知道逃也難保性命，便個個抖擻精神，出死力來戰，真是不比往時，殺得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三桂却出不意，也用全力對付，自辰至酉，足足戰了一天，到也各有死傷。恰巧這時東南風大作，空中黃沙飛起，賊營大旗，忽給風沙吹倒，賊兵見着，却以爲敵人砍倒將旗，不覺心中起了恐慌，頓時東奔西逃；自成見情形不佳，急忙鳴金收兵，匆遽間，那馬忽又蹶倒，三桂瞧着，向自成發箭射去，正中自成左脇。

之下，一陣疼痛，翻下馬來。要知李自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得橫財亢氏成富室 聞喜信三桂返京師

却說自成中箭，翻下馬來，賊將李過見着，急忙扶起，把自成攙上自己的馬背，教他快逃，自己却步行而戰。這時三桂已經衝入賊陣，李過在下風，抵敵不過，被三桂手起刀落，腦袋落地，結果性命。三桂乘勢向自成殺來，只見自成正在前面逃着，便緊上一步，舉刀在自成腦後，猛劈一下，頓時殺死。仔細一認，却不是自成，乃是自成的軍師牛金星。原來自成大敗下來，牛金星料知三桂必來追趕，便趁三桂和李過酣戰的時候，悄悄的設了一計，和自成換穿了衣服，命自成在深林中躲過，自己却從西北逃去，扣緊馬繮，以爲三桂未必趕得上的。不料三桂馬快，却斷送了性命。牛金星本是個不第秀才，胸中却很有智謀，自稱養臥龍，從賊以來，巧計百出，莫不計到成功。此番他不知怎樣的鬼摸了腦袋，竟做了李自成的替死鬼，這也是從賊的報應了。三桂殺了金星，四下一瞧，不見自成所在，也便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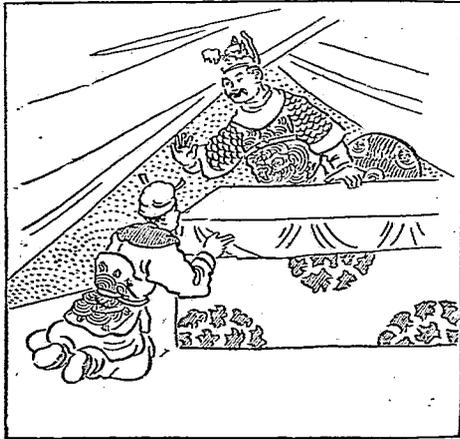
自成見三桂去遠，纔點齊殘兵，重整隊伍，急忙拔隊而行。三桂得了消息，依舊趕來，直到固原地界，自成見三桂又將趕到，不覺慌極而哭，部下道：「大王一路行來，都因輜重累贅，但數經喪敗，失了已是大半，爲今之計，不如棄了，再想恢復之計罷！」自成這時已如喪家之犬，聽了此言，只得把所掠的珍寶金銀，檢了出來，忍着心疼，揀個偏僻的山家都很敬他；後來他的兒子，經過那個山凹，見着許多小狼，正在用爪扒地，心中生疑，走近看時，土已鬆動，現出財物，大喜過望，回去和亢仁說知，兩人足足搬了



凹，統都埋藏在那裡；他想日後得有機會，再來發掘的。不料那邊有個鄉民，喚作亢仁，年已六十多歲，務農爲生，家境很是貧乏，全靠他兒子打得野獸，幫助日用，只因他心地誠厚，所以人

一個多月，纔把財物搬完，從此富可敵國，直到如今，提起山西的亢氏，仍是婦孺皆知的。可笑李自成一番心血，把各降臣拷掠得來的珍寶金銀，却白白的爲人忙着，這雖是亢仁的造化，但從因果方面說來，冥冥之中，也實在有個定數哩。話休絮煩，且表李自成棄了鞏重，拚命的奔逃，吳三桂依舊率隊追趕，恰巧這時部下來前報知，說是有個舊日部將，到此求見，三桂聽了，好生納罕，便命他進來，一見之下，却原來是施保住。保住見了三桂，叩頭道：『小的自從大人奉旨出鎮山海關以後，向在老大人京營中効力，逆闖攻破京城，老大人歸降了他，小的也只得一同歸降，後來老大人又不幸被逆闖殺死，可憐老主親和主母大小數十餘口，統都遇害，小的恨不得生啖逆闖的肉哩！』說着，大哭起來。三桂也禁不住流下淚來，却道：『後來便怎樣呢？』保住道：『自從大人圍住京城，逆闖逃去，小的奉陳夫人之命，出城想見大人，却不知大人緊追賊兵，小的晝夜奔馳，到這裡纔得見着大人哩。』那吳三桂本是以爲圓圓必定已給自成帶着同逃，所以窮追

不捨，不料圓圓却仍在北京，不禁喜到極點，跳了起來道：『保住！陳夫人真的無恙嗎？』保住道：『小的怎敢哄騙大人！』三桂聽着，心如小鹿亂撞，便傳令道：『逆闖已如強弩之末，諒無能爲，窮寇莫追，即日班師！』部將們得令，便勒馬回兵。三桂急於要見圓圓，吩咐不分晝夜，加鞭疾馳，行了半月光景，纔到北京。這時多爾袞已經進了京城，把入是驅用三桂的時候，所以特別優待圓圓，把吳襄的舊府，修治一新，安置了圓圓。圓圓很是感激。三桂到了京城，探聽得圓圓已歸舊府，忙的來和圓圓相見，只見



旗兵安頓在內外城的要塞地方，他却已把李自成燒燬的宮殿，修理復舊，自己便住在宮中。他入宮的那天，見着圓圓，也着實愛慕的很，只因知道圓圓是三桂的禁脔，現在天下未定，正

圓圓雖是霧鬢風鬟，不勝掩抑，却又翠消紅泫，嬌態愈增，彼此抱住，喜極而泣。要知吳三桂與陳圓圓相見以後，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破鏡重圓歡償宿願 梓宮改葬初沛新恩

却說吳三桂見了陳圓圓，悲喜交集，各叙別後之情，圓圓說起多爾袞優待的情形，三桂也着實感激；當晚一宿無話。明日早起，忙的入宮向多爾袞請安，只見一般降賊的大臣李建泰、馮銓、龔鼎孳等許多人，又都在宮門外候見；三桂和他們本多熟識，知道他們又已歸降了清廷，心中不免鄙視起來，也不理會，大踏步闖進宮去。早由內監領至保知殿，多爾袞正和王公大臣商議軍事，洪承疇也在其中；三桂一一見過，謝過多爾袞款待家眷之恩，便把追趕自成的事，說了一遍；多爾袞着實獎勞了一番。洪承疇道：『逆闖雖是大敗而逃，但放虎歸山，終非上策，況且張獻忠仍是據着四川，獨霸一方，難保他們不合而爲一，死灰復燃的，臣意非得斷絕他們往來之路，難保無虞！』多爾袞道：『此言正合咱意！』說着，立刻

傳令，命肅親王豪格帶領人馬，往河南鎮守，豪格接令自去。多爾袞便一面奏捷往濟陽，一面又頒示朝鮮蒙古，這時武功洋溢，聲勢浩大，多爾袞好生得意。洪承

疇道：『爲今之計，收拾民心，也是當務之急，先

帝梓宮，應該安葬纔是！』多爾袞道：『難道李

自成沒曾把他下葬嗎？』承疇道：『逆闖雖曾

把梓宮下葬，却是草草了事，臣聽得舊日內監

況且明朝乃爲逆闖所逼，國破君亡，本朝師出有名，兵以義動，更不可示人以狹

量，殿下還請三思！』多爾袞道：『明邦乃咱們的世仇，到今日咱們纔能得志，怎

說起當時的情形，着實的悲慘哩！』多爾袞道：『朱由檢啊！你也有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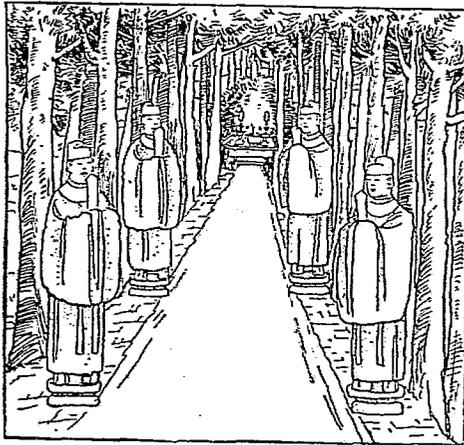
樣的下場日子嗎？』承疇道：『殿下說話，應請

仔細！自古興朝必爲勝國之君發喪，崇上諡號，

以昭帝王的豁達大度，



的還是怕他呢？承疇道：「這事很關大局的，非但千載之後，觀瞻所繫，並且也是收拾民心的一端哩！」多爾袞道：「如此說來，咱又何惜這樣的虛榮，便這麼辦罷！」說着，便下令改葬先朝帝后，着洪承疇經理此事。承疇到了城外，探得帝后埋葬所在，親自往瞧，却已毫無踪跡，不禁大駭，忙的派人四下尋訪，探聽多日，纔知帝后梓宮，已給布商告知多爾袞，多爾袞却想召見那趙一桂，瞧他究竟是怎樣的人，隔了數天，沒見來到，便也作罷，却老着面皮，借了順治帝的名義，下了一道詔書，說是先帝梓宮，是趙一桂運往南口改葬，承疇得訊，却又疑奇起來，親往南口調查，果然前明十二個陵寢，現在却多了一個哩。那邊的鄉人，又把一桂改葬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承疇料想非虛，便把實情



到，便也作罷，却老着面皮，借了順治帝的名義，下了一道詔書，說是先帝梓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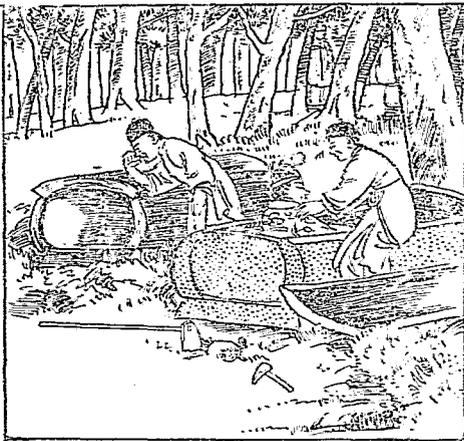
他改葬的，小百姓們不知端的，信以爲真，只有幾個陵旁的老農，却暗中好笑哩。且說那趙一桂，乃是京中的布商，到也着實有些家產，李自成破了京城，把帝后梓宮草草掩埋，他瞧着實在傷心，便想變賣家產，用帝禮改葬，却因自己是個做買賣的人，不明瞭典章制度，恐怕萬一錯誤，豈不遺羞後世？所以因循未果。後來他想起有個知己的友人，是昌平州的吏目，名喚孫繁祉，便去和他商議，那孫繁祉却因官小職卑，對於這事也是外行，便又給他介紹了一個內監，那內監名喚邢安，乃自成入宮時，趁着人多嘈亂，悄悄的逃出來的；他說是當初崇禎帝和周皇后田貴妃死時的情景，他都歷歷在目，現在要改葬帝后，一切儀制，他都明白的；一桂聽了大喜，便問他怎樣的儀制？邢安道：「漢家故事，梓宮須取東山之木，輪囷要數人可以合抱的纔佳，把這顆大木，中間挖空，然後先塗堊灰，再飾丹漆，奢侈的帝皇，再加些金玉在外面；那梓宮的上面，置着金臺銀閣，下面又用金銀作座，等到葬的那天，刻了許多木人，作爲內監模樣，又安置許多魚燈石馬，然後

文武百官，都來負土，待陵寢已成，又各種一樹，作爲紀念，講到梓宮奉安的故事，真是儀制煩雜的很哩！可恨現在一般無恥的大臣們，都是誣事逆賊，那先帝的恩德，早已置之腦後，雖是偶或有幾個勝國遺老，也不過憑弔夕陽，灑幾滴老淚而已！』要知趙一桂聽了此言，作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念君王破家建陵寢 旌忠義下詔設專祠

却說趙一桂聽了邢安的話，嘆了幾聲道：『小臣力量，雖很棉薄，却願毀家成此義舉，既蒙公公見憐，助我一臂之力，感且不朽！』邢安道：『彼此都是大明遺臣，理應報答三百年來的深仁厚澤哩！』一桂聽着，便和邢安着手辦理。這時恰巧李自成正在得意忘形，城外之事，並不注意，趙一桂得此機會，和邢安督率工匠，把帝后梓宮掘起，只見棺木已經朽腐，木片便一片一片的落了下來，啟了棺蓋，却見帝后田妃，都是面色如生，但冠服却是陳舊不堪，一桂見了大哭，邢安也泣拜道：『當初逆賊驚動聖靈之時，不知從何處覓得這樣的破舊衣服來污辱聖

體哩！』一桂道：『衣飾一切，吾可向熟識的商人購去！』說着便去。那商人名喚劉再昌，曾經做過宮內尚衣司供奉，所以宮中的儀仗服制，他都明白；一桂和他說明來意，再昌也是義形於色，說道：『這樣的義舉，我也願意効些微勞的哩！』說着，把應用東西的價值，算了一會，向一桂道：『一共總要十多萬兩銀子哩！』一桂聽着，驚道：『我所有便和再昌商酌了一番，減去了不少，却算起價值來，依舊要八萬多兩銀子。再昌道：『我這座舖子，原是拚股開的，我却有三萬兩的股本在內，現在你便出了五



萬兩，餘下來的數目，我便犧牲那股本，由我設法罷！」一桂喜道：「如此足見高義，先帝九原有知，也必感激你哩！」再昌道：「彼此出的一片熱誠，也何必過謙哩！」一桂忙的回去和邢安說知，邢安也喜不自勝，三人便同夥辦理，恐怕日子久了，不很方便，所以聚了好多工匠，晝夜開工，不到十日，便已完工。那陵寢便在十二陵的旁邊，原來明朝並且耗費了許多心思，三人經過了此事，到覺得志同道合，便拜了把子，結爲異姓骨肉。邢安本是沒有賞財的，趙一桂也因了此事毀家，只有劉再昌却剩下幾



自從永樂帝遷都北京以來，傳位十幾代，陵寢都在南口地方，現在連崇禎帝的陵寢計算，共有十三座，所以後世的人，便喚作十三陵。他們三人，把改葬的事辦妥，非但犧牲了一筆大款，

千銀子，便開了一個舖子，三人都在舖中度日；後來李自成逃了，清兵入城，三人却安其所業，並不出頭露面，此番聽得洪承疇召見那主謀改葬的人，三人仍是置之不理。却有那昌平州的吏目孫繁祉，原是知道這事的，來向一桂道：『清廷既把改葬的事情，說是他們幹的，你正可以向他們算還那項款子哩！』一桂道：『滿清乃是虎狼之國，我何必把清白的身體，供給他們的魚肉；即使爲福非禍，我也不忍把先帝的遺骸，去沽名弋利哩！』繁祉聽着，嘆服道：『這乃是真的隱君子哩！』從此他們四人都做了勝國的遺民，相約子孫不得食清廷的祿俸，永遠靠着做賣買度日，表過不提。再說多爾袞把改葬帝后的美名，冒在自己身上，果然得了不少謳功頌德的話，心中很是得意；便再下了一令，把李自成攻破京城時，所有殉難的忠臣義士，建了專祠，着令以後春秋致祭。此令下後，民情大悅，小百姓們不知多爾袞乃是用的假意，便把殉難的人，紛紛的呈報上來；多爾袞起初還肯容納，後來報的益多，却仍絡繹不絕，便有些不耐煩來。有一天，正和大

臣議事，却又有許多的呈子，報請附祀的，多爾袞便向大臣們道：『易姓改物，乃是國家極平常的道理，爲臣民的，只宜隨分而安，何必把性命來博那虛名？豈是活的，不耐煩了嗎？咱們大清國缺少了這些人，便不能立國的嗎？』說畢，待理不理的向四下一瞧；這時漢大臣班內，却站出個大臣道：『先朝自從洪武開基，養士二百多年，專把忠義兩字，愚弄臣民，人心中毒既深，所以一時激於義憤，便不惜犧牲性命，想換千載美名；臣意不如殿下撤廢專祀，絕了他們的希望，纔是哩！』要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進媚言衆降臣招辱 勸篡位馱郡王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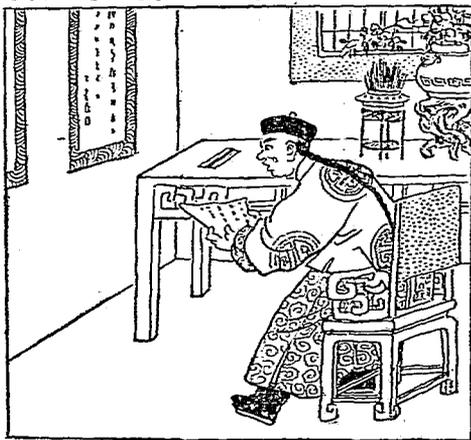
却說多爾袞聽了那人說話，仔細一認，乃是曾經降過闖賊的前明大學士馮銓是也；不覺向他笑道：『這樣說來，你老先生却沒曾給他愚弄哩！但不知老先生也是養士之一嗎？』說着，又撲嗤的冷笑了一聲，馮銓見着這般情形，不禁有些慚愧起來，便面紅耳赤的低頭不語。多爾袞又道：『像你們一般的明臣，屢獻密

計，誓絕明宗，在本朝說來，固是功蹟彌高，但爲前明着想，不知是何居心。這豈是那姓朱的二百多年養士的報應嗎？」這話說畢，非但馮銓羞不可仰，便是那洪承疇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到悔恨自己當初不該中了美人計，去投降了他，現在他們纔得京城，口氣已是變了，將來天下平定，烏盡弓藏，不知要怎的輕視我們哩；承疇思忖到這裡，便多靈郡王阿達禮求見，多爾袞便命他進來；阿達禮跪着在地上道：「皇上聖功，手定中原，臣自瀋陽趕來，特爲皇上叩賀！」多爾袞聽着奇道：「你不是瘋了嗎？」



皇上還在瀋陽，你不在那邊小心任事，却來到這裡，胡言亂語，爲了怎的？」阿達禮又叩着腦袋道：「皇上不是太祖的兒子嗎？當初咱們的太祖皇帝，南征北討，纔有今日的基業。太宗皇帝也是武功赫赫，把土地開拓了不少，現在皇上又是戡定大亂，得了明邦的京城，正是克繩祖武，功高齊天；臣思天下乃有功者居之，況且南省未定，餘寇尙存，像這個乳臭小兒，有何功德，居然妄自稱尊，臣爲祖宗計，卽請皇上速正大位，莫再遲誤！」多爾袞聽着，沉吟了一會，心中早已安排着妙計，便道：「你的意思，咱已明白，只是當初擁立今上，各王公們都已立誓簽名，現在怎可反悔！」阿達禮道：「皇上不必多疑，立誓又何必認真，皇上如有此意，臣願回到瀋陽，預備一切，皇上便可在這裡卽位！」多爾袞道：「既是如此，你先退出，待俺思量妥當，再來喚你便是！」阿達禮聽着，又是叩過幾個頭，方纔退出；多爾袞目送他出去，嘴裡却低語道：「歸來不願封侯印，願向君王乞愛卿。」說着，提起筆來，寫了一封書信，信上寫道：「阿達禮行同叛逆，出言荒謬，本應將

彼斬首，姑念汝的分上，着他自回瀋陽，由你處置」寫畢，又命阿達禮進宮，教他立刻回到瀋陽，將書信送交禮親王代善；阿達禮不知信中寫的是甚麼，很快樂的往瀋陽而來。原來那阿達禮乃是禮親王代善的長孫，薩哈璘的兒子，薩哈璘早年亡故，所以 he 嗣了郡王；這人年紀很輕，只是有些獸頭獸腦，又是熟中利祿的，他見多爾袞很有勢力，當年通姦的時候，立下過重誓的，現在倘是篡位，皇太后勢必要和自己拚命，因此甯願犧牲帝位，把阿達禮做了個人情，使皇太后知道自己的忠誠，私下的愛



便不顧前後，幹出這事，他自以為多爾袞必能用他的計劃，那麼，開國功臣，少不得要挨着自已了。不料多爾袞這時雖是大權在手，即使篡位，也無人敢反對，不過他戀着皇太后的美色，

情，可以增進幾分；那阿達禮不知多爾袞使的鬼計，欣然的送往瀋陽，交給他祖父代善。代善原是個忠厚怕事的人，見了此信大驚，便入宮奏知皇太后；皇太后道：『這事由你作主罷！』代善聽着，汗流浹背的回到自己家中，把阿達禮活活的縊死；可憐阿達禮白費了心思，却上了個大當，真是獸子的行爲哩。代善把阿達禮處死後，又去入宮奏知皇太后爲了這事，因多爾袞個人在北京；到有些不放心起來，便想遷都北京，和濟爾哈朗說知；濟爾哈朗便把此意，作書通知多爾袞。多爾袞得訊，也因在北京孤處的無聊，雖宮中不少前明遺下的宮人，但終無當意的，便有些牽挂皇太后来，立刻命工匠在地安門內建造新府，預備自己居住，把宮殿收拾，留作順治帝和皇太后安居，要知順治帝何日到北京，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迎車駕順治帝入京 善辭令范文程擬詔

却說多爾袞在北京佈置就緒，便把前明宮內舊存的鑾輿儀仗，由敏親王阿巴

秦親往瀋陽迎接，不到月餘光景，哈馬先來回報，車駕離京不遠，多爾袞便率領全班王公貝勒和滿蒙漢各族的文武將吏，出了朝陽門迎着，這時乃是順治元年十月的朔日，皇太后坐了鑾輿在前，順治帝騎着一匹鹿頭鹿蹄遍身虎文的寶馬居中，鄭親王濟爾哈朗和漢大臣范文程等都隨在後面，一路黃幃遮天，黃沙鋪地，禁衛軍兩旁夾着京外城的正門，方向是正南的，所以皇帝進京，必須要走這門，無非是取些吉利罷了。御駕進了外城，早有京營提督傳命民居一律閉門，大街上不許閒人行走，



行走，真是軍容整肅，鴉雀無聲。到了朝陽門，多爾袞先去迎見，因為御駕須進永定門的，便命車駕轉向南去，經過東便門廣渠門，又轉向西北，經過左安門，纔到永定門；那永定門乃是北

御駕行不多時，又進了內城的正陽門，後又進了皇城的大清門，那大清門左邊是太廟，右邊是社稷臺，原名太極門，多爾袞纔把他改名的，大清門的裡面，便是午門，許多隨駕同來的王公大臣和迎駕的文武將吏，便在此候旨。御駕一直進去，過了端門，直到太和門下駕，皇太后先自回宮安息，順治帝御了太和殿，召見百官，百官統都叩賀，欽天監監正湯若望獻上歷書，順治帝一一獎勞，便卽下旨：吳三桂封爲平西王，孔有德着改封爲定南王，耿仲明着改封爲靖南王，尙可喜着改封爲平南王，洪承疇、范文程各封一等子爵，其餘凡是前明的降臣，着均回原衙門當差，湯若望着卽管理欽天監事務。這旨下後，一般降臣，個個歡天喜地，謝恩各退，却不知這項辦法，乃是清廷籠絡人心的一種手段哩。當日朝退，多爾袞入宮，和皇太后話舊，久別新逢，共傾肺腑，那晚多爾袞便留宿宮中。到了明天，傳下旨來，定於午牌時分，祭神祀祖，早有值事的大臣，前去預備。隔不多時，午刻已到，順治帝便率領宗室王公和一品大臣，齊集堂子，行拜天大禮，那堂子乃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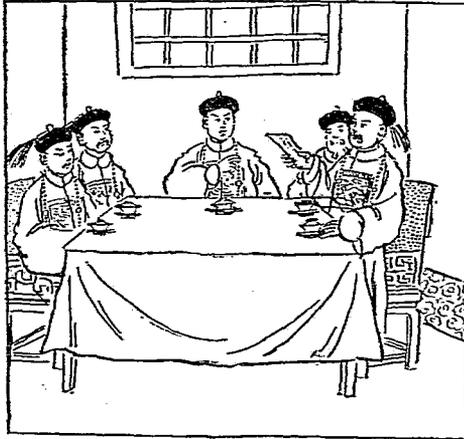
清相沿的禮制，凡有出兵和登極等大事，均須致祭。所祭的乃是社稷諸神。多爾袞入京後，已先在紫禁城的長安左門旁邊，建了一所堂子，也是正南向的。前爲拜天圓殿，後爲祭神殿，殿前立了一座杵石。那天懸了黃幡，繫着許多采繩，備了二十七堆的楮帛，點着陳香鐙，把神位恭請在祭神殿內，靠東邊供着糕餅九盤，酒盞三只，在那拜天圓殿萬歷媽媽的神位前面，供着二口活豬。順治帝也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禮。王公大臣們也跟着行過。順治帝纔回宮安歇，多爾袞和許多王公大臣們，也都各自散



去。原來那萬歷媽媽乃是明朝的萬歷皇后，只因當初他們滿清的老祖宗，攻犯邊關，被明朝的守關將軍擒住，原想問斬，忽得皇后急旨，說是勿傷他命，守關將軍只得把他放去，後來仔細探聽，纔知這事乃滿人賄通內監，懇求皇后下旨的，但這種秘情，原不是十分可靠，滿人却奉爲典禮，每逢祭堂子的日子，必須附祭的；其實這種虛文，恐怕也是籠絡人心的一種手段哩。順治帝祭過堂子和萬歷媽媽後，又把前明的太廟，收拾乾淨，却把他們滿清歷代祖宗的神位，送了進去，也是親自去祭了一番；祭畢，便命范文程代擬了一道詔書，頒行南省，說明入關定亂的功蹟和興兵遷都的苦衷，無非是說明明朝天下乃亡給李闖的，清廷乃是向李闖奪得，並非是向明朝奪得的，本應重立明裔，只因崇禎帝的太子，已給自成帶走，一時又訪不到近支宗室，所以由清帝入都卽位的。這一篇話，虧那范文程善爲措辭，說的圓到動聽，却不知費了幾番心血哩。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訂約章承疇蓄深意 議新政文程定方針

却說順治帝初到北京，一切祭祀和下詔等事，都由多爾袞暗中主持，所以七歲的小孩，到也進退合度。隔了幾天，多爾袞便用攝政王名義，凡事獨斷獨行，也不假手順治帝辦理；那濟爾哈朗本是很有心計的人，眼見多爾袞想大權獨攬，自己落得裝作痴聾，所以名



「現在江南未平，逆賊也沒會剿滅，本朝雖是應天順民，定都北京，但恐舊日制度，不合漢人心理，所以開國規模，尙未確定，今日特召衆卿，立個妙法纔是。」洪  
義上雖是也算個攝政王，實則裝着糊塗，一事都不管的，多爾袞暗地裡着實讚他識趣。閒話休提，且說多爾袞因見京城已定，便想創定制，特召集許多漢大臣，開了個會議，多爾袞道：

承疇聽着，心中已有計劃，便首先發言道：『現在本朝沒會統一中原，人心却是未定，恐不免仍有未忘前朝的人，這並不是前明的恩澤深入人心，確因本朝制度，不很合宜漢人，所以纔有這般現象；依老臣的愚見，收服人心，宜緩不宜急，宜靜不宜動，宜小不宜大，宜輕不宜重，宜於不緊要處着意，宜於不着意處下手，但使大綱要典，不致妨碍，其餘網寬一面，都可以讓他們自由；這樣辦法，良懦的人纔可以安心，狡黠的人，也無所施其攪亂的行爲；人心既靜，不可復動，然後非但京城環近，可以太平，便是那江南等省，也可以漸漸的收服了。』多爾袞聽了大喜道：『洪先生真是咱家的蕭何哩！可惜明邦的先帝，不能重用你，否則怎的亡掉了國呢？只是你老先生所說的方法，究竟怎樣的計劃呢？』洪承疇聽着，便從袖中取出一個摺子，把來交給多爾袞道：『老臣獨居深念，却已妄抒愚見，立了九條規條，籠絡漢人的心理，不知聖鑒以爲可行否？』多爾袞取來一瞧，只見摺上寫道：『凡新朝制度和前朝衝突的，可和漢人訂定九約：一，男從女不從；二，生

從死不從三，陽從陰不從四，官從吏不從五，方外不從六，嬰孩不從七，僕隸不從八，婚喪不從九，文字不從。』多爾袞瞧了，不很明瞭，承疇道：『上六項係服飾上的規約，下三項乃禮節和習慣上的規約，這本是無關重輕的，不過是在漢人方面，做些虛恩罷了！』多爾袞道：『這個辦法很好，可是咱要請命皇太后纔能實行哩！』承疇道：『聖裁很是不過老臣還有一言，因爲本朝乃是代明復仇，漢人應當報答聖恩的，所以凡是滿洲舊族，應令各給口糧，免其營生，這項費用，可就漢人的田稅人丁稅項下撥助。』多爾袞聽得此言，心中大樂，以爲承疇是矢忠清廷，所以不惜把漢人的血汗金錢，去養活滿人，便道：『洪老先生實是言之有理，咱便下旨纔是！』承疇聽着，心想這條辦法，明是優待滿人，實則是存心使滿人個個變成惰民，到底有亡國的一天，不怕他們不是一網打盡哩！承疇見自己的惡毒大計，多爾袞已是上鉤，心中也很是得意。這時范文程也起立道：『懷柔漢人的政策，和優待滿族的辦法，洪老先生既已說過，老臣也異常佩服；不過老

臣的愚見，以爲洪先生的話，還不很詳盡，老臣也想奏些出來。」多爾袞道：「范老先生乃咱家三代的股肱，定有高見，咱洗耳恭聽的哩！」文程道：「第一，應該確定王公貝勒的階級；第二，應該改設各部衙門和各級官央；第三，應該確定一種政治方針。」多爾袞道：「依老先生的意見，便怎樣呢？」文程道：「第一項在天命初年，近支王公，統名貝勒，後來改定親王，王郡，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爲入八分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爲未入八分王公，臣意這項辦法，已很準確，不過頂戴上再加些區別，便是！第二項官職，可把前明舊制，參酌取用，第三項最難立說，臣意也是把前明的政治，取其善者，去其不善，纔是！這三項愚見，不知殿下以爲如何？」多爾袞道：「范先生之言，正合咱意，便請范先生把這三項辦法，擬着詳細節目奏來！」范文程喏喏連聲的應着，忽的座中又有個大臣發言，要知此人是誰，說的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孫之獬倡議薙髮令

孔文標險遭斷頭災

却說那發言的人，乃是山東淄川縣的進士，供職吏部侍郎的孫之獬；這人原是卑鄙無恥的小人，也曾降過李闖，此番見洪承疇和范文程兩人獻的計劃，很象多爾袞的獎譽，便也眼紅起來，心中躍躍欲試，早已預備着一番言語，恐怕有人爭先說話，忙的道：『殿下興兵入關，戡定大亂，雖是皇上和皇太后的洪福，却也殿下的豐功偉德，纔能有此結果；方纔洪范兩公所奏的話，都是爲萬事鼎新起見，實乃千古不易之論，只是衣冠束髮之制，雖大臣們已經遵了本朝定例，但外省官吏和小百姓們，却依舊保守漢人向來的習慣，現在殿下和衆大臣商議改定制度，都沒曾在這處地方留意，那麼，本朝的得中國，乃滿從漢却不是漢從滿哩！』多爾袞聽了此言，大加歎服道：『倘沒你提醒了咱，咱也見不及此哩！』說着，便下旨：『無論軍民人等，旨到之日，一律薙髮，倘不遵旨，留髮不留頭！』之獬見旨已下，又道：『但恐邊關遠省，沒曾薙過頭髮，不知薙髮的手續，這也是爲難的事。』多爾袞道：『這却不妨，咱可命本京的薙髮匠，分派往各省去哩。』之獬

道：『薙髮匠並沒權勢，未必能強迫人民都來薙髮的；』多爾袞道：『這也不妨，可把這道詔旨，繕寫多份，分派那薙髮匠收執，便命薙髮匠各備一副担子，担子上，着令豎一長竹竿，預備把詔旨掛起，如有違旨的人，可就地正法，把腦袋掛在竹竿上，咱想如此辦理，預計不出半年，可使中原人民，一律薙髮的了。』之獬道：『殿下聖明，決非愚臣所規約的人，便是當年松山被擒的洪承疇，這人很有才幹，所言實有至理的。』皇太后聽着，便想起當時用計說降的情形，不覺粉白的臉上，隱隱的現出紅霞來。



可想得的哩！』當日議畢各散。多爾袞入宮，把所議之事，和皇太后說知；皇太后道：『范文程和孫之獬的意見，都很使得，只是那九條規約，還得仔細商酌哩！』多爾袞道：『那獻議九條

却搭訕的道：『恐怕他生了外心呢！否則那九條規約，簡直是迴護漢人，他也不該說出這般的話哩！』多爾袞道：『這却不必多疑，他獻計的時候，和咱說的很明白，他也直說是籠絡人心的要着，所以咱可代他辯明確無外心的；況且他後來又獻了漢人養活滿人的計劃來，試問他有了外心，還能給咱們滿人想法好處嗎？』皇太后聽着，笑了一笑道：『這却枉屈了他哩！』多爾袞見皇太后對於洪承疇所獻的計劃，已經表示同意，便下旨懸爲典令，永遠遵守。那多爾袞原是一世之雄，皇太后也素稱女中諸葛，此番却上了承疇的大當，反把承疇當作忠臣，真所謂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哩。』隔了數日，范文程已把各項制度的詳細節目擬就，便入宮交於多爾袞閱看；只見上面所訂的制度，無論政治、法律、立法、兵事、財政、民業等項，統都槩括無遺，不禁喜道：『難爲你老先生了！』文程謙着退下。這時忽有陝西河西道孔文諤有急奏到京，多爾袞不知何事，却疑爲緊急軍事，拆開看時，上面寫道：『爲奏請蓄髮事，竊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自奉

薙髮之旨，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詎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急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守之，是以漢賢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二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維聖裁！

多爾袞瞧了一遍，怒道：「這人擅敢違要失民心的，臣意赦之爲妙！」

多爾袞原是很欽佩承疇的，所以言聽計從，現在聽了承疇的話，果然把孔文譟赦了，却頒了一旨下來，要知此旨怎樣的說法，且



旨定不輕貸，到了明天，便趁早朝時候，御武英殿，王公大臣說此事，孫之獬奏道：「違旨不赦，孔文譟真好的胆子，殿下可命就地正法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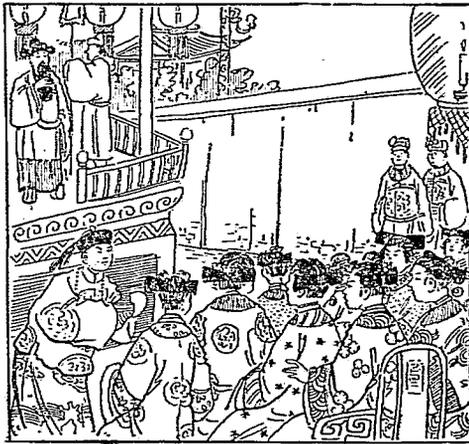
洪承疇忙的阻道：「殺先聖的後裔，是

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工媚術演劇慶生辰 觀嬌姿通姦亂倫紀

却說多爾袞聽了承疇的話，下旨道：『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謬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况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着革職永不叙用！』可憐孔文謬爲了幾根頭髮，却斷送了前程，幸而靠了他祖宗二先生的大牌子，給洪承疇竭力的迴護，纔保全了腦袋，否則少不得要做刀下之鬼哩，表過不提。且說多爾袞這時功高望重，權勢熏天，一般熱心利祿的人，都是爭先獻媚，惟恐或後；那馮銓自從那日給多爾袞箠辱以後，當場雖有些羞赧起來，後來轉念一想，反恐因此失了多爾袞的歡心，所以千方百計，想設個機會，前去獻媚。虧他想出了一計，便召集許多降臣，趁多爾袞的誕辰，給他慶壽；多爾袞得訊，也不謙辭，忙着在邸中挂燈結彩的預備。那多爾袞自從皇太后到京以來，天天和皇太后廝纏，也不曾回過邸中；他自小玉妃死後，却沒曾續絃，邸中雖有

蒙古愛姬厄貞和許多的婢妾，但都已色衰愛弛，不在他的眼裡，此番爲的自己誕辰，少不得回邸安排。到了那天，王公大臣和滿蒙漢三族的文武將吏，統都來邸叩壽，那王公的福晉，和百官的妻室，也是齊來慶賀，邸中頓時熱鬧異常；這時男客都在外院，女客都在內院，內外院各有全班名伶，輪流演戲，賓客們個個瞧的出神。多爾袞原是個色着。忽見內中有個二十來歲端厚凝重的婦人，生得柳眉杏腮，冰肌玉骨，論起姿首來，雖是可人，却不及皇太后的艷而兼媚，不過多爾袞的眼睛，却已看上了他。



鬼，便離了外院，接進內院，在女客隊中廝混；女客們因他是有權有勢的攝政王，都站了起來，和他招呼，多爾袞見着花團錦簇和屏風似的，站在自己面前，心中好生快樂，也一一的周旋

不禁方寸間，有些痒起來，便搭訕着走了出來，向親信的侍衛蘇克薩哈探聽這婦的來歷。蘇克薩哈道：『這乃是肅親王的福晉。』多爾袞聽着道：『不料這孩子，却擁着這樣的美妻哩！』說着，便屏退了蘇克薩哈，自己獨自在內院旁邊，踱來踱去，心中正在打算勾引的方法，事有湊巧，那肅妃却走出院來，後面跟着個老婆子，多爾袞料想必是往廁所去的，心生一計，忙的回進內院，悄悄的和侍姬厄貞說知。厄貞欲待不依，恐怕多爾袞着惱了，不是好玩的，只得出了內院，在廁所旁邊，遠遠地候着，多爾袞却乘機溜進厄貞的房中，躲藏起來。厄貞等了一會，肅妃慢慢的走了出來，厄貞道：『請福晉到吾的房中去息一回罷。』肅妃應着，便和厄貞同行，老婆子也想跟去，厄貞道：『戲唱的正好，你去瞧瞧罷。福晉有吾侍候的，不用你管了。』老婆子謝着自去。兩人來到房中，侍婢們也因都在外邊看戲，却沒一人在內，厄貞假意的怒道：『這般東西，簡直是放肆透啦。福晉請自安坐，待吾去喚他幾個進來。』說着，掩戶而去。裡邊躲藏的多爾袞，聽得厄貞已經

出去，便挨到外房；這時肅妃正向外坐，並沒留意後面有人，多爾袞趁勢的撲了過去，肅妃大驚的嚷了起來。多爾袞忙的道：「別唬！是我！」肅妃掉過頭來，瞧是多爾袞，到放心了一半；

心想他是個攝政王，違拒他的意思，必沒有好處的，不如做了個人情，好在並沒人知道，也不會損失甚麼的，所以也不推阻，竟由多爾袞擺佈。那肅妃姓嘉塔臘氏，來，真是夷狄教化，無所不有哩。須臾事畢，多爾袞踱了出來，依舊到外院應酬賓客，到也人不知，鬼不覺的；肅妃待多爾袞走後，也想走出，恰巧厄貞來了，面上却



是肅親王豪格的福晉，豪格是皇太極的庶子，順治帝的異母長兄，和多爾袞原是叔侄行輩，不料多爾袞見色起意，竟不惜失了體面，趁他上廁所的機會，用計幹出這般沒廉恥的勾當。

有些訕訕的，厄貞假裝不知，和肅妃談論家常，纔把這事岔開。到了晚晌，賓客都散，肅妃也告辭而去。在下做書的，現在把清廷宮闈之事，暫且拋過，另寫段南都滄桑的事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舊臣思主建議立君 由栢逃生冒名監國

却說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殉國的時候，這項消息，傳到江南，那般遺臣，像史可法，張慎言，高宏圖，劉宗周，馬士英，路振飛，姜曰廣，高傑，劉澤清，徐宏基，呂大器等許多人，都是供職在淮泗，寧揚一帶地方，還有一部份的兵力；那明宗室，潞王，常潞和福王，由松，也因藩地已給賊兵攻破，寄居在淮安。史可法便召集百官，在高宏圖的家裡，商議繼統的人。姜曰廣等都主張由松；可法却表示反對，便沒結果而散。這時人心都屬意在常潞；可法也有這樣的心理；只有路振飛却抱定『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的宗旨，因為常潞的系統，較由松為疎，所以竭力主張由松繼位。後來文武大臣又齊集中軍都督魏國公，徐宏基的家裡，推戴繼位的人。

號令討賊，却有鳳陽總督馬士英，因見由松昏庸鄙俗，想借名利用，便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一致推戴由松，自己却又寫信給史可法和呂大器道：「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爲三軍之主，請奉爲帝！」可法瞧着此信，知道他說話裡面，是要逼迫着担負迎立由松的責任，便力持不可，寫了回信，痛斥由松是荒淫無道的人，有七不可立的情形。隔了幾天，可法往浦口督兵去了，姜曰廣、高宏圖、劉孔昭等，便去進見由松。且說那由松本名由栢，是封藩河南福王常洵的次子；那年李自成攻破洛陽，把常洵和他的長子由松，統都殺死，只逃出了由栢和他母親鄒氏、嫂子童氏，各自逃命；由栢因爲自己的面貌，本和由松相像，況且弟兄倆都是久居邸中，也辨不出真假，便冒了由松的名字，嗣爵福王，來到淮安。不料現在馬士英等要擁立自己繼統，不禁狂喜。聽得姜曰廣三人來見，便換了素衣角帶，出來見着，拚出一副急淚，大聲痛哭；三人跪下行禮，由栢却一一用手扶起，待茶款語，極其溫和。三人說明迎立的意思，由栢假意的推辭道：「封疆大

計，惟仗衆先生主持，孤何德何能，當此大位！」三人道：「現在民心，已是屬意殿下，請殿下勿再固却，到了南京，再登大寶！」由栢道：「那麼，孤便先到南京，但繼統的大事，仍得要費衆先生的心，再行商量一下！」三人聽他已有允意，便陪同由栢，從淮安直往南京而來；那南京本是朱太祖的都城，宮殿仍在，由栢到了那裡，從三山門進城，暫住舊拳擦掌的跳了起來，厲聲道：「迎立繼統，惟有福王爲名正，今天倘有異議的人，我便以死殉之！」百官聽着，見他聲色俱厲的模樣，各不出聲，那般主張常滂繼



宮安身。文武百官，又會議繼統的事，有的說是常滂，倫次稍疎，不如由松爲近；有的說是由松平日德行稍欠，不如常滂爲佳。兩派議論，紛紛辯難，彼此攻擊，一時難以解決；却有劉孔昭摩

統的人，也不敢出言反對。獨有呂大器却道：「繼續大事，總應從長計議的爲是，怎可剛愎自用的哩！」劉孔昭本和馬士英打通一氣，時有後援，便面斥大器道：

「不得出言搖惑人心！」

「大器見百官都是袖

手旁觀，也便無語；當日

由松繼續的事，便算議

定。散議以後，呂大器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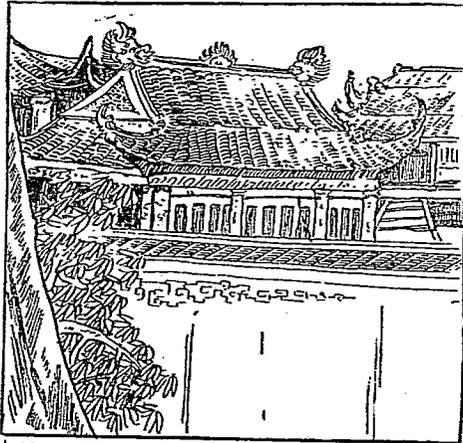
事不妙，寫了書信，派人

到浦口，交給史可法，可

法得訊，立即來到南京，

王的意思，心想都是一家的人，何必自相攻擊，使敵人坐收漁人之利，况且即使

反對，也是孤掌難鳴的，便也不再倡建異論。到了明天，百官又集議正位的事，大



去見由栢。由栢見着了

他，到有些慚愧起來，只

得老着面皮，詢問立國

大計，可法一一的奏明；

等了一會，可法告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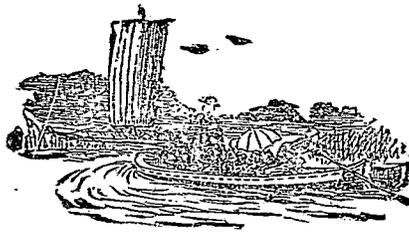
宮，分頭拜訪百官，聽他

們口氣，却已偏在馬士

英的方面，都有迎立福

牛都主張先定監國的名稱，漸正帝位的爲是。張愼言反對道：「現在國虛無人，可請福王卽行正位！」可法聽着，悄聲道：「太子存亡未卜，倘然北邊有遺臣奉了他來，那便怎處？」劉孔昭道：「今天既是推戴得人，誰敢更移，可卽正位的爲是！」可法道：「既是衆意議推福王繼統，便緩幾日正位，也是何妨，何必這樣的着急哩！」於是祁彪佳、呂大器、徐宏基等，都贊成可法的話。孔昭見大局已定，這些枝節小事，也便不再固執，遂議定先用監國名稱。要知朱由栢何日監國，且聽下回分解。

順治演義 卷二 ● 第二十四回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這部書！是古今少有的滑稽奇書

秘本  
滑稽文府大觀

內容

選錄經史子集  
分爲文說二部  
會通中外  
搜集中夏  
字集古今

誠語出於秘笈  
可爲都有該諧  
稱滑稽大笑  
罕觀奇書

●全書分訂六厚冊裝一精製紙匣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函購另加郵力一角三分

57.48  
90  
:1(2)

分銷處：● 沙長 ● 西江 ● 口漢 ● 東廣 ● 京北 ● 址地屬分

說小史歷  
義演治順  
一之帝十代清



行發局書益廣海上



3 0528 0177 0

清代十帝 順治演義 卷三

第二十五回 鷄鳴山建立旌忠祠 武英殿恭行正位禮

却說當日百官議定福王繼統，先用監國名稱，便於五月朔日，由栢乘馬，出了三山門，至太祖的陵上叩祭，百官請由栢從東門御路進去，由栢假意的謙遜，從西門而入，至饗殿行過了禮，又去拜謁懿文太子的陵，纔從朝陽門進城，到了東華門，便步行回宮。百官恭請就位，由栢又假意的辭讓了一番，纔行過了告天大禮，便升坐仁和殿，百官統都朝見，魏國公徐宏基跪進監國的印綬，由栢受訖，宏基拜過退下。便下詔大赦天下，分派百官任事；又下旨北京死節諸臣范景文等一十二人，賜諡祭葬，建祠鷄鳴山，賜額旌忠祠；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也賜諡祭葬；所有降賊諸臣，都擬定罪名，待天下平定，再行正法；並下旨釋放高牆罪宗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又把潞王常潯送至杭州居住。各事安排妥當，便定期御祭。

先帝，恭上崇禎帝諡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周皇后諡為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這種諡號，都是高宏圖擬的。這時南都的朝政，已是佈置得大致就緒，只有軍事却沒會統一；史可法恐怕萬一有失，便上疏把江北的要塞地方，分設四鎮重兵。由栢便命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人，各統一轄滁和十二州縣，經理各路援剿事宜；凡屬各鎮轄地內的一切軍民，統聽管理。州縣有司，都聽節制，所有軍馬餉糈，各許在境內招商收稅；四鎮領命而去。忽的



鎮澤清駐淮安，轄淮海

十一州縣，經略山東各

路，招討事宜；高傑駐徐

州，轄徐泗十四州縣，經

略河南一帶，招討事宜；

良佐駐壽州，轄鳳壽九

個州縣，經略安徽一帶，

招討事宜；得功駐廬州，

857.48  
290  
:(3)

哨馬飛報，說是薊遼總兵吳三桂借了清兵入關，把逆闖驅出京城，清兵却已鵠巢鳩占起來；由栢得報，忙的升朝，百官齊集，路振飛奏道：「現在清兵入關，雖把逆闖驅掉，却是謀着私利，並非急公好義，代本朝復仇；因此南都人心惶惶，恐有他虞，臣思監國名稱不崇，無以服人，臣等也恐難以統馭，爲今之計，惟有懇請陛下，速正大位！」振飛此言纔畢，班內百官附和之聲四起；由栢道：「孤薄德鮮能，何敢踐此大位！」班內百官聽着，異口同聲道：「陛下爲先帝復仇，中興邦家，爲重，叩勿過謙！」由栢見百官誠意勸進，便不推辭，擇定黃道吉日，告天卽位。劉孔昭心想卽位大事，須得現些祥瑞，纔能符合天命，人運，然後新帝根基可定，卽使太子到此，也不怕史可法等設計廢立的哩；主意打定，便想起舊宮內存有洪武時，太祖用剩的建築材料，便暗中賄人運出，拋在長江之中，假裝不知。直到吉期的那天，由栢御武英殿，行了卽位的大禮，纔要下旨，劉孔昭却忙的站出奏道：「陛下正位南都，萬目共瞻，臣聞得大江中湧出楠梓數千章，實是天賜下來，助修

A212795



宮殿的，從此南都永固，幸還舊觀，真乃欣傳盛事，中興的朕兆哩！由栢聽着大喜，便傳旨撈起，大修舊宮。須臾，又傳下旨來：自明年起改元宏光，進史可法為首相，其餘一般的遺臣，也

都進職；可法等謝恩而

退。呂大器奏道：『現在

京外正在多事之秋，陛

下須從這處留意，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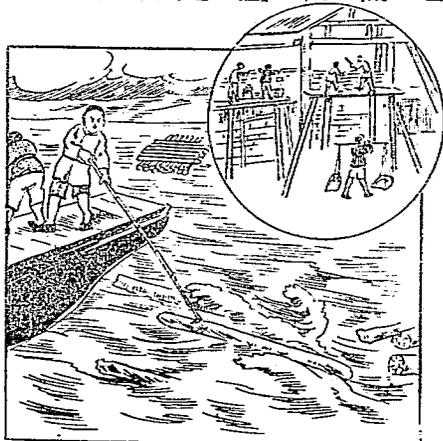
臣意須多設重臣鎮守，

方保無虞！』由栢聽言，

便下旨，把該處原有大

經理浙江軍務，許定國為鎮北將軍，鎮守開封，鄭鴻逵為鎮海將軍，輔同南安伯

經理福建軍務，楊文聰為漕河總督，鎮守江北，瞿式耜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吏，重加任命，各進一級；

又把福建總督鄭芝龍

封為南安伯，左良玉為

甯南侯，鎮守湖廣，丁魁

楚總督兩廣軍務，何騰

蛟總督四川湖廣軍務，

萬元吉、李永茂經理江

西軍務，熊汝霖、張國維

撫廣西，李成棟爲鎮，徐將軍鎮守徐州，黃得功爲靖南侯，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這道諭旨下後，便派人頒行各省，到也聲勢浩大；怎奈根基初定，却又宵小倖進，南都氣運，已是懸絲的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史可法暗結宵小仇 馬士英引進逆閹黨

却說由栢建立南都，設官分職，到也佈置的井井有條，朝內大臣，也是各安其職；却有奸黨劉孔昭，也想加進內閣，參與政權，有一天，史可法正在和各大臣商議大事，孔昭闖了進來，老着面皮，說明自己想加入內閣之意；可法答道：「像你老先生的資格和勳望，確可入閣的了，只是本朝從沒有勳臣入閣的前例，所以有屈你老先生哩！」孔昭聽着，心想可法到着實的鐵面無私，但自己黨內偷沒人入閣，勢必大權在他人手內，因此心生了一計道：「便算我不是鼎甲出身，不能入閣，那麼，馬士英有何不可呢？」可法聽他說話，別有用意，便道：「鳳陽地方，防

守很是重要，雖有四鎮駐守，總得要有大臣督率的，所以馬總督仍是防守在外的爲妙，何必召他回來哩！孔昭見此計又不能成，乃道：『前光祿寺卿阮大

才大心細，堪任樞貳，』

可法聽他要引荐阮大

誠，便笑道：『阮鬚子乃

逆閹魏忠賢的乾兒子，

本朝鬧到如此地步，都

是這般奸賊之故；况且

閹黨餘孽，先帝已經欽

定過逆案的，現在怎可

高傑，擁兵江上，想把威勢來唬人。朝中自有探子報來消息，百官也明知這是士

英使的鬼計，便和可法說明；可法道：『馬士英這下太不對了！我並非爲把持朝



再把他起用呢！孔昭

聽得自己的話，又給可

法難倒，便無語而退；心

中却因所謀不遂，把史

可法恨成切齒，遂把這

事的詳情，悄悄的通知

馬士英。士英得訊，也和

可法結成暗仇，便慫恿

政，不許他內用，只因外邊也很重要，所以想教他獨攬一面的，現在既是他要回京，我也很贊成的。『百官聽着，便共推史可法馬士英高宏圖三人，並爲東閣大學士，入宮奏知由栢；由栢原是昏庸的人，對於朝政，本不注重，次日上朝，果然違了百官的話，頒下旨來。馬士英接旨，便老實不客氣，大模大樣的到南京來。那馬士英表字瑤草，原是廣西梧州府藤縣人氏，和袁崇煥是同鄉，住在北門街，本姓李，出身很是窮苦，因爲五歲時候，給姓馬的販檳榔客人領了去，作爲螟蛉兒子，遂改姓了馬，冒籍貴州貴陽縣；崇禎四年辛未，中了進士，巡撫宣大，後來犯了贓罪，革去官職，直到十五年壬午，阮大鍼因爲鬧黨的關係，早已革職，這時想化了萬金，求復原官，不能達到目的，便代士英設法起用，所以士英又任職鳳陽總督。現在機緣巧合，時勢造成英雄，迎立了由栢，自以爲功高望重，便想大權獨攬；因爲史可法處處和自己反對，心中安排一計，到了南京，便去見可法，却故意做出很誠摯的態度道：『今上卽位，先生却表示反對，曾有七不可立的意見，但是

這種狂悖的言論，幸而落在我的手中，否則你老先生的性命，却有些不保的了！  
『可法聽着，心中不覺楞了一楞，也明知士英是借此要挾，想鉗制人口的一種毒計；却因自己不該把憑證落在他手內，到悔恨自己當初說話太鹵莽了；只得婉言道：「那時我憑了一片忠誠，主張迎立潞王，乃是爲的國家大計，並非和今上有過不去的地方，至於思，以後正可挾制他了，便起身告辭。到了明天，士英上過早朝，進內閣議事，可法等也都到齊，士英道：「現在天下紛亂，新君初立，端宜引進賢才，正不必拘迂，即



七不可立的話，也許我所說今上失德之處，都是傳聞之誤，不過爲臣的，知了君上的過處，總得進諫的，怎可畏首畏尾，逢君之惡哩！」士英聽着，料想可法是個伶俐的人，當已明白了意

使偶有違背前案的地方，也不妨變通辦理；『可法聽了此言，明知乃是爲阮大，大說的，却因給他挾制着，只得裝作痴聾。果然士英又道：『阮大才堪大用，應該起用，纔是。』可法等聽着，心中雖不謂然，口內却不作聲；士英見計已成，便於上朝時候，向由栢奏知，由栢也不詳查，下旨把阮大爲兵部左侍郎。那馬士英的竭力引荐阮大，一則爲的報答當年設法起用的恩德，二則想引荐了他，彼此狼狽爲奸的，所以阮大復職以後，那般魏闖的餘孽，也都紛紛的起用，從此朝事日非，不知收拾的了。要知南都怎樣情形，下同自有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叙舊事師式左光斗 編新文譏嘲馬家口

却說那史可法，表字道鄰，乃大興縣人氏，生得短小身材，精悍異常，英氣奕奕，令人望而生畏。幼年家世，很是寒儉，在一所荒涼的破廟裡讀書，有一天，正在作文，剛起着草稿，只因時在冬令，天氣很冷，外邊風雪又大，絮袍單薄，禁不住冷，便伏在桌上睡着了；這時桐城左光斗視學京畿，這天正從郊外步行返城，路經破廟，

進內息步，見着個書生酣睡，並不驚動，只把他所作的文稿，取來讀過，很是贊美，因他冷得可憐，便把自己所穿的貂皮外袍，悄悄的解下來，蓋在可法身上，飄然自去；可法一覺醒來，到有些奇怪起來，只是摸不着頭腦，便把貂袍收着。到了試期，可法按例進場，光斗點名點到了他，很是注意；等到房官呈進卷子，便把他面署第一，並召入內宅，使拜夫人道：「吾許多兒子，都是碌碌無能的人，將來能夠繼續我志的，惟有他了！」左夫人聽了，也異常款待；從此可法便時在光斗家中走動。後來光斗被魏忠賢誣陷下獄，防伺的很嚴，連家僕都不許進去探望，可法天天在獄門口探聽消息，終沒下落；隔了多時，聽得光斗受了炮烙的慘刑，死在眼前了，急得無奈，便化了五十兩銀子，賄通獄卒，換了破衣，着了草鞋，背了筐子，拿着長鏡，扮作出糞的人，進了獄門，獄卒指點給他，過去一瞧，只見光斗倚牆坐在地下，臉額焦爛的不可辨識，左股以下，筋骨都已脫掉，可法見此慘無人道的情形，一陣傷心，便抱住光斗的膝骨，嗚咽的哭起來。光斗耳邊聽得有人哭着，彷彿

佛像可法的聲音，因為眼睛已不能張開，用手指把眼皮一撥，纔露出一副很威嚴的光線來，却叱道：『馱子！這是甚麼所在，你竟到來！國家大事，鬧到這般地步，你可要明白了原因纔是！老朽一身，已無足惜，你却是在前程遠大，正可為國柱石哩，怎的輕視了自己身體，昧掉大義，只顧私情，貿然的來到這裡，乃是違背我的大志，我却枉費了一番苦任安廬道，勒政愛民，貪吏望風解綬，這時左光斗已死去多年，正是流賊猖獗的時候，警報迭傳，便苦心孤詣的保守城池，往往在冬夜起立，振抖衣服，冰霜迸落，



心，把你提拔的了我的後事，不勞你管，你只要能夠為國宣力，做一番大事業，那纔不愧為我的門徒哩！』可法聽着，只得退了出來；從此便把此事記在心上。到崇禎元年，得中了進士，出

鏗然有聲，總是勞怨不辭；部下的人，偶或勸他稍休，他却答道：「我一恐負朝廷，二恐負百姓，三恐愧對我師左先生！」後來官職漸升，做到右僉都御史，巡撫安

廬池，太等處軍務，恰值

南都建立，由栢卽位，便

內調入京，官拜首相。不

料馬士英、狼子野心，把

可法毀詆，由栢的書信，

作爲挾制的利器，可法

無可如何，只得處處退

讓，現在眼見阮大鍼等

得訊，狠是驚惶，史可法趁這機會，便上疏自請督師江北，鎮守揚州。馬士英等聽

着大喜，以爲眼中釘可以拔去，竭力慫恿由栢下旨；由栢原是箇沒腦子的糊塗



一般逆閹餘孽，紛紛起用，不禁浩嘆起來。這時恰巧黃得功等四鎮重臣，因爲揚州是富庶之區，都是爭欲駐紮，高傑又用兵圍了揚州城，大掠了一番，並且有渡江南的計劃，南都朝中

蟲果然下了一旨。士英又想假示懇勸，便上疏請由栢郊餞可法起程；由栢得疏，便率領文武將吏到郊外餞行，可法謝過皇恩，渡江往揚州而去。從此馬士英等便肆無忌憚，漸漸的作起威福來；他因爲庫中帑銀短絀，便上疏免除士子應試，凡有熱心功名利祿的人，只要捐出銀子，便可給他官職，由栢見此計甚佳，下旨照辦。便有南京城內叫賣蔬菜的張老老，也化了歷年辛苦得來的銀子，捐着個游擊官職，居然以朝廷命官自居，把來誇耀鄉里；士英見賣官的生涯，很不落寞，便上下其手，着實發了一注大財。因此民間編了歌謠，傳佈出去，那謠道：『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磨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士英見着，也不理會，真可算得面皮厚如鐵的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迎太后朱由栢着急 使清廷吳三桂加封

却說馬士英賣官鬻爵，着實發了一注大財，也不管人家笑罵，却是洋洋得意。這

時鎮守淮安的劉澤清，派着兩名偏將，護送皇太后鄒氏到南京。那鄒氏便是老福王常洵的正妃，自從當年洛陽失守，匆忙的逃了出來，也不知行了多少路程，一路餐風宿霜，直到淮安，纔知自己的兒子由松，已是正位南都，却不知乃由栢的冒名。原來當初李自成殺死他們一家的時候，各自逃命，彼此沒知下落，所以現在聽得由松的消息，心念一想，親生骨肉，諒也不致發生亂子，便吩咐內侍，到江邊迎接入城。鄒太后到了宮中，由栢屏退從人，悄悄的前去和太后相見，鄒太后見他不是由松，奇道：



中大喜，忙的來到澤清的署中。澤清得訊，因為他現在已是皇太后的身份，便派人護送渡江。早有哨探報知朝中，栢知道生母到來，恐怕揭穿冒名的事情，心中不免猛喫一驚，却又轉

我在淮安，聽得是你的哥哥正了大位，却不知是你哩！那麼，你哥哥往那裡去了？

『由栢聽着，忙的跪倒塵埃道：』母后在上，恕孩兒萬死之罪！只因當年洛陽被破，闔家遇難，哥哥不幸傷命，孩子目見此事，逃到淮安，便乘機冒了哥哥的名義，襲爵福王，却不料馬士英等，力主孩兒進了南京，正此大位，伏叩母后顧念舐犢之情，代守秘密，不勝感切！』鄒太后聽得由松已死，想起那人家破人亡的情景，不禁淌下淚來，却道：『現今木已成舟，只望我兒毋負列祖列宗，好好的整理國事罷！』由栢聽着，便把心放下。明日上朝，百官知道太后回宮，齊都叩賀，班內站出姜曰廣奏道：『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曾奉先帝嚴旨，斥革待罪，現在革職家居，已歷十有餘年，本年春間，先帝念他才華素富，前此獲罪，實係奸人中傷，故下特旨召起，只因詔書阻絕，未曾達到，現在新基初定，最宜引用先朝舊臣，謹叩陛下擢用，庶可安社稷而慰蒼生！』由栢得奏，便下旨道：『錢謙益着以原官起用！』這道諭旨，自有驛差，遞往常熟而去。且說那錢謙益表字牧齋，乃江南常熟縣

人氏，生於萬曆十年，於三十八年舉進士，廷試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崇禎元年，官至禮部右侍郎，因案革職，到現在已是六十三歲，此番接得起用的諭旨，便立即來到南京，到早朝時候，挨進班內，謝過皇恩，却有馬士英站出，奏道：『現在滿洲人得了北京，已有安居之意，臣意可遣一大臣前去，和他們商訂議和條件，教他們退往關外，並可逆闖破城，老母殉節，骸骨未歸，臣願奉旨北使，上報國家，下全私情。』百官聽着，都是仔細一認，原來那人姓左名懋第，表示仲及，別號蘿石，乃山東萊陽人氏，進



探訪先帝梓宮下落，伏維聖裁！由栢道：『馬卿之言甚是！只不知派誰去纔合宜呢？』百官聽着，都不敢前去，默不作聲。只見班內站出個大臣，奏道：『臣前年備職京曹，家室均在北都，

士出身，歷官御史，南都建立，進職右僉都御史。由栢見了，便道：「左卿願往，朕實嘉慰，只是事關重大，須得設一副使，纔可從容應付。」呂大器奏道：「東平伯曾保左都督陳洪範才可大用，臣意派他隨行便是。」高宏圖道：「正副使雖已欽定，但須得一參謀同行，今有吏科右給事中陳用極，表字明仲，乃崑山人氏，素明邊事，可以擢用。」由栢聽言，便下旨：「左懋第爲北使大臣，陳洪範爲北使副大臣，陳用極爲北使總參謀，定期起程北行。」呂大器又奏道：「吳三桂借清兵進關，雖是引狼入室，但他爲先帝復仇，用意尙無不是，現在爲懷柔起見，請陛下加恩賞加官職，免他包藏禍心。」由栢道：「吳三桂加恩賞加官職，着馬士革議來。」左懋第等北使議和事宜，着高宏圖會同各大臣仔細奏來。一日朝退，各散。馬士革便回至內閣，把三桂加職之事議定，入宮報知由栢。由栢便下一旨：「吳三桂着封爲薊國公，世襲發銀五萬銀，漕米十萬石，交左懋第帶去。」這時高宏圖也已把議和的節目擬就，開具奏摺，入宮交於由栢。要知高宏圖議些甚麼，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望西山遙祭先帝靈 進北京受盡降臣氣

却說由栢接着高宏圖的奏摺，只見上面寫道：「（一）天壽山爲先帝建園陵；（二）割山海關以外之地於清廷；（三）歲償銀十萬兩，以三年爲率，如三年內清廷不來攻侵，則歲銀可加償三年，此三年並可每年加銀五萬兩。」由栢瞧了一遍，喜道：「正合朕意！」便寫就國書，傳旨命左懋第等卽日起程，除賞給吳三桂的銀米以外，另附帶銀十萬兩，金一萬兩，蟒緞二千六百疋交給清廷，左懋第等領旨而去。一路行來，直到德州地界，這時正是順治元年九月，忽有清廷派來戈什哈，傳下攝政王諭旨道：「陳洪範不必敬他，着左懋第入京議事，只許隨帶百人！」懋第等得訊，私下開着會議，懋第道：「滿人這般無禮，入京却要仔細爲是！」洪範道：「入京以後，見着清主勢非屈膝不可的了；」陳用極聽着，冷笑道：「你說見了清主，勢必要屈膝的，這種見解，真是巾幗婦人了！」懋第道：「陳參謀

的話極是，我們奉旨北使，本是抱定不屈節爲不辱君命的哩！洪範聽了，便默然無語。懋第見這情形，知道入北都已是凶多吉少，便寫了一道奏疏，派人送往南都，那奏疏道：『臣此行生死未卜，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懋第把奏疏打發送去，又行了月餘光景，纔



範用極商議道：『我們北使，理應先謁陵，後通好，纔是正當辦法；現在清廷不由分說，貿然的迎進城去，這便怎處？』用極道：『瞧現在情景，先謁陵恐已做不到

到京南張家灣地方；這裡離北京已不遠了，便有清廷派來的戈什哈道：『請左懋第淮城，餘人各聽自由，願進城的，一同進去，不願進去的，便留在這裡等候！』懋第見事不佳，便又和洪

的了，據我意見，不如遙祭先帝，然後入城。」懋第聽着有理，便預備了香燭楮帛，遙望西山，叩頭成禮。禮畢，懋第等穿了孝服，進了北京城，清廷便打發在四夷館居住。懋第道：「把我們安置在四夷館，簡直把我們當作屬國看待了，我們甯死不願進去的！」自有戈什哈報知多爾袞，多爾袞便下諭着在鴻臚寺居住。懋第等纔入內安息。當日三人



三桂的府中，献上薊國公的印信和米銀各項，說明由栢的意思。三桂却不收受，謝道：「時勢到了這般地步，我何敢受！爲我謝福王，我吳三桂惟有閉門束甲，以

又開了個會議，懋第道：「我們奉旨北使，理應先見前朝舊臣，然後再和清廷通好。」兩人都點頭稱是，便由左懋第去見吳三桂，陳洪範去見馮銓，陳用極暫留寓中看守文書。懋第到了

俟後命的哩！」懋第見他已混天良，只得浩嘆而回。那陳洪範到了馮銓的府中，命隨身侍役，投了帖子進去；裡面馮銓見着，只見上寫道：「侍生陳洪範拜。」便大怒道：「入國問俗，入境問禁，怎的不先去拜見了攝政王，却敢先來見我嗎？」說着，吩咐家丁道：「出去和陳洪範說知，教他不必來見我，去見攝政王罷。」家丁領命，大模大樣的攔住了大門，高聲說了一遍；洪範惹着這場沒趣，只得忍氣吞聲，回到寓中。却見懋第已早回寓，兩人各把所遇情形，說了出來，連陳用極也異常忿恨，便道：「賊奴既如此無禮，那滿賊勢必益發的肆無忌憚，我輩大明臣子，可拚一死，偷滿賊不用龍亭來接，我們甯可不把國書獻上的。」懋第道：「此計甚佳！」正說着，外面報道左老爺的介弟來見。懋第聽得有自己的兄弟到來，明知是懋泰來了，便叱道：「他先降了闖賊，現又降了滿賊，這種辱沒祖宗的人，不是我的阿弟；左右，你們可給我攆了出去，教他至死不必和我相見！」從人聽了，出和懋泰說知，懋泰覺得羞不可仰，便抱頭鼠竄而去。這時馮銓聽得南都有

使臣到來，心想這是自己獻媚清廷的機會到了，便在早朝時候，把自己不見陳洪範的事情，說了一遍。多爾袞道：「那麼，南來的使臣，究竟怎樣的處他？」馮銓忙道：「剃了他頭髮再說！」多爾袞道：「此法很是，便這麼辦罷！」洪承疇却阻止道：「此法萬不可行！彼以禮來，我當以禮往，不可冒失！」多爾袞聽了道：「既這樣說，別剃他們頭髮哩！」要知左懋第等怎樣的去見多爾袞，留待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穿孝服直入文華殿 逞辯才駁倒多爾袞

却說多爾袞當日下朝，入宮奏知皇太后，皇太后笑道：「南蠻子立了小朝廷，也不量量自己的身份，却來和咱們議和，真是太不明時勢的哩！咱們蹣跚起滿洲，入主中原，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豈肯把關內之地，得而復失的嗎？」多爾袞道：「咱也這般說的！只看馮銓那般東西，很忠誠的當咱們的奴隸，不惜害死他們自己人，足見南蠻子的心都死了，諒他們也做不成甚麼事的！咱想今天便把南來的使臣打發了哩！」皇太后道：「一切交給你辦罷！」多爾袞聽着，便御了文華殿。

召集文武將吏，纔傳旨召見南來使臣。左懋第得訊，便同陳洪範陳用極，依舊穿了孝服，押着許多金銀緞疋，來到午門，早有內官在此候着。左懋第道：「銀十萬兩，金一萬兩，蟒緞二千六百疋，是我們皇上送給你們國王的禮物；另有紋銀千兩，是送給你們的，正該收去！」內官聽着，統都收下，只見尚有許多銀米，便都伸手攘奪。懋第道：「這銀米傳出旨來，左懋第等大踏步闖了進去，見着故宮已給異族佔領，心中又氣又忿；須臾，來到殿陛，內官喝着跪倒，二人置之不理。多爾袞道：『你們三人，從南省到



是我們新皇帝賞給吳三桂的，因為三桂不敢接受，我們想既到此地，也萬無帶回之理，所以也送給你們罷！」內官聽了大喜，便鼓掌踴躍的道：「南蠻子真是慷慨的哩！」這時裡面又

此，見了本王，爲何不跪？却穿了凶服到來，是何用意？」三人同道：「我等乃遠來使臣，貴國理應用賓主之禮相見，豈可岸然自尊！至於我等穿的凶服，乃是先帝蒙難，國喪未除，貴國也豈能干預！」多爾袞聽着，本有些着惱，只因記着洪承疇所說的「彼以禮來，我以禮往」的話，姑且按住忿火，答道：「這些小事，咱也不再苛求，咱只問你們，本朝發兵，爲你們破賊報仇。江南並沒會發過一兵，助過一矢，現在突然立了皇帝，却是爲的甚麼？」懋第道：「今上乃萬歷皇帝的嫡孫，聖德素著，先帝既崩，倫序上應該繼續的，現在正了大位，名正言順，誰曰不宜！」多爾袞道：「那麼，崇禎帝有遺詔嗎？」懋第道：「先帝變出不測，怎的還有遺詔？不過南都接到先帝殉國的噩耗，恰巧今上避難淮安，天與人歸，臣民擁戴，告立位於高皇帝的陵廟，還要甚麼遺詔呢？」多爾袞道：「崇禎帝死的時候，你們一般在江南供職的臣子，怎的不來援救，直到現在，纔立新皇帝呢？」懋第道：「北京失守，事出意外，南北隔絕，諸臣聞得消息，立即勤練兵馬，正想北來，却已聽得貴

國已經發兵逐賊，所以未便前進，否則恐開罪貴國，反爲不妙，因此今上特遣我等來謝，並相約共同出兵，合力殺賊，事平之後，自當重謝！

多爾袞聽他口風很緊，到有些說他不過，便道：「現在你也不必多言，咱們快要點齊大兵，直下江南了！」

懋第聽他已經點破題目，便也直說道：「江南地方，却還不小，兵力也很不少，貴國也未便小覷！」

陳兵勢來威唬我們呢？况且用兵也萬無必勝的哩！現在我們是以禮而來，貴國却想以兵而往，這種情形，似乎也不是你攝政王當初發兵破賊的宗旨了！

倫然貴



用極聽兩下已動口舌，便插言道：「我等本很感激你攝政王發兵破賊，和爲先帝發喪的恩德，所以我們新皇帝特命我等捧上御書銀幣，不遠千里而來，本想通好致謝，貴國又何必把

國決定要向我們用兵，那麼，我們南都諸臣，却很願意枕戈待命的哩！至於論到地理方面，江南乃是水鄉，貴國的騎兵，能担保必勝的嗎？」多爾袞聽他們說話，軟中帶硬，一時回答不來，便道：「既來議和，那麼，國書呢？」懋第道：「兩國乃是賓主敵體的，國書怎可隨便交換，貴國如須我們的國書，理應用龍亭迎接！」多爾袞道：「你們姑先退出，隔日再說罷！」懋第等便出宮回寓。多爾袞却向滿漢大臣商議道：「南來使臣，不料如此強項，衆卿有何意見？」馮銓又站出來道：「殿下不如把他們砍了腦袋，到也爽快快快的！」洪承疇聽他又出了惡計，忙的又發言阻止。要知洪承疇說甚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信讒言追回南朝臣 接家眷激怒洪氏母

却說馮銓的奴隸性，已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所以說出話來，荒謬絕倫。洪承疇雖也是個降臣，到還有憐惜同族之意，所以聽得馮銓獻計殺使臣，便阻止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禮也！若把他們虐待，那麼，後來便沒有使臣來了！」多爾袞

聽着有理，便道：『老洪的話，很有至理，纔可算是人嘴吧裡說出來的；咱把他們放回江南便是！』原來多爾袞的心理，洪承疇因是皇太極設計招降的人，又見他確有才幹，所說的話，也確不是專工獻媚，却有至理的；並因皇太后和他有過愛昧關係，也時常在多爾袞的耳邊，說着許多好話，所以多爾袞把承疇另眼相看，只要承疇發出話來，無看得起他。此番多爾袞故意道是承疇的話是人嘴吧裡說的，言外之意，却是馮銓的話是狗屁股裡放的；可笑馮老頭兒馬屁股總是拍在馬腳上，真也太不



不聽從的。至於馮銓，雖是千方百計，脅肩諂笑，無所不用其極，多爾袞因他早年曾諂附過逆關魏忠賢，後又投降了李自成，現在又歸降了自己，見他一再失節，人格已是喪盡，所以不很

值得哩。閒話剪斷，且說左懋第等，得了放歸江南之訊，便不稽留，出了北京，往南行來，走了數天，將到滄州，忽有北京派來的戈什哈，傳下攝政王的諭旨，命南來使臣，重入北京，有話面商。懋第和用極原是坦白無私的真直君子，得訊便允北上，却有陳洪範知道多爾袞忽然追回北京，其中必有蹊蹺，便化了銀子，賄通戈什哈，教他入京後設法，戈什哈看在銀子分上，欣然允諾。三人回到北京，纔知多爾袞此番因爲洪承疇正有家事，沒曾參與朝政，却聽了馮銓放虎歸山捉虎難的話，便下旨追回他們的，洪範聽得馮銓使的鬼計，心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悄悄的命那戈什哈前去向馮銓說情，教他保奏一下，單獨放他回去，并附送了一份厚禮。馮銓原是嗅着滿洲人洩下氣都香的，又得了賄賂，便於上朝時候，奏道：「南來使臣，重在左懋第一人，只要把他留下，餘人可放回江南，教他們知道本朝的威勢哩！」多爾袞聽着，沉吟了一會，說道：「這也可以的！」便傳旨把左懋第留住，餘都放回江南。這旨下後，洪範見計已行，好生歡喜，便道：「既是這樣，請

仲及暫時留在北都，我們可即回南，給仲及設法罷！』用極聽了，明知他爲的是私利，却道：『見危避難，豈足稱大丈夫，你要回南，你便去罷；我却和左公誓同生死！』洪範見他不願離去虎口，暗中着實笑他是書獃子脾氣，他自己便不客氣，即日出了北都，往江南而去；那左懋第和陳用極兩人，給多爾袞命人把他們移往太醫院居住，却不比從十餘歲的寡嫂，當年承疇被命薊遼經略使的時候，他們本是寄寓在北京的，後來承疇降清，朝中誤傳消息，崇禎帝以爲必已殉難，親自致祭，並建了專祠，他老



同於拘囚了，暫再按下。再說洪承疇這時爲的家事，多日沒會上朝，參與政事，原來洪承疇表字亨九，乃福建莆田人氏，妻室早故，家中還有九十餘歲的老母和七

母寡嫂也信以爲真，便遍發哀訃，把承疇平日所穿的衣服，招魂入殮，回到菴田原籍安葬已畢，便在原籍安居；那承疇自隨多爾袞入關以後，中原人士，纔知他並沒曾死，這時他已在關外續過了絃，多爾袞爲籠絡他心，特在地安門外南鑼鼓巷，建了一所大宅，賞他居住，他便想起老母寡嫂來，心中異常牽挂，特命人往福建迎接他們入京，直到此時，纔到北京。承疇很快樂的迎入府中，不料老夫人跨入門來，不由分說，撐起拐杖，指了承疇大罵道：『松山失守，你不死！先帝殉國，你又不死！現在你迎了我來，是要把我當作旗下老婢嗎？』說着，把拐杖狠命的亂打，承疇本來是很孝他母親的，所以並不躲避；老夫人又道：『我今天把你打死，是做些榜樣給那般不忠不孝的人瞧哩！』要知洪承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回原籍母子脫關係 沿明制滿清始開科

却說洪承疇給他母親狠命的亂打，他旁邊站的寡嫂，竭力勸阻；老夫人究因年

老力乏，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喘個不住，便有侍婢們，扶往內室而去。承疇也是六十來歲的人，經不起那場痛打，實已筋骨疼痛，見他母親已去，便悄悄的站了起來；只聽他寡嫂也叱道：

「這本是你的不是！想你乃大明臣子，官至經略，也可謂享盡人間的富貴了，不料你忘君賣國，做了滿人的奴隸，却又不知羞恥，把我們迎入京來，我們在原籍，原子吩咐，我無不遵命！」他寡嫂聽着，却大哭道：「事到如今，我還有甚麼話呢？現在請嫂在你的新朝皇帝，已經改了正朔，換了服制，連我們一般老婦人的衣冠，也變掉



了舊樣，教我死後，把甚麼面目，去見先人呢？」承疇道：「我自悔不該當年降了滿清，此時也很有說不出的苦處哩！只是服制一項，我已竭力和清主說過，訂定九條規約；我洪承疇雖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我以後不給清主設計便罷，如有可以設計之處，總當偏護漢人，決不殘害同胞，去獻媚的。嫂子務請放心！」他寡嫂聽了，纔止住了眼淚，同承疇進了內室，去見老夫人。這時承疇的妻室，已躩了出來，跪在地上道：「姑大人在上，媳婦叩頭！」老夫人奇道：「這是何人？」承疇道：「這是孩兒在關外娶的繼妻！」老夫人道：「臭騷婦！我不認識你！我家豈有你這等的東西！」說着，又向承疇道：「人各有志，莫來污我！從此以後，你去做你滿人的奴隸，我却回去做我大明的遺民；我便把你作爲當年松山殉難的死鬼，你也不必再把我當作老母看待；你雖是富貴已至極點，我却誓不受你一絲一粟的！」承疇聽着，不覺傷心起來，却又悔已無及，便道：「母親暫息雷霆之怒，孩兒的心事，已和嫂子說過的了！」老夫人聽了，却不理會，但道：「這裡已是禽獸

所居，怎可污了我們！』說着，竟同了承疇的寡嫂，頭都不回，出了北京，依舊回到原籍。承疇受了這場悶氣，足足病了月餘，所以多爾袞追回左懋第的事情，他也無心理會，却樂了馮銓。此番却見多爾袞聽了他話，心中非常得意，從此上朝時候，時常嘖哩咕嚕，爭着說話，他的意思，無非爲的獻媚起見。多爾袞有時也聽他一二句話，有時竟當面呵斥，好在他面皮很老，並不在意。范文程見這情形，也覺得羞與爲伍，便借了他事，自請罷休。多爾袞竭力慰留，文程道：『臣因年老智昏，現在開國時候，不敢貽誤天朝，但臣休職家居，仍當留在京城，以後如有可効犬馬之處，敢不襄贊一切！』多爾袞見他辭意甚堅，只得允承。這時洪承疇正在臥病，漢大臣雖有幾人，却是資望很淺，馮銓得了這個機會，那肯放過，便在各王公前，卑鄙的打着秋風，那般滿洲人，本是見錢眼開，便在多爾袞前竭力保舉。多爾袞也因這人雖是個壞蛋，却見他搖尾乞憐，毫無羞恥之心，到也可以隨便使喚，便把他代了范文程的職位。馮銓老狗交運，真如喜得嘴都合不攏來，忙的多

爾哀前，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響頭，謝過皇恩，却又進言道：『本朝初定中原，大政都宜施行，臣意開科取士，也是當務之急，叩求殿下欽定主考，辦理此事，纔是！』

多爾袞聽了，便道：『你去辦罷！辦就後奏來！』

馮銓領旨，出宮後，便命人把前明舊存試場，修理一新，定期舉試。那般前明士子，自從滿人入關，以爲滿洲是輕文尙武的，恐怕出來應試，中體來試，毋負朝廷至意，而誤各人前程！此示出後，一般遺士，纔紛紛出來應試；這時有人做了一首律詩，嘲笑他們。要知這詩說的甚麼，下回再行交代。



了圈套，有些不便，所以統却消聲匿迹；馮銓見數日來並無一人報名，不免起了疑心，他也想到他們不來的緣故，便出了一道告示，說是：『本朝科試，仍沿前明舊例，不論前明生童，着一

第三十三回 中狀元傅以漸顯名 贈姜姬伊密之慷慨

却說前明一般士子，統都入場應試，便有個未忘故君的遺民，做成一首律詩，揭在試院門口，那詩道：

一隊夷齊下首陽，頻年

觀望好淒涼，當時義不

食周粟，今日還思哺韃

糧，頭上整齊新結束，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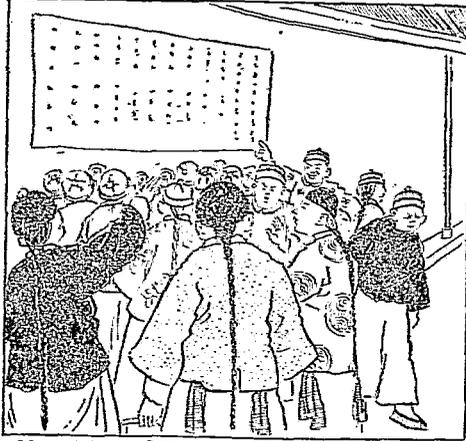
中打點舊文章，早知薇

蕨終難饜，悔殺無端罵

武王。』那般士子見着，

『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朝來飽飯周家粟，晚去仍炊仲子糧，頭上

撞歪新結束，胸中驚亂舊文章，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一掃光。』士子見了，



也有覺得慚愧的，也有恬然無恥的，一齊來進場中，却因人數過多，場中的桌椅，不敷所用，後至的便紛紛退出場外，却見門口又揭着一詩，和着前詩原韻，乃是嘲笑他們退出的，那詩道：

羞着自去。三場考畢，馮銓批過卷子，挂出榜來，有名字的眉飛色舞，沒名字的垂頭喪氣。馮銓便上朝奏過攝政王，多爾袞便獎勞他一番。不過這場考試，乃是清主人關後破題兒第一遭，雖是沿着明制，也用入股經義做文，但却並不分着鄉試會試等名目，所有取中的士子，統都由多爾袞親自監着殿試，試畢，排定名次，第一名便算是狀元及第。那狀元名喚傅以漸，乃山東聊城縣人氏，生得面白如玉，一表人材，胸中却又藏着不少的錦繡珠璣，並且是少年心性，風流倜儻；他所娶的妻室，乃是溧陽伊密之的寵姬，名喚王素雲。原來那伊密之乃江南有名的富豪，更是天下聞名的才子，和冒辟疆侯朝宗、陳定生相交甚善，人稱爲四公子，家中蓄着許多的聲伎，粉黛成叢，享盡溫柔艷福；他聽得蘇州地方有個姑娘王素雲，色藝雙絕，便化了三千兩銀子，娶回家中，很是寵愛。於是伊密之娶王素雲的豪名，遍聞遐邇。有一天，忽有遠客來訪，密之出見，却是不相識的，那客並不寒暄，便道：『我是山東的傅以漸，聽得足下侍姬之中，有個王素雲，乃是絕世的美』

人，却想來見識見識，不知足下能夠允許我嗎？」密之聽着，很是奇突，便道：「爲此小事，有勞遠來，請先暫坐，慢慢的再談。」以漸却慷慨的說道：「我傳以漸不遠數千里，來到此地，並沒別的希望，只求一見美人，足下倘能許我，暫坐何妨，否則我便要辭去了！」密之見他模樣，到是英雄氣概，遂道：「遵命便了。」以漸聽着，纔允就座，各道寒暄；這時天已漸暮，密之便命侍役，排了一席盛宴款待，以漸也不推辭，竟自坐下大嚼。酒過數巡，只見燈燭輝映，環珮鏘然，十多個侍婢，擁着一個美人出見，以漸料知是素雲了，忙的站了起來，瞧了好久，歎道：「果然名下無虛！此行實是不虛的哩！」說着，道了一聲謝，竟要別去；密之便竭力挽留，請他再勾留許時，以漸道：「得觀妙容，私願已遂，我此來豈是爲的貪圖飲食，叨擾鄙廚的嗎？」他一邊說，一邊早已拔出了脚，大踏步不顧而去。密之瞧他奇怪鶻突的情形，不覺忽忽若失，心想這人決不是尋常的鄙人，我何愛一婦人，竟把英雄當面錯過，忙的吩咐從人，預備一匹駿馬，騎着追去。直奔了三十里以外，纔追着了。

以漸，力邀重返；以漸，却不過盛情，只得同了密之回來。密之却把他引入曲室，他見錦綺華綉，佈置得異常精緻，心中也不免生疑，却見密之忽的向自己拱手道：「閣下之來，雖出無心，

但其中却有天意，現在吾把素雲贈於閣下，這裡便是洞房，今晚便是七夕，請閣下不必過却！」以漸聽了，大驚道：「這事莫說於義不可，並且奪人之愛，也是有傷



夫，所以纔把素雲遺贈；閣下生性，本是慷慨，怎的也學起書生羞澀的態度來呢？「密之的話還沒完，侍婢却已攙着素雲出拜，以漸驚喜過望，便不固辭，當晚以漸

私德的哩！」密之笑道：「贈姬之事，古今來也指不勝屈，況且出於我的自願，我因見閣下乃富於感情的人，又是力不能致佳麗的，我却粉黛很多，也怎少素雲一人，以爲閣下乃是大丈

便和素雲定情。在伊家住了數天，纔想告別，密之備了不少的奩具，又贈了好幾千兩銀子，以漸却之不得，只得收受，回到山東，居然也稱小康；又是擁着美妻，說不盡心中快樂，發奮讀書，此番便得中了狀元。要知傅以漸中了狀元以後，作何情形，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詢國運活佛說玄機

證報應滿門遭屠戮

却說傅以漸得中了狀元，少不得要去謝過聖恩，拜過座師，忙了幾天，朝旨下來，任職翰林院檢討，以漸得了官職，把王素雲也帶進京城安居，暫且拋過。另說那多爾袞辦理軍事，忽得肅親王豪格遞來的奏疏，說他鎮守河南以後，雖不會出過亂子，但李自成却依舊在陝西甘肅等省，東竄西擾，部下的賊寇，又漸漸的多了起來；多爾袞見着，便下諭旨道：「現在逆寇未滅，大患尙存，本朝用兵，先剿陝賊，再規江南，着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督同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等，從大同邊外，會合蒙古兵，赴榆林延安，攻打陝西的背面；又着豫親王多鐸

爲定國大將軍，督同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等，從河南進兵，夾攻潼關。兩軍可在西安相會；一衆人領旨，分道而去。這時多爾袞又得一道奏疏，乃是外蒙古的呼圖克圖、克圖來京朝見，已經到了張家口，多爾袞爲懷柔起見，特命敏親王阿巴泰前去迎接，不到數天，阿巴泰已陪同哲布尊丹巴到了北京。原來那哲布尊丹巴乃是外北京，多爾袞待他很是懇懃，他獻上了許多貢品，自有理藩院接收；多爾袞傳下旨來，命在紫光閣賜宴，哲布尊丹巴宴過，便去謝恩，多爾袞傳旨，宣上殿來，特



蒙古的呼圖克圖，譯成漢語，便是活佛的意思；他在蒙古，很受部下人民的信仰，他們本都信奉喇嘛教的，他雖是宗教上的首領，却很有政治上的勢力，儼然也是一個國王的資格。所以到

命賜坐。多爾袞因他佛法宏深，能知過去未來之事，便問道：「本朝入主中原，固是萬世一系，只不知異日果有不測的情形否？」哲布尊丹巴道：「我身不缺，我國不滅。」多爾袞聽着，有些不很明瞭，又問道：「那麼，國祚便怎樣呢？」哲布尊丹巴道：「十帝在位九帝囚，還有一帝在幽州！」多爾袞聽着，以爲大概是二十傳，却不便多問，便用他話岔開，談了一會，哲布尊丹巴謝恩出宮，多爾袞却繕成國書，把哲布尊丹巴重加策封，哲布尊丹巴起程自回蒙古不提。那哲布尊丹巴所說的話，確是清廷一代的異識，看官們若要明白這個讖語，請把在下所編的這部滿清十帝全史，從順治帝演義，直看到宣統帝演義，便可知道個詳細；現在恕在下留個關子，且待慢慢的交代罷。閒話少叙，再說李自成自從逃往陝西以後，部下殘兵，所剩已不很多，不能安然站定脚跟，便依舊做那流賊行徑，分擾陝甘兩省，漸漸的得了不少的外股土棍，打家劫舍，放火殺人，真是無惡不作；後見陝甘地方，很是清苦，又想往外發展，只因河南有豪格重兵駐守，不能和四川的

張獻忠連合，張悄悄の派着一隊人馬，往山東打掠。果然給他偷走過去，自有山東的響馬賊寇，做那鄉導，到是掠得個志足意滿，也不知掠過多少城縣；掠到淄川縣時，便有賊探報得城內有家姓孫的富戶，着實有些金銀，頭目聽着，吶喊而往。原來那家便是孫之獬的老家，家內還有老父老母，之獬的妻室兒子，恰因回里省夫，乃是清內大臣，有聲勢的人，便出來叱道：『賊寇休得無禮！把老大人砍死，看你們這件斬首重罪，如何卸去？還不好好的受縛，到有司衙門自首去，也許還可



親，也在家內，只有之獬隻身在京供職。那般賊寇，到了他家，向孫老頭兒拷打賞財，不料那老頭兒，拚着老命，不肯直說，頭目着惱了，把他一刀殺死；之獬的妻室，婦人家眼孔小，以爲他丈

饒了你們的狗命，如若不然，莫怪一個個的砍掉腦袋哩！賊寇等聽着大怒，便喝道：『臭娘兒們！放的甚麼屈！』說着，不問情由，拔出刺刀，直往心窩刺去；可憐利口的婦人，不識好歹，白送了性命。這時賊寇土棍，齊都動手，見着他家內的人，不問男女主僕，統都結果了性命；賊寇把金銀財寶，席捲一空，便呼嘯而去。賊寇去後，他鄰居的人，都去察看，因為孫之獬降了滿清，時常狐假虎威，魚肉鄉民，所以並不憐惜，却嘲笑他道：『這纔是老天爺張開了眼，孫之獬倡議薙髮的報應哩！』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 第二十五回 剿流寇多爾袞下令 遇鄉民李自成亡身

却說李自成的餘寇，滋擾山東，把孫之獬的閹家殺死，自有地方官飛表告急，孫之獬得了消息，哭得死去活來；這時洪承疇病已全愈，上朝時候，彼此見面，承疇便慰着他道：『尊府的事情，確是可慘，待奏明了攝政王，少不得天兵一至，賊寇喪命，況且賊寇又到志得意滿之時，常言道：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他們的失敗，也

在目前了；不過爲人在世，無論爲官爲賊，總得要有些分寸，切不可過於任性使氣。卽如你老先生當初倡議雜髮的時候，也未免操之過激，此番情形，偷給孔文

慄得知，勢必暗中好笑

哩！『承疇這番話，本是

故意說的，之獬却因心

亂如麻，沒曾理會。須臾，

多爾袞臨殿，之獬跪倒

塵埃，哭訴了一番；多爾

袞聽着，便傳旨道：『着

豫親王多鐸，就近進剿

餘威，早已望風而靡。多鐸便又轉兵西向，渡了孟津河，收降了沿河不少的堡寨，

進至陝州；自成得訊大驚，却無猛將可遣，便親自據了潼關，嚴密防守。不料阿濟



畿南山東各地的流寇，

事平之後，再攻潼關！

這旨下後，自有黃門遞

去。多鐸這時已經進了

河南地界，接得諭旨，便

轉兵往山東，那般流寇，

本是烏合之衆，並無大

志，怎經得滿兵百戰之

餘威，早已望風而靡。多鐸便又轉兵西向，渡了孟津河，收降了沿河不少的堡寨，

進至陝州；自成得訊大驚，却無猛將可遣，便親自據了潼關，嚴密防守。不料阿濟

格和吳三桂尙可喜等的兵馬，已從保德州，繞出了黃河，得了綏德，連破延安、鄜州，却來攻打西安的背面；自成前後受敵，覺得西安已是無險可守，便棄了潼關，忙的回到了西安，又把自己所住的偽宮放火燒掉，捲取財寶，往東南逃去，從藍田縣過去，出了武勝關，逃往湖廣。於是多鐸等從東邊往西安，阿濟格等從西邊往西安，兩軍便在西安相會，纔知李自成已逃去五天了；把兵馬暫時休息，由多鐸、阿濟格領銜，打着告捷奏疏入京。多爾袞得疏，下旨道：『流寇勢已漸蹙，着豫親王多鐸移師往征江南，着英親王阿濟格督同吳三桂等，追剿餘寇。』多鐸接到這道諭旨，便把所部軍馬，分作三路東行，約定在歸德相會；阿濟格等便也分兵追自成。那李自成這時已是勢窮力蹙，雖號稱部下仍有三十多萬人馬，實則是飾虛欺人，却又派人放造謠言，說要往江南奪取南京，阿濟格等並不理會，依舊從水陸兩路，追蹤不捨；自成見計不行，只得且戰且逃，往南逃過了延甯蒲圻，直到通城地方，瞧着部下只有二十多人馬，所携着的財寶，統都在半途遺失，自成

瞧這情形，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又見部下賊寇因爲身邊都無分文，已是挨餓了多日，軍心久散，本無鬥志；自成沒法可想，便率領殘寇，竄入隱僻的山凹中間，暫且躲身，却命部下賊寇，往山下鄉民家劫掠飲食。起初時候，鄉民不知他們有多大來歷，畏着強暴，只得忍氣吞聲，後來日子多了，探得實在，悄悄的預先召集環近各村的鄉民，足有今日，我命休矣！』說着，見鄉民已將奔至，忙的不顧死活，拔脚便逃，究因路徑不熟，也莫辨東南西北，向前直奔，沒曾經意，雙脚一滑，便跌在泥淖之中，正待扒起



千餘人，各執鎗，藉許多農具，直奔山中而來；賊寇見勢不佳，奔告自成，自成料知此番必難倖免，急得哭了出來，仰天大號道：『俺李自成一世的英雄，却是大事未成，豈不長嘆的嗎？』事到

怎還來得及，鄉民早已趕到；內有幾個年老的，早年曾經瞧過自成的圖像，便高聲嚷道：『這便是大逆無道元凶巨慝的李自成哩！』說着，舉起鎗，向自成的腦袋上猛擊；衆鄉民見已動手，便齊來幫助。那李自成雖是個混世魔王，却也是爺娘生的皮肉，怎經得起千多個鄉民的孝敬，頓時腦漿迸裂而死；鄉民因是恨他刺骨，見他雖死，依舊擊之不休，可憐那李自成直打得腦袋和肉餅似的，糜爛得不可辨識，鄉民方纔罷休。那李自成沿路奔逃時，遺下的殘卒，統都降了明朝南都所委的湖廣總督何騰蛟。阿濟格等聽得自成已死，便班師回京。現在姑且按下北京清廷之事，下回再說南都情形，且待在下之一的寫來。

### 第二十六回 選嬌娃官府擾蘇杭 獻蝦蟆乞兒敲竹槓

却說朱由栢做着南都偏安的天子，已是心滿意足，朝內政事，統由馬士英阮大鍼兩人把持，士英又引進奸黨王鐸，狼狽爲奸，那般正人君子，像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等許多人，都是不安其位，先後引去；真是宵小當道，賢人退避。那

由栢原是個昏淫無道的人，早年在洛陽時候，曾習得些邪術，能夠採取女子的真陰，現在建立南都，登了九五尊位，便肆無忌憚，專在聲色上注意；下了諭旨，命人在民間選取淑女，鬧得南京城內，怨聲載道；等到選進宮來，却都不很合意，不禁着惱起來。大鍼乘此時機，進言道：『天下出產最美的女子，和最考究精妙妝飾的地方，沒有最較蘇州聽着大喜，便傳下一旨。蘇杭兩處的地方官，怎敢違忤，分派校尉，四出訪求，這次却不比尋常，挨戶搜索，民間少女，爲之一空；有貞節的女子，紛紛投河自盡，搜了



和杭州兩處爲上的了！只恐他們藏匿不報，豈不枉費了心；陛下可下一嚴旨，命地方官開具年輕美女的清冊奏來，倘有敢違旨隱匿，鄰居連坐，各官重處，這樣辦法，纔有效力哩！由栢

多時，得着不少，個個都是十三四歲的妙齡女兒，一夥送入宮來。由栢纔稱了心，便日夜宣淫，那般少女，怎禁得善使邪術的由栢，大都不勝其任而死；於是宮中死屍山積，命坊官派土工埋葬各城，土工因爲這般宮女，都有寶物殉葬，樂得允承，却背人啟了棺木，竊取葬物，到也很有靠此致富的。由栢却仍肆意宣淫，依舊考究邪術，馬士英對於此道，原也很有研究的，便迎合了由栢的意思，進獻秘藥；由栢着實欣喜。那秘藥配合之時，須用尺餘長的大蝦蟆一枚，以爲主劑，纔有功效；只因此物很不易得，士英便命一個巧頭督率許多丐奴，專往山草江葦旁邊，留心捕捉，懸了重賞，限期獻來。這時長江邊，有個乞兒，名喚阿三，專靠叫化度日，有一天，他在城外捕蛇，忽見一隻大蝦蟆，和鹽船般大，紅眼大嘴，吐出的舌，和硃砂似的，背上現着青金的顏色，却有星星的白點間着，覺得很是可愛，忙的把破筐捉住，不禁大喜，便把那蝦蟆縛了草索，牽到市中，敲着竹竿，唱了俚歌，說是劉海蟾出世；他却沒知馬丞相要用這個東西，所以目的只在乞錢，並沒很大的希

望。一般小孩見着，紛紛譁隨，到也得了不少的錢文；不料走在半途，却給丐頭瞧見，喜道：『阿三！你的幸運到了！現在馬相公奉了皇上的急旨，要用這個東西，配合仙丹，你可以隨我獻去，包你可發大財；只是你須奇貨自居，千萬不要輕易脫手！』阿三聽着，喜出望外，跟着丐頭，回到馬府，和門丁說明來意，放進府門；見着士英，丐頭先跪道：『奉鈞人何在？快喚他進來！』丐頭聽着，便領了阿三進見，兩人都跪在階前，士英道：『聽說你得有大蝦蟆，獻上了，賞你便是！』阿三道：『這是廣寒宮逃下塵凡的仙



江北阿三得着一只仙  
墓，却不肯上獻，小的用  
了計策，纔把他哄進府  
來，候相公鈞裁！』士英  
聽了，頓時眉飛色舞，把  
靴子踢了幾踢道：『那

墓，跨了他背上，可以直上碧霄，小的不願受賞！」士英怒道：「違旨當斬！」阿三假裝着笑道：「小的跨了仙墓，直向碧霄升去，相公的劍頭雖是鋒利，也無從斬我的哩！」士英也笑道：「那麼，先給我一瞧！」阿三聽着，便捧了蝦蟆，跨進大廳，士英把來瞧時，却道：「真是一件寶貝哩！」說着，命侍役出錢十千，想把蝦蟆換來。阿三便向丐頭探看面色，丐頭並不理會，便忙的把蝦蟆裹在破襖之內，抱着要走。士英阻道：「別忙，好好的再商議一下！」丐頭插言道：「這人說跨了仙墓，可以直上碧霄，乃是吹牛的話，無非要多得些賞賜罷了！」士英道：「那麼，便賞他十兩銀子罷！」阿三聽得銀子，心中好似小鹿亂撞，又向丐頭探看面色，丐頭恐他輕易脫手，便道：「山中要覓這種仙物，恐是踏遍鐵鞋，也難得第二只的了，相公何惜籛中金，乃把仙物交臂失掉呢？」士英原是個吝嗇鬼，現在急欲得此，只得傳命取出十兩黃金，丐頭纔命阿三收受，把蝦蟆獻上，兩人自去。要知馬士英得了蝦蟆，作何用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安舊業無福爲知縣 建清議有心罵奸徒

却說馬士英得了這只大蝦蟆，配成藥劑，獻進宮來，由栢喫了，很有效驗，便非常快樂，傳下旨來，命將獻墓的人，交吏部議職；英見旨，心想江北阿三乃是個乞兒，萬不能給他重職，便給他個縣令罷，主意打定，和同官議妥，奏過由栢回到府中，命幹僕召阿三進府。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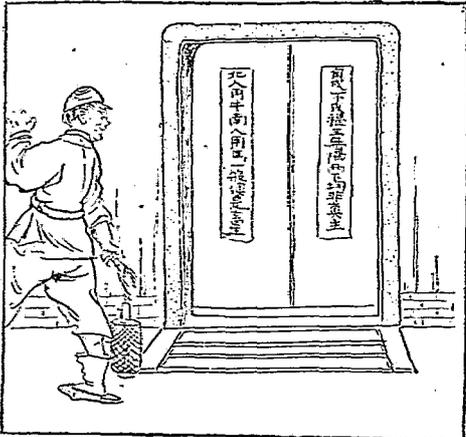


敢隨去。那僕人道：『相公抬舉你，怎的還昧昧不知呢？快去包你得意外的奇福哩！』阿三無奈，只得跟着同去，來到馬府，見過士英，士英把合藥奇驗皇上恩賞

時阿三得了黃金，答謝栢頭舉荐之恩，正在江邊大喝大嚼，許多丐奴，做了陪客，喝嚙得既醉且飽，大衆放開破竹喉嚨，唱起叫化二簧，好生得意，却見馬府又派人來到，阿三有些胆小，不

縣令之事，說了一遍；阿三果然喜自天降，忙的叩着響頭，謝了退出。回到江邊，夥伴都還沒散，把事說明，許多丐奴道：『阿三已是知縣老爺了！』丐頭也吃吃的笑着道：『叫化阿三也有今日，真是平步青雲哩！不過我們乃貧賤之交，幸毋相忘！』阿三道：『老哥們，何苦來挖苦我哩！那知縣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却很不明瞭哩！』丐頭道：『做官乃最易的事，莫說我們乞兒做去，本是游刃有餘，便是教王八做去，也可以對付的；我告訴你做官的方法，只要敲吸百姓的脂膏，殺人不眨眼，便是能手；只是還有一層，知縣本沒資格朝見皇上的，但見了長官，須得叩頭迎送，長官放的屁，也只能說香，不能說臭的，長官教你喫屎，你便不能去喝尿！』阿三聽着道：『那麼，我江北阿三寧可做我的乞兒生涯，到覺得自由，這頂烏紗帽，誰希罕戴哩！』丐頭笑道：『天下有你這樣的傻子嗎？可惜不教我去哩！』阿三聽着，終不理會，須臾各散；阿三竟仍去做那叫化生涯。士英命人傳話，教他往九江上任，尋覓多日，不見下落，也便作罷，表過不提。且說阮大鍼靠着馬士英的

聲勢，想起當初自己被先帝欽定逆案，都是那般東林黨徒的作祟，現在一朝權在手，便把素日怨仇最深的雷演祚、周鏞兩人，借着他罪，誣陷下獄。原來那東林黨乃是在魏忠賢當權時候成立的，這般黨人，大都是讀書明理的人，所以處處和忠賢反對，在忠賢得勢之時，東林黨都是落職家居，等到忠賢失敗，纔紛紛登用。現在阮大鍼一來為自英大鍼。這時却惱了個名士，做成一副對聯道：『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均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他這副對聯，乃把李自成、牛金星來



已報仇，二來為忠賢出氣，所以把舊案重提，陷害賢良。可憐雷周兩人，首先遭禍，馬士英又慫恿大鍼，把兩人嚴辦，大鍼聽得正好，便把兩人殺掉，民間輿論都替兩人叫屈，暗中又恨着士

陪襯的，到也做得很妙，便悄悄的在黑夜之間，揭在士英府門。那名士喚作陳貞慧，表字定生，宜興人氏，折節讀書，肯把資財結納天下奇士，也是四公子中的一人，和雷周兩人，素稱相識，現在眼見兩人無端被害，一時氣忿不過，所以揭此對聯，聊洩心頭之火；士英見着，却不知誰人搗鬼，便留心察訪。那定生却仍是不避耳目，昌言無忌，做了一篇留都防亂揭，把奸黨罵的淋漓盡致，士英因他很有才名，陷他恐有未便，乃授計大鍼，教大鍼設法籠絡，大鍼領命，訪得定生有個知己友人，名喚侯方域，從商丘原籍來到南京，花月流連，煙柳評量，着實有些風流艷名，他時常在曲妓李香君家中走動，所以便託人向香君說情，想教香君託他轉召定生的。不料香君生得滿身俠骨，本也嫉惡如仇，便在侯方域前，把大鍼的計劃，和盤託出，並道：「婢子向從假母，識得宜興陳公，這人素有高義，決非泛泛的人，聽得公子和他也素有交誼，足見所識非謬；現在阮大鍼想收羅公子，賄免陳公清議，婢子想來，公子乃讀破萬卷書的，必有高見，也毋勞婢子多說的哩！」方

域聽着，點頭稱是，便把大鍼之事，不去理會。定生却益發的明目張膽，大罵奸黨，大鍼恨極了，把他也誣陷下獄。要知陳定生下獄後作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名妓多情成全義士 奸徒承旨箝制朝臣

却說侯方域表字朝宗，少年便負文名，下筆倚馬千言，此番來到南京，結識了名妓李香君，打得很熟。那香君乃李貞儷的養女，貞儷也是享過盛名的曲妓，和陳定生很有來往；香君容貌雖是平常，但身材嬌小，有小扇墜的雅號，兼是俠意流露，和朝宗相見恨晚，他本會習過許多歌曲，於音節上着實研究過的，最擅長的，乃是全套的琵琶記傳奇，却深自祕惜，輕易不肯示人，因此艷名益著。現在聽得定生被陷下獄，便慫恿朝宗，代爲營脫。朝宗顧念友誼，又動了俠義之心，便去設法，探得奸黨誣陷定生，本沒十分怨仇，不過威嚇了他，使士流不敢清議罷了；所以便在士英那邊，託人賄進五千兩銀子，定生纔得出獄，自回原籍而去。那朝宗也動了思鄉之念，香君便在桃葉渡地方，設饌餞行，酒酣，唱了一套琵琶詞，却道：

敢冒名的！』士英不待他言畢，叱道：『李中允說話，請仔細些！這事却不是兒戲的哩！』拱乾聽着，忙的向景廉使個眼色，景廉便不回答。三人出了馬府，拱乾纔把士英的用意，說了出來；景廉吐了一吐舌頭道：『馬瑤草到狠心極啊！』拱乾道：『難道你要做先帝的忠臣嗎？』景廉道：『不用說了！事到如今，前程要緊，我們小吏，只得有負先帝的了！』正宗拱乾聽着，都笑道：『我們豈是想做了忠臣，死後配享聖廟，去喫冷豬肉的呢？』說着，三人各有準備，分道而回。原來那太子慈煇，自從給李自成帶出京城以後，走到固原地方，自成被吳三桂殺得落花流水，太子趁這機會，脫身逃出；一路行來，探得清主已經入京，便乞食而南，直到杭州，纔遇見高夢箕的家丁穆虎，說起由栢在南京即位之事，太子大喜，便同穆虎來到南京。穆虎自以謂覓得太子，定有大功，忙的和他主人說知，高夢箕得訊，又驚又喜，便向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商議，可宗便把太子迎入自己的家中，夢箕於上朝時候，向由栢奏知，不料便發生絕大的案子來。要知怎樣情形，

順治演義 卷三 第三十八回  
且聽下回分解。



新小說的

請閱：文字雅潔：趣味深濃……

- |            |            |            |            |            |            |            |            |
|------------|------------|------------|------------|------------|------------|------------|------------|
| 快直<br>活正   | 大笑<br>諷諷   | 小言<br>情情   | 小言<br>情情   | 奇蹟<br>案石   | 偵探<br>機關   | 偵探<br>機關   | 偵探<br>機關   |
| 哈哈<br>笑    | 快活<br>林    | 青鳥<br>媒    | 守羅<br>村    | 三劍<br>客    | 粉蝶<br>兒    | 紅娘<br>子    | 雌雄<br>劍    |
| ……<br>(八冊) | ……<br>(一冊) |
| ……<br>一元六角 | ……<br>定價四角 | ……<br>定價三角 | ……<br>定價四角 | ……<br>定價三角 | ……<br>定價三角 | ……<br>定價三角 | ……<br>定價六角 |

雙

57.48  
90  
:1(3)

說小史歷  
義演治順  
一之帝十代清



行發局書益廣海上



3 0528 0173 9

清代十帝 順治演義 卷四

第二十九回 真假不明太子下獄 是非難察閣部請朝

却說由栢到了明天，御着武英殿，召集府部九卿科道各官，傳旨命提太子到殿，在殿陛之下站着，劉正宗首先過去道：『我曾在東宮供職講官，你可認識我嗎？』太子道：『東宮講官很多，也許你是七年前供職的哩！但是我却認識你的，你不是劉……』太子話還沒完，正宗忙的把巴掌伸出來，向太子臉上打去，直打得太子臉紅目腫，哭道：『我不料你是狠心的賊哩！』方拱乾見着不忍，到良心發現起來，上前道：『太子可認識臣嗎？』太子道：『認識的，你是方先生！』正宗見拱乾變了心術，恐怕洩漏機密，忙道：『你既認得我是講官，可知道我講的何書曾在何地講的？』太子道：『你是七年前的講官，這些小事，誰還記得！』李景廉也插言道：『那年先帝御中左門，親訊吳昌時一案，太子曾侍在旁邊，你可知

道嗎？」太子道：「知道的還記得有個姓李的講官，陪着我，只是他的容貌和名字，已忘掉了。」景廉道：「那麼，你可認識我？」太子道：「面貌有些相熟，却記不

起你是何人！」景廉吐

道：「咄！奸徒好大的胆

子！必有指使的人哩！」

士英站出奏道：「這事

已經查明，實係奸人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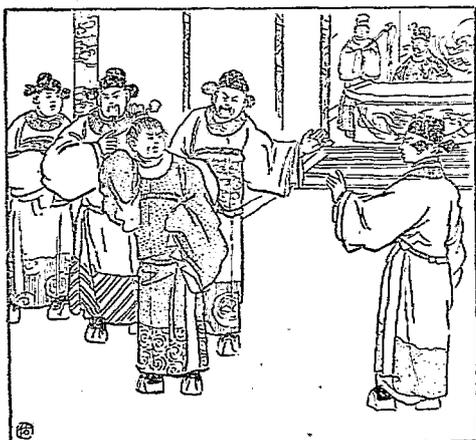
充，陛下可下嚴旨；密訊

爲是！」由栢聽了，下旨

道：「着下兵馬司獄！由

寫了書信，教他們前來保駕！」太子聽着有理，果然寫起信來。王鐸把信騙到手

中，回去摹乃筆跡，錄了口供，說是太子親筆招的，那供道：「犯人王之明，乃已故



馬士英王鐸等訊明奏

來！侍衛們得旨，把太

子強拉硬扯，送入兵馬

司。王鐸設了一計，親自

擬了口供，來到獄中，見

着太子，故意的表示忠

誠，却道：「現在尙有大

臣駐守在外，殿下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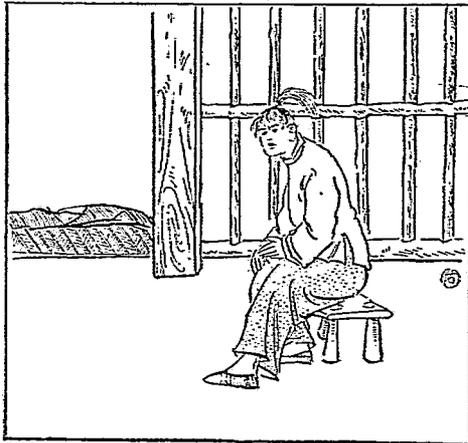
臣駐守在外，殿下不如

857.48  
290  
1(4)

駙馬都尉王晃之侄孫，曾在東宮侍衛，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方拱乾等，乃於侍衛時識之，所供是實！王鐸把口供奉上，由栢也明知，供是假的，却下旨道：『這必是姦宄密謀授意，圖為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着三法司嚴行會訊！』夢箕見旨，雖知太子必非假冒，却很怨穆虎不該多事；穆虎一時情急，自盡身死。夢箕

史可法正在江北督師，駐守在揚州，只因徐州駐將高傑，又想設法移駐揚州，那揚州的人民，見他部下的兵卒，異常兇悍，拒不納入，高傑老羞成怒，便和百姓為

也知闖禍不小，自請處分；由栢肚裡得知，本不忍罪及夢箕，便下旨把他革職了事。那太子却依然拘囚獄中，一般文武百官，明知這事乃滅倫重案，却因不敢得罪馬士英，都不作聲。這時



A212796

難；可法恐生亂子，費了許多唇舌，把大義去解釋他們的爭端，高傑纔允不入揚州，可法便命他把一部份的兵馬，駐守瓜州。恰巧那廬州駐將黃得功和高傑嫉忌起來，發兵去和高傑開仗；可法見他們起了內爭，便把高傑直接隸屬在自己標下，爲前部總兵官，却又命得功把一部份的兵馬，移駐儀徵，纔把這事解決。可法因見部下兵餉久絀，打了幾道急奏到南京，都給馬士英藏匿不報，終沒有答覆；可法沒法，只得暫且候着，幸而他待下很有恩德，平常日子，都和士卒同甘苦，茹麥糲飯，食不二味，因此兵心甚固，並不浮動，却已費盡心血的了。現在聽得哨探報着太子到此，給馬士英等慫恿，由栢不認，雖是真假不明，却也起了疑心，便打了一道奏疏，自請朝見，面奏東宮處分，以息群讟。這道奏疏，到了朝中，莫說由栢大懼，便連馬士英等，也起了恐慌，君臣秘議了好久，纔下了一旨道：『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法得旨，知道內中必有蹊蹺，却是鞭長莫及，又想起自己總因當初毀詆由栢的書信，不該落在士英手中，現在不便和他們鬪

氣，只得長嘆了一聲道：『奏凱二字，談何容易！偷遵此旨，那麼朝見天子，却不知道在何日哩！』士英等見可法多日沒有動靜，料知不來南京的了，却又密奏道：『臣等愚見，不如把王之明殺掉了，免得夜長夢多哩！』由栢聽着，猶預不敢即決，却已走漏了消息，靖南侯黃得功便有奏疏到來。要知黃得功的奏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護送皇妃枝秀得禍 檄清君側良玉興兵

却說黃得功得知馬士英等要害太子性命，便奏疏道：『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真僞未辨，乞多方保留，若驟處死，即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真東宮矣！』這疏上後，由栢便不敢把他處死，却下旨道：『王之明假冒太子，着暫繫囹圄，勿遽加刑；俟佈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這道諭旨，在由栢和馬士英等看來，以爲定可欺騙世人了，怎奈一手終難掩天下目，百姓們也早知其中詳情，便編了歌謠道：『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首擒王。』那謠中的馬

字，指的便是馬士英，王字指的便是王鐸；可見這時的奸黨，百姓已是恨之刺骨了。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由松的正妃童氏，自當年洛陽破後，東西飄泊，迄無定址，却總在河南省內；現在聽得丈夫在南京即位，便去謁見巡撫越其傑。其傑知是皇后，便命副將孫枝秀帶着奏疏，護送童氏到廣昌伯劉良佐的府中；良佐命自己的妻室侍奉了說的詳詳細細。那越其傑和馬士英本是很近的親戚，所以另外又寫了書信，把這事關照士英；士英得訊，此番却不比太子來時的情形，到很願意給童氏幫忙，



月餘光景，纔護送到南京。那童氏通曉文墨，書法端整，到也寫的來，做的來；在良佐府中，也草了一道奏疏，把父母姓名住址和選入福宮成婚年月，生子夭亡情形，以至流離失散的事情，

便笑着向枝秀道：『舊妃既仍在世，皇上可省選婚之繁哩！』說着，便悄悄的收入宮，向由栢探聽口氣。那由栢這時也已經見過奏疏，心中很是憂慮，因為自己是冒名得來的天下，倘把黑幕揭破，怎還了得，却又不便向鄒太后說知，便打定主意，仍用處置太子的辦法；心中正在打算，恰巧士英入宮，劈頭便向士英道：『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前有假太子，現在又出現了假皇后，這事便煩卿辦理罷！』士英原是趁風扯篷的人，聽了這話，早已明白由栢的用意，便道：『遵旨辦理便是！』說着，退出宮來，回到府中，向枝秀道：『內裡不認，我也沒法想的！』枝秀摸不着頭腦，又不敢回去覆命，只得在南京候着。過了幾天，朝內傳下旨來，說童氏乃奸流詐冒，着嚴刑逼招；士英領旨，心想自己的前程要緊，硬了心腸，不管三七廿一，把童氏和孫枝秀統拘入錦衣衛獄中。童氏氣忿不過，把平日閨房猥褻的話，統都說了出來，却仍以爲自己的丈夫狠心，並不知乃由栢的冒名哩；從此童氏便也深嘗牢獄風味，暫且按下。且說士英見其傑護送童氏，恐有得罪，便竭力

在由栢前給其傑開脫，由栢瞧在士英分上，對於其傑並不處分，只傳旨命孫枝秀自盡；枝秀這事，原是代人受過，到死沒會明白，死的也未免可憐了。但是自從太子童妃兩件重案發

生以後，民間輿論，都說

由栢是傷盡天良，滅絕

人倫；文武百官，也都是

肚子裡喫游火蟲，個個

明亮，只因戀着祿位，大

都袖手旁觀。這時却惱

了甯南侯左良玉，便傳



來，沿途地方官，紛紛響應，便經過九江安慶，直到建德，遍揭告示，說是奉了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得訊，更是着急；那由栢却終日聲色自娛，並不在意。士英入

檄遠近，指斥馬士英入

大罪名，借着清君側的

名義，興兵東下；那良玉

原是鎮守在湖廣的，此

番從漢口起程，聲勢到

也不小；自有哨探報知

南京，士英等一般奸黨，

頓形恐慌。良玉一路行

宮奏知，由栢道：『着卿全權辦理，朕總是允許你的哩！』士英領旨，便不再奏，立命阮大鍼率領兵馬，巡視上江，又分派公侯大臣，輪流看守城門，於是南京便宣布戒嚴，真鬧得滿城風雨。那江南正在鷓蚌自相爭的時候，清庭豫親王多鐸却率領大兵，已從三路會合歸德駐紮，分了一支兵馬，進了江蘇省境，攻破海州宿遷，得了不少州縣。史可法急疏告急，馬士英却以爲他是打誑；反命黃得功移駐蕪湖，防着良玉，又命史可法在江北督師，須要兩邊調度。要知史可法怎樣的調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寫回書名士驚白髮 佈防務清兵駐黃河

却說馬士英只知防禦左良玉，並不以江北防務爲重，把黃得功調駐蕪湖，史可法瞧這情形，很是憂愁；這時陳洪範自北都回南，路經揚州，向可法說明議和決裂情形，可法因此更加煩惱。忽有他的胞弟可程，來到揚州，却先寫了書信，命人遞了進去，可法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道：『弟無狀！失身逆闖，今知悔矣！故自滿』

人入關，卽退職閉居，未敢一誤再誤；茲聞南都定鼎，願回里養晦，爲先朝之遺民！

『可法見了，大怒道：『他倒還好意思來見我嗎？』說着，並不召他進見，却命人

拘在署中；打了一道奏

疏，請按律辦理。士英正

在籠絡人心之時，很想

和可法結歡，便慫恿由

栢，下旨免了可程降闖

之罪，着他回籍安居；可

法領旨，只得把他放了，

可程便回到河南原籍

心，先寫了書信遞去，瞧他作何情形，只是此信很難措辭，卿等可各抒己見奏來！

『洪承疇聽了，奏道：『老臣聞得華亭名士李雯，表字舒章，乃先朝的進士，現在



不提。那清兵進了江蘇

省境，豫親王多鐸，便把

江蘇軍情和史可法嚴

守江北的情形，疏奏到

京；多爾袞見奏，召集王

公大臣，議道：『史可法

乃是南都知名之士，咱

想把大義去打動他的

想把大義去打動他的

歸降本朝，官居中書舍人，這人才學很高，又是明瞭軍情，敢特奏舉！多爾袞聽着大喜，便召李雯入殿，給了他筆硯，究竟是名下無虛，不到一個時辰，早把書信寫就，洋洋萬言，到也把清廷說的理直氣壯；多爾袞讀了一遍，非常讚嘆，便把書信命人遞往多鐸，命他轉交。多鐸得旨，便派了一名戈什哈，到揚州交給可法，可法瞧着，只見信中乃是痛詆南都不應立君，並又說明形勢，那言道：『春秋之法，有賊不討，則新君不得就即位；況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可法心想這封書信，說的很有理由，便想寫着回信，痛駁一番，只因自己忙着軍事，心志不定，無從下筆，到有些爲難起來，恰巧侯朝宗從商丘到揚州來謁見，可法大喜，便請他代勞。朝宗道：『他們的理由，說來較易動聽，我們却一因弱小，二因偏安，很不易着筆的哩！但是既承雅囑，我爲愛護朝廷起見，也義不敢辭的！』當日，朝宗便伸紙拈毫，苦思了一日一夜，纔寫成信稿，却因過費了神思，竟不料鬢髮都變作白色，朝宗對鏡自照，不禁長嘆道：『國家

大事，正和我的頭髮一般的哩！說着，便去交給可法。可法見他白了鬢髮，也異常感動；只見那信寫的，上半段是引了漢朝的光武昭烈，晉朝的元帝，唐朝的肅宗，宋朝的高宗等許多中興故事，做了證據，說明由栢的卽位，是名正言順的；下半段却說道：『貴國驅亂除逆，兵以義動，若規此幅員，爲德不卒，則以義始而以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已無和平之望，立刻傳旨，命多鐸節節進攻。多鐸領旨，把所部兵馬，排陣在黃河北岸；原來這時的黃河，從開封向東南流，經過徐州淮安等地方，纔入海的，所以



這段話更是立辭悲苦，行文哀慘。可法佩道：『這纔是真才子的筆墨哩！』朝宗謙着自去。可法便把此信，交清廷派來的戈什哈，帶給多鐸。多鐸又把他附奏到京，多爾袞瞧來信的意思，

海州宿遷，都在黃河的北面。那可法得了消息，命高傑防禦。高傑這人，雖是蠻橫，但給可法忠義之氣所感動，很聽可法的約束，得了軍令，便在黃河南岸，沿河造起矮牆，專心的防着。他以為清兵聲勢很大，一人恐有失虞，便去聯絡駐在開封的鎮北將軍許定國，不料定國已經得了多鐸的賄賂，暗中歸降了清廷。高傑也聽得有這種流言，却不敢即信，便親往開封，探察情形，却中了定國的計，竟被定國殺掉。他部下的兵，原是他很有感情的，現在見着主將中計而死，拚起命來，把開封城外環近二百里內的百姓，屠戮的乾乾淨淨，哨馬報知可法，可法流涕道：「中原的大事，從此便無從爲力的了！」說着，忙的親到徐州，招撫了高傑部下的十多萬殘兵，移駐揚州。要知高傑死後，江北軍備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阻援兵馬士英秉政 遞急奏史可法被圍

却說江北邊防正急，南都朝內，却仍由馬士英等一般奸小，蒙蔽着由栢，只知全力抵禦上游的左良玉。陳洪範本是個只知私利的人，從北都回南，沿路耽擱，直

到這時，纔到南京；上朝時候，把和議不成的事情，和清兵南下的計劃，詳細的奏明。馬士英聽着，便道：『陛下不必過慮，有史可法率領重兵駐守，還怕甚麼？況且清兵雖屯河北，也未必便可渡河，強弱原沒常理，當初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現在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痛飲黃龍，爲日正不遠哩！不過逆賊左良玉，却須大瞧了，交給士英，士英看着道：『史可法的胆子，也未免太小；清兵雖已渡河，難道便怕他渡江嗎？他不用全方注目上游，却担着這般不必過慮的心事哩！』由栢



兵痛剿，否則何以伸國法而警賊胆哩！』由栢聽着，却責洪範不應輕事重報，話猶未畢，可法的奏疏又到，原來清將多鐸，趁了高傑被殺的機會，渡了黃河，進攻泗州，情形很是緊急；由栢

聽了，便下旨道：『史可法着安心在江北督師，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不必多憂，致悞戎機！』這旨傳到揚州，可法瞧了，很是氣忿，便再疏奏道：『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則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蒙蔽至此！』又寫了信給士英，懇他選將添兵，那士英依舊慝由栢置之不理；於是清兵便乘勢渡了淮河。哨探報知南京，却給馬士英搥打，從此江北的警報寂然，只靠幾道奏疏，探聽消息。那上游方面也有哨探報知，黃得功一人恐不足抵禦良玉，士英便急命可法移兵往上游；可法得旨，不敢不去，便分了一支人馬，往上游而來，纔到燕子磯，聽得左良玉已在九江病卒，建德方面，由良玉的兒子夢庚繼持，却又給黃得功打了一仗，夢庚大敗。這時清兵又破了潁州邳州，揚州已是岌岌可危，可法便打了急奏進京，由栢上朝，說明這事，錢謙益奏道：『清兵乘勢南下，如同破竹，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現在揚州孤危援絕，形勢已急，乞勅史可法保守揚州，方可保全江北！』由栢聽着，束手無策，到也有些恨起

士英來，便向士英道：『左夢庚雖不應與兵逼南京，然瞧他奏本上的意思，原不會反叛，如今應命史可法黃得功等，移守揚州罷！』士英聽由栢變了口風，便厲聲指着百官道：『這都是左夢庚的死黨來游說，陛下萬不可聽信的，但現在北防既是也要緊，臣意命史可法還守揚州；黃得功駐守蕪湖，却萬不可調動，倘然不幸出了甚麼亂子，甯可法得旨，便領兵重到揚州，聽得劉良佐劉澤清李成棟等已經降了滿清，便傳檄各部零星兵隊，會合往救揚州，都沒有答應，只有總兵劉肇基，却從桃源縣西



邊白洋鎮領兵前去。這時清兵已從六合進兵，離揚州只有二十里了；肇基道：「事已萬急，請背城一戰！」可法道：「野戰不如憑城！」說着，便命部下兵馬分守各門。多鐸領兵把揚州團團圍住，可法却輪派小隊軍士衝出城來，和清兵交仗，到也得些小勝；多鐸着實佩服可法的用兵方法，便傳檄道：「若能不戰讓城，決不傷害一人，否則屠戮全城！」可法見着，並不理會，只是兵單力薄，終難久持，便咬破手指，血書急奏，派人偷出城去，向朝中求救；那馬士英依舊注重左夢庚，置之不理。可法堅守了七晝夜，實已支持不下，多鐸便力攻北門，可法放了小砲，轟擊清營，到轟死了清兵不少；但清兵人家愈轟愈多，攻城也愈急，多鐸又心生一計，分了兵馬去攻西門，果然西門兵力更薄，不到多時，即行攻破。可法知道西門已破，便開了北門出戰；劉肇基從城內直往西門，沿途在巷中交戰。要知此番交戰，兩軍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史閣部中計殉國難 方烈女相夫樹義聲

却說史可法出了北門應戰，部下的兵卒，個個勇往直前，殺得清兵陣勢大亂，他原是很盼望黃得功的救兵到來，忽的聽得耳邊有人說道：「黃爺的兵到了！」可法抬頭一望，遠遠地果然塵頭大起，便覺得很放心了；不料那隊兵到時，雖是打的黃字旗，號走了過來，却都拔刀廝殺，可法的兵卒，本沒曾預備，現在纔知中了多鐸之計，却已措手不



中，後世的人，都爲他叫屈哩。那劉肇基在西門巷戰，奮鬥了好久，只因衆寡不敵，抵擋不住，竟被亂兵所殺；多鐸便進了揚州城，這時乃順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却因揚州人民，給可法感化，都出死力拒守，所以遷怒了百姓，把百姓屠戮一空；多鐸在揚州留了十日，纔率兵向鎮江而來。哨探給士英捆打以後，本不敢再報，却因這事有關大局，又不敢不報，便向南京報來；由栢得報大驚，忙的向士英計議，士英這時，也有些慌了，却道：『江北失守，尙不重要，現在可命漕河總督楊文驄率兵嚴守鎮江，想也不妨事的！』由栢聽言，却又放心起來，果然下了一旨，命楊文驄防守鎮江。那楊文驄表字龍友，貴竹人氏，乃有名的風雅士，畫得一手的好梅花；早年時候，有個名妓，名喚方芷，見他的畫，便願嫁他作妾，却扇之夕，方芷道：『奴乃瞧着夫子畫的梅花，花瓣媚，那幹枝却很槎枒，便知夫子爲人，現雖脂韋隨俗，但是骨氣尙存，奴想幫助夫子，做番事業，以全末路；倘是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奴却有件寶物獻上哩！』龍友聽了，很不明瞭，却含糊的允着。現在龍友

奉旨防守鎮江，便把方芷安頓在蘇州，自己却專心軍備，和多鐸隔江相持，到也防守很固；不料天時湊巧，合該明朝氣運已終，那天晚晌，忽起大霧，直霧得對面不能相見。多鐸趁這機會，編着大竹筏，點了許多燈火，作爲疑兵；所部的兵馬，却用了小船，從小港口，悄悄的渡過江來，便據了北固山。龍友的部卒，見着疑兵，都發箭射去，却不知清兵已從後面趕來，頓時大亂，給清兵殺得片甲不留；龍友沒法，只得逃到蘇州，和方芷說了戰情。方芷聽着，步入內室，捧出一只鏤金箱道：「當初奴說的那件寶物，便在這箱子中間，現在到了這個機會，夫子可以取用了！」龍友開箱看時，只見箱內藏着兩件東西：一是赤繩盈丈，一是鋒利匕首，不覺大驚的期期道：「卿卿要我殉國嗎？只是我……」方芷不待他說完，厲聲道：「留芳遺臭，在此一舉，大丈夫死便死哩，却還說出甚麼！」龍友聽着，舌結不能答，長嘆一聲，淚下如雨。方芷又道：「奴幼曾讀書，深明大義，默觀世變，知明祚已盡，但是南都君臣，統是醉生夢死，却沒一慷慨悲歌之士，能爲大明歷史生光；奴的

姊妹行所物色的詞人墨客，大都是沒骨頭的人，奴恐後世的人，以爲吾們青樓女子，並無一人能夠偉眼識英雄，所以今日之事，奴是想附了夫子，傳名後世哩！  
『龍友聽着，便想自縊。

方芷又阻住道：『夫子乃大明重臣，怎可不具衣冠而死哩！』龍友這時已是心灰意懶，便沐浴更衣，從容自縊；方芷見他已死，笑道：『我的志願，也已完了！』說着，中演劇取樂，馬士英先得消息，知道大事已去，便悄悄的在家中整理什物，命親信家丁，搬運出城，預備自己逃走的地步。要知馬士英怎樣的逃走，且聽下回分



取過匕首，直向喉嚨刺去，頓時瞑目而死。地方官得知此事，非常驚服，却因時局正在大變，只得把他們草草收殮。哨探見鎮江已失，龍友在蘇州自盡，便飛報入南京；那朱由栢却仍在宮

解。

第四十四回 柳如是力諫錢牧齋 楊維垣死報宏光帝

却說馬士英家住在西華門，他在整理什物的時候，恰巧錢謙益過他門口，瞧見他家很是熱鬧，便站在門口探看究竟；只見士英穿了小帽快鞋，出的門來，騎上了馬，猛不防瞧着謙益，口上有些訕訕的道：「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跟着皇上殉國的了！」說着，策馬竟去；後面隨有婦女十餘人，都是上馬粧束，向城外逃去。謙益知事不妙，忙的回到家中，和夫人柳如是說知。且說柳如是是小字靡蕪，原名楊愛，乃吳江縣盛澤鎮人氏；父爲綢商，很有幾個錢文，幼時也會讀書識字，只因父死以後，母便再醮而去，貲財都給族人掠去，無所依恃，遂落入妓院。初隨他假母徐佛同居吳江，艷名甚噪；但他生性風流放誕，不修邊幅，却又愛才若命，以風雅自居。聽得松江陳臥子乃江南名士，便改名柳是，特往拜見，投帖進去，自稱女弟子；那陳臥子原是個道學先生，見是妓女來訪，好生納罕，便回絕不見，他很

是失望。却又想起常熟的錢謙益，文才和臥子齊名，科名却較臥子爲前，便向人說道：『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這時謙益革職

家居，正在斷絃，聽了喜

道：『天下有這樣憐才

的女子嗎？我非才如他

者不娶！』直到崇禎十

三年冬月，如是纔嫁給

謙益作妾，謙益特造一

所精室，取名我聞室，給

如是居住，這時如是年

你髮如奴的膚，膚如奴的髮哩！

謙益聽了，哈哈大笑，後來便向人說了出來，有

人嘲笑他道：『這纔是一樹梨花壓海棠哩！』隔了一年，謙益把如是扶正，作爲



方二十三歲，謙益却已

五十九歲。定情的那晚，

謙益瞧他盛鬢堆鴉，凝

脂竟體，便笑道：『我實

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

白哩！』如是聽着，因見

謙益黝顏皸背，雙鬢斑

白，也笑着道：『奴也愛

繼妻，又在虞山北麓，造了五間精樓，取名絳雲樓，兩人在樓中，竟日靜對，詩詞唱和，着實有興；謙益稱他爲河東君，侍役都稱他爲柳夫人，到也優游歲月，好像神仙的眷屬哩。直到南都建立，謙益奉旨復官，把柳夫人接入南京同居，忽忽又將一年；現在如是聽得謙益說是大事不妙的話，便道：「大丈夫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既是大勢已去，理應一慌，忙的命人撈起，幸而水淺，沒曾香殞玉碎，如是哭着道：『我今日不得死，却給方芷專美了哩！』謙益便苦苦哀懇，說明自己不能死的苦衷，又竭力的勸慰，纔



死，以報國家！」謙益笑道：「夫人何苦認真世上之事，不過隨遇而安罷了！如是見他並無死志，不覺大憤，忙的走到花園之中，向荷池跳去；謙益本是跟在後面，不防出了亂子，大起恐

把如是勸住，打消死意。這時南京城內的百姓，已知清兵離城不遠，個個唬的屁滾尿流；只有由栢在深宮作樂，依舊沒會知道。却有都御史楊維垣見事已急，也不請覲，竟自闖入宮來，向由栢奏道：『陛下大事不好了！韃子兵攻破鎮江，現在向南京來了！』由栢聽了，纔真的起了驚慌，却道：『馬士英何不來保駕？』維垣道：『他已悄悄的逃去了！』由栢到了此時，方知士英不是好人，便把雙腳在地頓着，咬牙切齒的道：『奸臣！奸臣！』維垣道：『陛下到今日，方知他是奸臣，惜已晚了！』由栢急得大哭道：『事已危急萬分，卿來保駕罷！』維垣道：『微臣力薄，不敢貽誤陛下，臣惟有一死，以謝陛下，望陛下自愛，得能中興，毋忘今日之事！』說着，便把腦袋向殿柱撞去，只聽撲的一聲，早已倒地而死。由栢頓足道：『今日之事，悔之晚矣！馬士英啊！朕恨不能生啖你的肉哩！』說着，來到太后宮中，哭着向太后說知，太后也急的哭道：『兒啊！誰教你冒了哥哥的名義，去做那皇帝呢？現在京城既難保守，不如出奔他處，再想妥法哩！』由栢道：『四鎮重將，只有黃

得功在蕪湖，我們便往依他罷！』太后含淚點頭。由栢本沒曾立過皇后，只有許多妃嬪，却都不去顧及，穿了藍布袍，同着太后，挨出了宮，出了通濟門，向太平而去。要知朱由栢到了太平，作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捐軀殉難烈士傷心 厭世逃禪童妃祝髮

却說由栢同着鄒太后，到了太平府，住了一宵，便奔到蕪湖黃得功的營中，這時得功正和左夢庚交仗，得訊立即回營，見着由栢，哭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尙可借勢作事，怎麼竟輕出了城呢？現在到了這般地步，進退將何所據，這是陛下的自誤，不能說臣等誤陛下的了！只因臣的營中，兵力很薄，也不是久遠之計哩！』由栢道：『阮大鍼往那裡去了？』得功道：『陛下今日之事，都是給這般奸小貽誤的！現在他已約同馬士英，逃往浙江去了！』由栢哭道：『朕悔不重用史可法，到今日已是悔之晚矣！只是目前之計，朕的生命，都託付了卿哩！』得功拜道：『敢不惟力是視！但臣意江南已是絕望，不如也奔往浙江，再作計較！』由栢原

是沒主張的人，聽着點頭稱是，計議已定，準備往浙。這時南京城內的百姓，知道由栢已經出奔，便聚集數百人，攻破兵馬司獄，把太子慈烺放了出來，擁入宮中；又分道把馬士英的宗族姻黨，統都殺死，到也大快人心。不過出了這樣亂子，鬧得滿城天翻地覆，胆子小的，紛紛逃出城來；胆子大的，却趁勢打劫，京營提督趙之龍捕斬了數十人，把城等領銜到城外迎降，都已薙了頭髮，多鐸一一獎勞，便長驅入城。城中一般有志節的臣民，都急得痛哭流涕；又因王鐸原是奸黨，投降本在意中，那錢謙益乃素



門關了，遣人向多鐸乞降。多鐸得訊大喜道：『攻破揚州，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得成功，却不料南京城乃唾手而得的哩！』說着，便直向城外郊壇駐紮。城內百官得訊，推出王鐸錢謙益

稱清流士子，現在也竟薙髮，不禁大怒。便有一個無名的乞兒，投秦淮河自盡而死。留詩在百川橋上道：『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又有一個老儒，名喚顧所受，也咏了一首絕詩道：『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墻地，免使忠魂棄濁渠。』咏着，便來到學宮，想入宮自縊，守門的人役，見他模樣有些奇突，不許他進去，他便在學宮墻上，又寫道：『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諒，實不忍爲被髮左衽之人。』寫着，也投向秦淮河而死。百姓們瞧着，到觸動氣忿，一齊擁入錦衣衛獄中，把童妃放出，童妃出了獄門，也不向衆人道謝，心中有了準備，竟自單獨行去；衆人恐清兵入城，于他也有些不很方便，只得讓他自去。他走到荒僻所在，想揆出城去，途中遇着一個女道士打扮的人，便同伴而行。那女子名喚卞玉京，本是南京人氏，也是有名

的妓女，只因生性恬淡，不求榮利，後爲個有勢力的顯宦娶去，玉京很不樂意，便把自己身邊的艷婢柔柔當夕，那柔柔生得也是異常苗條，顯宦得此已足，到也

並不他求。玉京乘了機會，出家做了女道士，拜着長安女妙音尼爲師；那妙音乃崇禎的宮人，北都陷時，逃出宮來，到南京河南庵中祝髮修行的。現在玉京知道童氏乃福王舊妃，便勸他一同出家，做那方外之人，落得個逍遙自在；童氏經過大難，對於塵事，本已異常灰心，便滿口允承。玉京和童妃來到河南庵中，隱姓埋名，修行起來；直到雍正年，命小心看守，到也並不虐待，多鐸便移居宮中。那由栢本是好色荒淫的人，宮中妃嬪很多，原沒曾帶走，多鐸見了大喜，正合自己的胸懷，便左擁右抱，宣淫起來。



間，幫助長平公主做出驚人奇事，在雍正帝演義中，自有交代，現在姑且拋過不提。且說豫親王多鐸進了城後，出示安民，趙之龍爲取媚起見，把太子從宮中拖出，送至多鐸面前；多鐸傳

到了明天，百官齊來叩賀，降臣也紛紛進見，錢謙益又率領滿清官員，到各衙門接收案卷，盤查錢糧，經過洪武門，却假意的哭着，滿員奇道：「你哭的甚麼？」謙益道：「我乃痛惜洪武皇帝三百年的帝業，竟一旦廢墜，受國深恩，怎不痛心！」滿員笑道：「那麼，你不去殉國，却來投降咱們的王爺甚麼？」要知錢謙益怎樣的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黃端伯全節感黎民 劉良佐昧心追故主

却說錢謙益聽了滿員的話，老着面皮的答道：「本朝龍興，朱明垂亡，乃是天數使然，記得崇禎元年，老臣奉詔入關，聽得民間有只歌謠道：『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到現在實已符合讖語了。」滿員聽了，便不回語。錢謙益便領着至各衙門，點收案卷錢糧，百官本已降了清廷，當然並無抗拒，只是查到戶部時，却有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在銀庫門口自縊身死，留着辭句道：「滿夷主帥鑒之！國亡君辱，爲臣者不得不死，今有三事相約：一請勿過迫故君，一請勿伐洪武帝。」

陵之樹木，一請擇江南僻地，封洪武帝後裔，以備大明賓恪。滿員見着，到着實的欽佩起來。須臾，查點已畢，謙益入宮覆命，多鐸道：「案卷錢糧，既已點明，那般文武百官，不知尚有抗命的嗎？」謙益道：「天兵南下，凡屬南鄙小臣，理應棄暗投明，豈敢以卵擊石的哩！」謙益話還沒完，却有個滿員稟道：「只有黃端伯在家門口，寫着大明禮部儀夫，戈什哈已把端伯押入宮來，見了多鐸，戈什哈命他上跪，端伯叱道：『賊奴睜開了眼來，瞧我是甚麼人？』叱着，便向了正南，坐在地下；多鐸道：『你是何人？』



注司主事黃端伯不降。謙益聽着，忙的跪道：「罪臣萬死，不能約束部員，請千歲重懲！」多鐸見他卑鄙的可笑，乃道：「不必多說廢話了！」說着，傳命把黃端伯押來問話。不到一刻功

端伯在地上，用手指蘸了唾沫，寫道：『大明臣子黃端伯』。多鐸道：『你瞧宏光是怎樣的皇帝？』端伯道：『天皇聖明！』多鐸道：『馬士英是怎樣的臣子？』端伯道：『當初是奸臣，現在却是忠臣了！』多鐸笑道：『馬士英也算是個忠臣，你真有眼無珠的了！』端伯道：『他不降而出，比較錢謙益王鐸趙之龍那般的反面事仇，似乎還覺得彼善於此哩！』多鐸聽着，向謙益一瞧，把謙益羞的滿面通紅；多鐸却不理會，仍向端伯道：『素仰先生耿介孤直，今願以方外之友，款待先生，不知尊意以爲怎樣？』端伯瞑目不語。多鐸心想這人既不服軟騙，不如用強威唬，主意想準，站了起來，拔刀相向，端伯伸長了頭頸，用手拍着道：『黃端伯的腦袋在此！』多鐸見威武又不能屈他，不禁擲刀嘆道：『南來硬漢，僅見此人！』說着，向戈什哈道：『成全他的志節罷！』戈什哈聽着，便把端伯押出宮來，直向通濟門而行，路經水草庵，端伯道：『人生六十不爲夭，我黃端伯已是多活着一歲了！只願死的明白，我便死在這裡罷！』劊子手聽着，跪拜道：『小的喫他一碗，

由他使喚，只得送黃老爺升天了！」端伯並不作聲，把腦袋向右侧着，劊子手從左面砍來，只因畏他忠義，心內一慌，不待砍下，刀却已是落地；端伯又把腦袋掉向左侧，劊子手從想右砍，却依舊是這樣。端伯道：「笨伯！既不能砍下，何不直刺我心！」劊子手纔把刀直向心窩刺去，端伯便瞑目而死。跟在後面閒看的百姓們見着，都哭拜道：「偷是上，都是異常豐富，只有錢謙益要表明自己是清介的人，所以最是菲薄，多鐸一照收，並不查點，却傳令道：『咱們的大兵，自從鎮江而來，那昏君宏光！想必定



大明臣子，都和黃老爺一般，也怎致有今日之事哩！」戈什哈見端伯已死，入宮覆命。這時錢謙益已經退出，多鐸却升坐武英殿，召集百官議事；一般降臣得訊，便各備許多禮物，親自獻

往安徽而去，衆將官可有願去追趕的嗎？」班內站出一員大將道：「願受將令，前去追趕！」多鐸一瞧，乃是降將劉良佐，不覺笑道：「你去很好！」良佐得令自去。且說朱由栢同黃得功從蕪湖奔向浙江而來，沿路風塵，很是勞苦，由栢道：「來日之事，敬仗將軍威力！」黃得功聽着，捋鬚誓道：「所不盡犬馬以報陛下者，我黃得功便受萬刃而死！」說着大哭，由栢和全部軍士，也放聲大哭，不料行未及百里，劉良佐已從後趕到；原來由栢不善騎馬，得功不便催促，所以行走很緩，却因此貽誤了大局。要知貽誤些甚麼，下回再行分解。

第四十七回 部將反戈得功自刎 降臣媚主用極遭刑

却說那黃得功表字虎山，乃開原衛人氏，饒勇嗜殺，揮雙刀如飛，殺至數十人，兩手血漬，膽氣便大壯起來，真可算得個奇人；這時年已七十五歲，精神却依舊強健，老當益壯，大有他遠祖漢升的遺風，現在知道良佐來追，忙的打起戰鼓，不料部下都唬的不敢出陣，得功大怒，便一人單獨騎着馬，衝出陣來。他只顧前面，沒

曾留意後面，忽的額上中了枝箭，拔下瞧時，這箭乃部將田雄所有的，纔知田雄已是做了內應，便仰天嘆道：『大事去矣！』說着，却依舊勇往直前，殺死了敵兵數十人，刀忽中缺，料已無能爲力，遂啣鬚自刎而死。得功死後，部下兵將統都降了良佐；良佐命人往擒由栢，田雄却已探得由栢已逃入港邊小舟之中，便引着良佐前去。由栢見良佐味良至此地步，吐道：『逆賊何不弑朕！』良佐恐由栢掘強，死守舟中，自己不能生獻他去邀功，便心生一計，忙的叩頭道：『陛下不應棄了臣等，出京到此，臣現在保駕纔是！』由栢信以爲真，同太后上岸，騎着馬，回到南京，在城外天界寺暫憩；良佐便命田雄先入城報知多鐸，多鐸大喜，派着一隊滿兵往接，並備了一頂沒幔的小轎。由栢見了滿兵，知事不妙，却已無可奈何，只得坐了小轎進城，鄒太后騎驢隨後；由栢身上穿的依舊是那件藍布袍，頭上蒙着包頭布，百姓見了他，個個唾罵他爲昏君，他覺得很不好意思，便把油紙扇掩着臉蛋。一路行來，直到內守備府下轎，鄒太后另有滿婦迎入內室；由栢入門，只

見太子慈煥已先在，多鐸也正在候着，便上前向多鐸叩首請罪，須臾排上筵來，太子坐了首位，由栢坐了次位，多鐸却坐的主位，酒過數巡，多鐸笑着向由栢道：『不爲先帝復仇，却反把太子監禁，這是甚麼用意？』由栢漲紅了臉，並不作聲，多鐸又笑道：『咱們纔得了鎮江，你怎的棄了陵寢土地，先自逃去，致失民望呢？』由栢聽了，汗流浹背，羞軍使，即日南下，兩人奉旨自去。多爾袞又召集百官，大排筵宴，共慶得勝，名爲太平宴，酒到半酣，馮銓奏道：『南都旣平，那使臣左懋第等，可以發落了！』臣聽得他



的頭都不敢抬起，多鐸瞧他模樣可憐，也便無語。筵畢，多鐸傳命把太子慈煥和由栢等，統拘留江甯縣衙中，便飛表北京告捷。多爾袞得訊大喜，傳旨命洪承疇偕同端重郡王博洛爲犒

部下的中軍艾大選，薙了頭髮，想獻來八千銀子，歸降本朝，不料洩漏機密，給懋第殺掉，現在殿下正可向他理論哩！多爾袞聽着，便命金之後陳名夏兩人至太醫院，相機行事，倘不願降，押來問話。兩人到了太醫院，懋第見着了名夏道：『你是先朝的會元，怎的也在這裡？』名夏聽着，到覺得有些慚愧起來，一時回不出話來；之後道：『先生怎麼落的！』之後見他誓死不屈，便向名夏使個眼色，旁邊站的滿役，一齊動手，把懋第和陳用極押入宮來。左右喝着跪下，懋第叱道：『天使無跪小國之禮！』說着，



這樣的固執，却不知一代的興廢！懋第叱道：『你怎的這般的不知羞恥呢！』之後老羞成怒道：『薙髮者免死，否則莫怪刀下無情！』懋第睜圓了眼睛，大呼道：『我頭可斷，髮却不可』

同用極向南而坐。多爾袞向用極道：『左懋第乃南朝大臣，你是微末小臣，怎敢抗禮！』用極叱道：『三尺童子，也知恥拜滿賊，况乃堂堂大明人士！』馮銓聽着，又想借此獻媚，便上前使起巴掌，向用極臉上打來，打得用極頭破血流，用極忿極，噴血道：『士可殺，不可辱，老賊休得無禮！須知你的腦袋，能保全到死，現在也未可必哩！』多爾袞見馮銓這般舉動，未免冒失，便喝住道：『不必打他，且待評理！』馮銓聽着，只得住手。多爾袞又向懋第道：『你們都是忠臣，但是咱們現在已把江南平定，你們不降，又何處可歸呢？』懋第和用極都哭道：『大明的一線生機，已是完了，忠臣不事二君，我等只求速死！』多爾袞道：『你們既說到此，和咱們通好，怎的不把國書獻上，况且那中軍艾大選，你也怎可擅殺！』要知左懋第回答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閻應元設計敗清兵 李成棟邀功肆屠戮

却說左懋第聽着多爾袞的話，怒道：『你把龍亭來接，國書自當獻上！至於艾大

選盜銀外通，論罪當誅，又何涉你事！總之：你倘是把不屈不降的名義，來殺我們，還有話說；倘爲一個賣國小卒報讐，便殺大明使臣，真乃貽笑千古的哩！多爾袞聽着，到沒話可說，但總有憐惜之意，不忍卽殺，正在猶豫不決之時，懋第却厲聲道：『殺卽殺罷！有怎的猶豫呢？』

多爾袞聽着，只得傳旨把懋第用極兩人，押往宣武門外校場斬首。兩



求仁而得仁，死又何冤！兩人便向南叩了幾個頭道：『臣等報國之事，到今日已是完了！』說着，兩人便引頸待戮，鋼刀舉起，頭已落地，兩人便殉國而死；多爾

袁欽服他們忠義，傳旨從優收殮，表過不提。且說洪承疇和博洛到了南京，大犒三軍，多鐸便命博洛率兵往攻浙江，洪承疇留守南京，自己却因江南各縣，仍有義師興起，便率兵東下。哨馬探報，江陰典史閻應元力守孤城，願決死戰；多鐸得訊，便命降將許定國往攻。應元設了一計，命城中百姓，三日不舉煙火，又把四門大開，定國以爲必已逃跑，忙的揮兵入城，不知城中早有埋伏，殺死清兵數千，定國急的退出，幸沒被殺。到了晚晌，應元縫了許多草人下城，定國以爲前來劫營，便發箭射去，值到天明，纔知中計，隔了數天，應元又縫了草人下城，定國上過一次大當，此番便置之不理，應元趁此機會，悄悄的派了三百勇士，真的下去劫營，定國沒會防備，當時陣亡，清兵大敗而回。多鐸着惱起來，率領全部人馬，把江陰圍住，並不作戰，足足圍了三月，城中食盡，應元知事已無爲，在城上敵樓門口寫了一副對聯道：『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寫着，便率領家中妻孥老小，登樓自殺，却在牆上寫道：『大明

末吏江陰典史閻應元闔家殉國於此！應元死後，城內百姓，依舊力守，終因衆寡不敵，不久便爲多鐸攻破，傳命城中百姓，不論男女老小，統都屠戮。多鐸便又領兵向蘇州而來，先派兩員戈什哈，入城招降；却有太湖總兵黃蜚同福山副總兵魯之瑛材官韋武韜等，抗不歸降，只是兵單力薄，豈是多鐸的對手，不到幾時，三人都已力盡而死。多鐸和民兵開仗，却大敗下來，便在離城十二里樓塘地方駐營，恰巧那晚大雨傾盆，城墻塌毀十餘丈，成棟乘虛而入，峒曾大呼道：『先帝在天之靈！臣力已竭，不能進了蘇州城，暫住巡撫衙門，分派降員，往各縣上任。過了數日，哨馬飛報，嘉定知縣曾武處，給侯峒曾黃淳耀黃淵耀等殺死，舉兵抗命；多鐸得報，命降將李成棟前去應戰。成棟到了嘉定，



城墻塌毀十餘丈，成棟乘虛而入，峒曾大呼道：『先帝在天之靈！臣力已竭，不能

報答聖恩了！』說着，跳入荷池而死。淳耀淵耀也都自縊。成棟入城，因記着自己大敗之恨，便把城內百姓，統行屠戮。捷報打到蘇州，多鐸見着，正待傳令嘉獎，忽的又得探報，崑山的朱集璜黃佐才陸世鑰等，也殺了知縣閻茂才，起兵直向蘇州而來；多鐸便傳令道：『着成棟就近進剿，攻破城池，一律屠戮，爲抗命者戒！』成棟得令，立刻前往，攻破西門，集璜投河自盡，世鑰也自刎而死；佐才被擒，成棟向他道：『王爺有令，爾若歸降，裂地封侯，否則屠戮全城！』佐才泣道：『吾受國恩，曾官至狼山副總兵，今不能有爲，不死何待！倘因我一人之故，遂致屠戮全城，這也決不是王者之師哩！』成棟聽着，也不理會，把佐才推出斬首。只因想起屠戮全城之事，未免可慘，却有不敵達了多鐸的將令，心生一計，傳命部下將士，全部游行崑山城中，只殺了一鷄一犬；捷報到蘇州，却道：『奉令屠城，已殺得鷄犬不留！』多鐸見着，也不問真假，傳令獎勉。這時江南各縣，民兵已相繼剿滅，只有吳江的吳日生和松江的陳臥子兩隊兵馬，沒曾滅掉，但也勢窮力蹙，無能爲力。

的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慕貲財老夫得少女 承嗣續內姪作螟蛉

却說豫親王多鐸平定江南各縣，那左夢庚和部將金聲桓等，也統率兵馬十餘萬，前來歸降。多鐸便回到南京，一邊疏奏到北京，奏請把南京改爲江甯府，又把舊皇宮，改爲自己的邸第；



命，於是都奔向絳雲樓而來。不料成棟兵隊入城，不管三七廿一，見人便殺，殺到絳雲樓，見人數最多，並且大半是士子打扮的，殺得更使勁，可憐一般百姓，想

一邊又傳命李成棟等巡視蘇府各屬。成棟奉命，分路巡查，查到常熟縣時，城內百姓，因見嘉定、崑山殺的可慘，紛紛避難，想起縣紳錢謙益已是投降了滿清，到他家內躲避，想能保全性

躲此逃命，却反而送掉了性命哩。兵卒殺了半天，又擄掠起來，擄得許多婦女，統都送入成棟帳中，却没有十分出色的人。忽有個土棍劉七前來稟見道：『縣城東南任陽地方，有家姓黃的，擁貲百萬，爲本縣首富，只是刻薄盤削，鄉里都是恨入骨髓，倘得大兵爲民除害，把他家貲財沒收，充作軍餉，到也大快人心之事。並且他家只有孀婦，生得和天仙化成似的，大帥把他掠來，也樂的受用哩！』成棟聽着大喜，派了一名裨將率領旗兵千名，往任陽而去。且說那劉七所說的姓黃的人家，主人名喚黃亮功，刻薄起家，積得不少的造孽錢，不過這人粗鄙不文，儒林士子，都不很瞧得起他；他在四十多歲時，妻室亡故，探聽得鄰村有家姓劉的女子，名喚三秀，年纔十四，素有美名，便託媒說合。那三秀有兩個胞兄，長名賡虞，次名肇周，賡虞守正不阿，乃是個端人君子，常在外縣教讀爲生；肇周却狡黠嗜利，乃是個卑鄙小人，終年游手好閒，不治生產。亮功也素知他們底蘊，便賄了肇周許多銀子，託他從中向賡虞進言；肇周果然便寫信給賡虞，說起此事，賡虞回

信道：『黃氏出身賤役，至亮功始稱鉅富，然刻剝窮民，專圖利己，虎狼性成，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况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縱不為妹計，無乃為鄉黨所笑乎？』肇周得信，知事已生阻力，却心生一計，和亮功說道：『姻事已就，可速行聘！』亮功大喜，立即委禽，擇吉結婚。肇周纔作函通知賡虞道：『兄信秀娶了進來，心醉美色，夫婦間感情異常親密，隔了一年，生了一個女孩子來，取名珍姑，三秀很是憐愛，從此三秀也不會生得一男半女。又過了十餘年，亮功因



來，弟已將妹許字於黃矣！生米已成熟飯，兄可毋勞過慮！』賡虞見着，頓足嘆道：『肇周得賄賣妹，誠非人類矣！』說着，又想起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只得不去理會。

到了吉期，亮功便把三

年老無子，很是愁悶，三秀便慫恿他撫個內姪，作爲螟蛉；亮功無可如何，只得允承。這時賡虞已回里閒居，心鄙黃家，所以不常往來；肇周却時常探望，聽得亮功要撫內姪爲子，便把他兒子劉七送了過來。三秀本屬意在賡虞的兒子金印，只因賡虞不願承此家產，亮功也因賡虞道貌岸然，不易親近，便也主張劉七過繼；三秀見他意已決定，不便多言。劉七進了黃家，但因生性暴戾，專從嫖賭上用功夫，三秀很是氣忿；這時珍姑已招贅太倉富室錢氏子爲婿，名喚錢沈莖，表字時肩，到也是個發憤學業的人，和珍姑伉儷情篤，三秀也着實欣慰。不料那劉七却瞧了眼紅起來，在外邊造着謠言，說珍姑早已許配給他，三秀聽得大怒，把他撻了一頓。珍姑諫道：「他的用意，無非想娶一妻室，母親便花費些銀子，給他立個門戶罷！」三秀聽着有理，果然給劉七娶了妻室，又給了一所住房，三十畝的良田；怎奈蕩子性成，不到一月功夫，把家產賭得精光，他的妻室忿極，投河自盡而死。三秀便着惱了，把他送回肇周家中，肇周因他墜落到極點，把他驅出門來，不

認爲子，劉七遂混在土棍隊中，專以敲詐偷竊爲生。從此便和黃家結成深仇。後來亮功病卒，劉七又來廝纏，給三秀命僕人痛打了一頓，於是怨讐益深；三秀恐他來打劫，悄悄的把珍寶賞財，統都搬往婿家，却不料又出了亂子。要知出的甚麼亂子，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半老佳人豫王中目 幾封回信劉婦感情

却說劉七因爲和他姑母結成怨讐，所以李成棟到了常熟，便去進言，做了鄉導，領着裨將，來到任陽，正在夜半，三秀在睡夢中聽得門外炮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千人，一擁而進，翻箱倒篋，却都是空的，衣服什物，也並無一存，不禁大失所望，裨將便大怒起來。恰巧劉七正督率旗兵，把三秀擁了出來，裨將正待責問，忽的在燈光中望見三秀的容貌，瞧了半晌道：『幸而得此，否則何以覆主帥！』說着，便擄了三秀而去。旗兵等因勞而無功，沒曾得到分銀一粟，都說劉七是哄騙他們，不由分說，拔出刀來，各人向劉七身上亂刺，頓時刺得血肉模糊而死；旗兵又

放起火來，把黃亮功的宅第，統都燒掉，劉七的屍身，也便燒成灰燼，這也是土棍的下場哩。且說裨將等回到常熟，天已大明，忙把三秀獻上，成棟見了大喜，却思忖道：『這般美貌的婦人，雖是徐娘年紀，但倩麗勝於少艾，不如獻進南京，換取自己的功名哩！』主意想準，派着一名幹練材官，率領數十心腹旗兵，把劉三秀送到南京豫親王府中。多麼，你們快把我殺了！』說着，放聲大哭。多鐸心中也着實的不忍，便吩咐滿洲老婦道：『好好的侍候他，別使他哭壞了身子！』滿婦領命，把三秀引入自己的房



鐸見着，非常快樂；三秀心知已入虎口，便道：『我乃民間孀婦，橫遭奇禍，被韃子兵擄了出來，只因捨不得親生的女兒，所以沒曾自盡，現在來到這裡，想必和我女兒已是永隔，還貪生些甚

中婉勸道：『王爺乃是天潢貴胄，今上皇帝的嫡親叔父，此番手平江南，實已功高望重，娘子有此依靠，正是後福無窮，怎的這樣固執？據老婆子看來，不如遵了王爺的命令罷！』三秀聽了，哭着不語，滿婦供給的，雖很慇懃，他終是水漿都不入口。如此過了三天，滿婦見他依舊只管哭着，不飲不食，便道：『娘子前言親生女兒的事情，老婆子的意思，不如寫封書信去通知他，免得兩地關心！』三秀聽了此言，纔拭淚道：『你所說的話，我都不願意聽的，只有今天的話，纔覺得差強人意！』說着，便寫了書信，那信上段寫的是被擄以後，皆因牽挂女兒，所以不死的話，下段却道：『我以紜紜嫠婦，給事掖庭，凡所自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則雖死不辭也；我秉性高亢，不肯下人，拚却一死，彼且奈何我！珍兒！無爲我慮！』寫畢，滿婦取去，交給多鐸看過，多鐸道：『只要他能從我之命，一切都可聽他的！』說着，命戈什哈送至太倉。珍姑見信，哭道：『不料到今日，纔得見我母親的手書！』時肩瞧了一遍，哭道：『一片至情話，怎的可慘哩！』便掉頭過來，向珍姑道：『

事已至此，臨大義則妻不得事二夫，論至情則女又何能死其母，你可斟酌措辭便是！這時肇周恰巧到此，瞧了三秀的信，蹙眉向珍姑道：「你母固執，不顧利害，那王爺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貴戚功高，威重莫比，倘有得罪，非但你母性命難保，便是我和你們，恐也族滅的了！我意不如勸他從了王爺之命罷！」珍姑道：「女無勸母失節之理，



曹大家作爲引證，勸他隨機應變。寫着，夫婦倆又商議了一回；肇周趁他們商議之時，也寫信道：「王爺厚恩，不遺荆布，選我寒微，妹固女中智士，匹婦小諒，宜所

不爲此番作合，或妹命中，宜膺奇福；况房屋皆燬，廬舍蕩然，縱使全節而歸，栖身何所？女婿外人，終難倚託，何如自發根枝，使我兩兄，亦叨底蔭！」寫到這裡，便先署了賡虞的名字，又把自己的名字，附在後面。這三封信，都交給戈什哈帶回南京。三秀自從書信已蒙多鐸派人送去，心中着實感激；現在見着回信，知道女兒和女婿，都是平安無恙，不覺大喜；但細察來信的意思，又不覺淌下淚來。後又瞧着兩兄的信，沉吟了一回，怒道：「這決不是長兄的話，定係肇周做的勾當！豈是把妹妹賣給黃亮功還不夠，却想再把妹妹賣作旗下婢妾嗎？」說着，把肇周寫來的信，撕得粉碎。要知三秀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歆羨虛榮三秀失身 送來警報多鐸話別

却說劉三秀接得女兒等的回信，纔把心事放下，便不哭泣，飲食也漸漸的進了；過了幾天，滿婦來前道：「這裏王爺的福晉忽喇氏，已在京邸薨去，現在訃音已至，設位中堂，凡屬本旗婦女，都應去哭弔，每日三次，應該凜遵的！」三秀道：「我

乃是吃這裡飯的人，怎敢違此大典！說着，便葛髻縞衣，練裙素履，來到中堂，哭弔了一番；多鐸瞧他素艷幽姿，不禁神魂飛越，便悄語滿婦道：『這人骨格非凡，你須小心侍候！』滿婦聽着，便把三秀供應得益發恭敬起來。多鐸又賜了許多珍寶，三秀瞧也不瞧。滿婦道：『王爺有賜，理應面叩申謝！』三秀哭道：『我乃良家的難婦，豈是罪孥賤娼呢？』滿婦道：『娘子自從入邸以來，王爺體貼你的地方，可算得無微不至的了；現在福晉已薨，却沒會生得孩子，侍嬪們又並沒寵愛的人，只注意在娘子身上，這是大福將至之時哩！倘娘子把孀婦失節的事，有介於心，這也並沒大碍的；咱們旗婦，夫死都可以改嫁的，豈是可恥的嗎？』三秀聽着道：『改嫁失節，現在已是不必說起，但是我乃富家出身，平日也曾享過福的，現在要我卑躬屈膝，雖死也不願的！』滿婦聽他意已漸動，便向多鐸說知；多鐸立刻賜下金鳳冠一只，一品命服一套，滿婦交了過來，却道：『王爺已把崇禮相待，似乎可以從命的了！況且朝廷定例，凡正室亡故，側室有子，可以奏了上去，册立

爲妃；現在雖只一品命服，將來却有再高的哩！三秀聽着，並不作聲，却舉起手來，把冠服取過；滿婦會意，忙的又和多鐸說知，多鐸這一喜真非同小可，傳命挂燈結綵，大吹大擂。到了晚晌，多鐸派着幾個滿婦，把皇上御賜的蠟炬，引著三秀入寢；三秀到了內室，向滿婦道：『理應謝過天恩！』多鐸這時喜得心花怒開，那有不從之理，便命把蠟炬秀便寫了一封書信，命戈什哈送往太倉，交於女兒珍姑；那信道：『母今受王恩重，此身已不及自持，今出此口，不勝忸怩，而不得不爲汝言之者：母子本是一體，



汝又係黃氏一脉，責無可辭，故爲汝聊白吾意。汝父生前，實未嘗與我有一語忤，夫婦之私，有逾常格，無言息媿，不禁懷舊而暗自傷心，餒矣若敖，諒亦賚恨，而難於瞑目；爲今之計，莫如訪立本宗爲嗣，分受萬金，綿其血食，一以盡生者之志，一以安死者之魂，善體我衷，是誠望汝兩舅氏暨汝夫婿，余情耿耿，不及細訴，非不欲訴，言之醜也！吁嗟珍兒！乞降浙西悉平，今特將常潯押遞來前，請一并拘禁！多鐸見報，忙的問常潯何在？暗探道：『已遞到這裡，候王爺發落！』多鐸道：『也把他拘禁江甯縣衙便是！』



而今而後，吾不能依汝以居矣！夫復何言！』戈什哈奉命自去。這時多鐸擁着三秀，真是心滿意足；忽的哨馬送來捷報，乃是博洛從杭州發來的，那報道：『自來杭州，明潯王常潯卽輿糶

『哨探領命，前去辦理。忽的又得探報：明魯王朱以海據守紹興，自稱監國，以張國維、熊汝霖等督師錢塘江上，和博洛部隊，劃江而守；多鐸得報，便向三秀說知，竟自向浙江而去。三秀自多鐸去後，獨處深邸，正在思念女兒，忽的聞役報着，有劉娘娘的親戚三人到此求見；三秀料想必是自己的兩兄和女婿來了，忙的傳命請進。一見之下，果然不謬，心中又喜又悲，却不作聲，只把兩手纔住時肩的雙臂，眼瞧着兩兄，嚶嚶的哭着；肇周道：『妹有苦情嗎？不妨慢慢的細說哩！』這時滿婦獻上茶來，向三人叩頭，又恭恭敬敬的稱呼了一聲，把賡虞、肇周稱爲舅爺，把時肩稱作姑爺；三人聽着，便已明白了這事，肇周原是巴不得妹妹成就這事的，時肩也本是無可無不可的，只有賡虞却着惱起來，竟拂衣先歸。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游海子多爾袞遇刺 露供詞豫親王班師

却說劉三秀見賡虞拂衣先歸，留之不得，便悄語時肩道：『吾想給你設法功名，

但這裡的主帥，很是英明，你以後也不必再來見我，我在南在北，現在尙沒一定，你可轉告珍兒，彼此時常通信便是！時肩聽着自去。那肇周却老着面皮的道：

『妹已高陞，做阿哥的，

可以靠福的了！』三秀

見他卑鄙模樣，心中雖

是不滿，但瞧在同胞分

上，不便發作，便道：『你

可留在這裡罷！』肇周

聽了大喜，便自退出，却

留在邸中，和一姓劉的

州稱帝，改元隆武，稱福州爲福京，以鄭芝龍爲平虜侯，鄭鴻逵爲定虜侯大將軍，

黃道周爲大學士，聲勢到也不小；只因多鐸牽挂三秀，所以到了杭州，查看軍報，



戈什哈拜了把子，結爲

同宗，到也安居度日。隔

了數天，多鐸回到南京，

洪承疇等都來探聽軍

情。原來浙閩方面，明魯

王朱以海在紹興監國，

同時明遣臣鄭鴻逵等，

又擁立唐王聿鍵，在福

便吩咐博洛主持，自己却回到南京。多鐸退入私邸，三秀迎着，叙了別後之情。三秀道：「今有妾的胞兄肇周，到此求見！」多鐸聽着，忙的傳喚，肇周領命進來，見着多鐸，跪了下去。多鐸道：「舅爺不必多禮！」寒暄了一回，肇周退出，多鐸向三秀道：「你的胞兄，才幹怎樣？」三秀微笑道：「其爲人也小有才！」多鐸聽着，下令着他在軍餉局當差，從此劉肇周便靠着他妹妹裙帶上的關係，居然也躋入宦海了。多鐸辦理私事完畢，又把浙閩軍事，飛表報到北京。且說這時多爾袞見國內漸漸平定，益發的驕縱起來，他以爲順治帝乃是個小孩子，本不把他放在心上，在宮中游宴取樂，和皇太后往往同輦並載，也漸漸的不避耳目了。有一天，多爾袞同皇太后正在海子中央湖心亭上面，瞧那競渡之戲，那般駕船的舟子，都是江南土著，所以駕船的功夫，實是異常嫻熟，多爾袞瞧得出神，忽有一個舟子，駕着船如飛而至，好像水鷗似的，向湖心亭划來，多爾袞着實讚他敏捷，不料划到亭邊，那舟子一躍而登，拔出劍來，直向多爾袞刺來。多爾袞見來勢不佳，究

竟他也曾習過武術的人，霍的閃開，那劍直中侍衛的心窩，立刻倒地而死；皇太后見着慌極，大聲呼救，亭外站的武士，都奔了進來，把那舟子擒住。多爾袞傳旨，把舟子嚴刑訊問，查究主使的人；又吩咐武士，把那刺死的侍衛，厚爲棺殮。多爾袞經了這場恐唬，便不敢再游海子，把海子所設的各種游戲，統都撤廢。那舟子下了刑部獄中，問官因他的嗎？那麼，大將軍又是誰呢？」舟子道：「我被酷刑，無意間露了破綻，很是自悔；現在我甯死於嚴刑之下，決不把大將軍的名字招出的了！」問官聽着，因爲沒



是欽交重案，特秘密會訊；那舟子却低頭不語，終不作聲。問官便用嚴刑示威，舟子熬不起痛苦，纔說道：「我乃奉了大將軍的命令，爲本朝殺此元凶巨惡！」問官駭道：「大將軍主使你的嗎？」

有主使的人，又不能定案，便又取過刑具，嚴酷責訊，那舟子閉目不語，究因痛苦難受，竟自當庭刑斃，問官無奈，只得把他收殮，把詳情奏上。多爾袞見着，忙和皇太后商議，皇太后道：「這事決不是前明遺臣的所爲，也許是近支王公幹的哩！」多爾袞道：「咱也這麼想的，豫親王多鐸原是和咱過不去的，當年咱們出的這回亂子，都是給他在暗中破壞的哩！」咱深悔沒曾把他結果，現在他却來謀害了咱哩！」皇太后道：「是啊！多鐸不是挂了定國大將軍的印綬嗎？這事定是他指使的！我的意思，你不如先傳旨召他進京，他是遵旨，便削去他的兵權，瞧他安居的便罷，倘有風吹草動，便可就近結果了他，倘是他敢抗旨不來，你便可命洪承疇和博洛等，把他擒來問罪，這樣辦法，你以爲怎樣？」多爾袞聽了，喜道：「好極好極！」說着，立刻傳旨道：「方今西陲未定，南荒多故，着肅親王、豪格、平西王、吳三桂、督率將吏、經理川、陝軍務，端重郡王、博洛、督率江南全部兵馬，經理浙、閩軍務，洪承疇爲江南總督，留守江甯，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着班師回京，拱衛

京畿！要知道旨下後，多鐸有何反動，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空前未有之巨製  
通俗語彙  
通俗教育之利器

教員授課必備  
學生自修必備  
各界研究文辭必備  
研究新文學者必備

探求通俗言語的

淵源 (特色一)

補助白話文辭的

資料 (特色二)

供給學校教課的

範本 (特色三)

特開古今典林的

創格 (特色四)

定價

甲種

精裝一册

四元五角

乙種

洋裝四册

定價四元

57.48  
90  
:1(4)

分局地址：北京 ● 廣東 ● 漢口 ● 西江 ● 長沙 ● 開封

歷史小說  
順治演義  
清代十帝之一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3 0528 0169 7

清代十帝  
全史之一  
順治演義 卷五

第五十三回 劉三秀產子封正妃 張獻忠屠民雪舊恨

却說這旨下後，分別遞去，那多鐸在南京接旨，心想這必是洩漏了機密，多爾袞纔要削去自己的兵權；但因自己親信軍隊不多，待要抗旨，必難取勝。只得把案卷交代給洪承疇接收，自己携着劉三秀和劉肇周等，起程回京；那般前明降臣王鐸錢謙益等，也都隨着而去，並用囚車把慈煇由栢常滂和鄒太后一同押解而行。原來多爾袞的遇刺，確是多鐸指使的；多鐸自從當初把多爾袞通姦皇后的事情，向皇太極說破，出了皇太極中毒而死的亂子以後，多爾袞早已把他瞧作眼中之釘，他也覺得刻刻不安，入關以後，多爾袞專把難題給他去做，幸而攻破李自成，平定江南，所至必勝，無攻不克，因此沒曾得過罪責；但總覺芒刺在背，所以暗中遣了刺客，想乘機行刺，多爾袞也因他兵權日重，却因禍得福，時思中

傷，却又捉不住破綻，隱忍下來，直到現在，忍無可忍，纔下旨召他回京。那多鐸到了通縣，因為離京不遠，先打了奏疏進去，多爾袞見着，向皇太后道：「他却遵旨來了！」皇太后道：「他既遵旨，咱們也不能太過不去他，況且南省未定，西陲尚在用兵，不能不籠絡貴戚勳臣，好在他兵權已削，不怕他再有甚麼變動；我的意思，你可把他宅第修理一爾袞聽着有理，忙的命工部派人把東城三條胡同內的豫王府修理一新，不到幾天，哈馬報着豫親王已到南苑，多爾袞便請順治帝一同出城迎接。好個順治



番待他到京，你可同福臨這孩子，到南苑親迎，因為他有平定江南的大功，不能不用此崇禮去款待他；至於以後之事，瞧他情形再說，他若安分守己，咱們也便假示慰懃，你道怎樣？」多

857.48  
290  
1(5)

帝年紀雖小，胸中却很有準備。知道多爾袞乃擅政專權的人，很想把多鐸引為心腹，所以見着多鐸，着實的獎勞了一番。多鐸謝過皇恩，三人一同進城。順治帝和多爾袞先自回宮，多鐸也進了私邸。三秀見着這般威嚴氣概，心中也異常快樂。這時正懷孕在身，只因路上辛苦，當晚竟產下個孩子來。多鐸大喜。明日早朝，先把軍情大事奏明，又把慈煖由栢常帶鄒太后等囚車解京之事，說了一遍。多爾袞傳旨，暫交太常寺看管。一般南都降臣王鐸、錢謙益等統都叩見。多爾袞傳旨：王鐸為吏部尚書，錢謙益為禮部侍郎兼內秘書院學士，兩人謝恩而退。多鐸又奏道：『南省遺臣，倡義抗命，尚非旦夕可平。雖有大臣主持軍務，但須得一近支王公經略其間，方可速奏大功！』他這話乃是仍想回任的意思。多爾袞不是獸子，豈有不明之理，便道：『言之有理！只因咱們弟兄，久不相見，你又風霜勞苦，暫請休養，稍叙骨肉之情。南省軍事，咱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前往辦理罷！』說着，下旨道：『着濟爾哈朗為靖亂大將軍，總督天下兵馬，即日起程，南下定亂！』濟

A 212797



爾哈朗領旨自去。當日朝散，多爾袞入宮和皇太后說知，太后傳命，召多鐸入宮。多鐸叩過太后，奏明江南軍情。皇太后道：「那時你的正妃病薨，你又遠在江南，我實是悲悼之至，只是念你年已三十有餘，却沒曾生得一男半女，未免代你憂愁哩！」多鐸奏道：「臣在江南，得本旗婦劉氏，恰巧昨日到京，即生一男。」皇太后喜道：「那麼，你可告知守節的事情，拋的乾淨，暫且按下。再表那張獻忠據有四川全省，心滿意足，僭稱國號爲大西，改元大順，勒令民間百姓，稱他爲老萬歲；只因他幼時跟着他父親，



宗人府哩！」說着，便賜下人稜百斤，洗兒錢百萬，又傳旨冊立劉三秀爲豫親王正妃；多鐸叩謝了聖恩，忙的退出，回到邸中，開筵受賀，着實熱鬧了一番；三秀得知，樂得非常，把當年苦志

販棗至四川內江縣，他騎的驢子，在一家門口，下了一堆糞，那家的僕人出來喝罵，又把父子倆鞭打了一頓，逼令把驢糞喫掉，他父親無奈，只得喫下肚去，獻忠瞧的明白，心中記着怨恨，所以據了四川，把四川屠戮的慘不可言。要知張獻忠怎樣的屠戮四川，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殺愛妾堆成小脚山 殲巨寇平定四川省

却說張獻忠據了四川，建都成都，立了一面大黃旗，周圍足有十多丈長，傳下令來，把所有讀書識字的人，統都拘來，喝令能一筆寫成這旗的帥字，便可免死，否則砍頭；士子等因爲這字太大，決難應命，個個面面相覷，獻忠喝令推出，不問老幼，砍去腦袋。却有個姓王的生員道：『卑人能寫，但須限我三天！』獻忠聽了，喝道：『限你三天，須要寫來！否則把你砍成肉泥！』王生領命而出，便縛草爲筆，用大缸貯墨，浸了三天，纔提出寫着，果然寫的無誤，獻忠瞧道：『乖乖生得這麼的大才，留着你，一定要啃起你老子的，咱老子便把你砍了祭旗罷！』說着，把王生

砍下腦袋，又殺了不少的士子，說是祭旗。自此以後，周巡各縣，見人便殺，也不問何事，到一處殺一處，到一城屠一城，却命人記着數目，把人頭作一堆，人手掌作一堆，人耳鼻作一堆，真的陰氣沈沈，天怒鬼怨。到了內江縣，殺的更是起勁，那內江地方的婦女，都考究纏腳，把雙腳纏的異常纖小，獻忠命一齊拘來，砍了腦袋，又把婦女的小腳，都砍然把他置在山頂，纔稱他的心。後又到了閬中，路經一所廟宇，廟中住持僧，名喚破山，很工心計，知道獻忠乃是下界的魔王，便出來迎接，獻忠道：『這座廟供的



了下來，堆成脚山，却見山頂不尖，回頭瞧着自己的愛妾，雙腳也很尖瘦，便道：『砍了你罷！』說着，不由分說，一邊砍着，一邊又道：『咱老子愛你不過，孝敬你這麼一刀罷！』砍下了脚，果

是甚麼神？」破山道：「乃是蜀漢的張桓侯！」獻忠道：「他姓甚麼？」破山道：「姓張！」獻忠道：「咱老子姓張，他也姓張嗎？」說着，便站至神龕前，指了神像道：「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和你拜個把子罷！」破山趁此機會道：「大王爺已和這裡的菩薩，拜了把子，已是弟兄相呼，那麼，這裡的百姓，都可以饒他們的命哩！」獻忠道：「咱老子瞧在把兄分上，便饒他們的撈什子啦！只是你和尙敢吃狗肉嗎？」破山道：「老僧爲保全百萬生靈起見，忍惜如來一戒嗎？」說着，果然把狗肉吃掉，獻忠大笑而去，閬中遂得保全。張獻忠從此在四川省內，除了閬中以外，東屠西戮，殺的個不亦樂乎；他以爲自己坐鎮巴蜀，靠有天然的險要，一夫當關，萬人莫入，所以很是得意，對於防務，並不注意。不料肅親王豪格同了平西王吳三桂等，奉旨經略川陝，先在西安，立了大本營，平定渭河以北各州縣，又攻破鷄頭關，直向四川而來，清兵到了保甯府，獻忠的部將劉進忠，率領兵馬，前來迎降，豪格便命他做了鄉導，一路勢如破竹，直到西充地方。獻忠在成都，到此時

纔得消息，忙命愛將黃山雄領兵迎戰。那黃山雄年少有勇力，獻忠很是寵愛，把他當作兒子看待，恐他軍中有失，特命醫生程龍德同去。山雄到了西充，與吳三

桂大戰了數此，給三桂

刺中了幾處，山雄大敗

而逃；退守鹽亭，却因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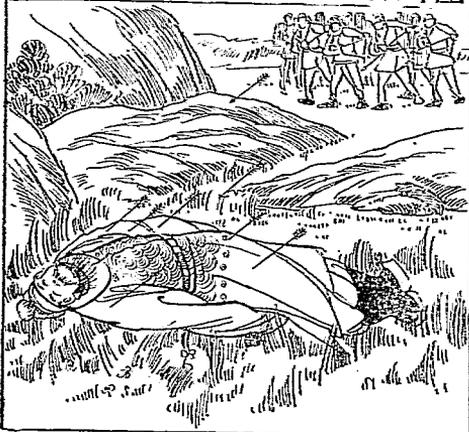
傷過重，性命已在呼吸

之間，程龍德恐軍心浮

動，便道：『三軍們別起

恐慌，咱有法醫治的哩！

』說着，把俘得的清兵，



的出了這場亂子，折了許多兵馬，狗鷄巴入你娘的臭東西！他傳下旨去，覺得

不很放心，便親自到鹽亭督戰，先把黃山雄殺死。清軍哨馬探得詳情，便來報知，

揀了個年壯血旺的人，

牛剝了皮，蓋在山雄的

傷處，用布帛束着，不到

數天，山雄果然全愈；便

飛表向獻忠告急。獻忠

得訊大怒，忙的傳下偽

旨道：『咱老子命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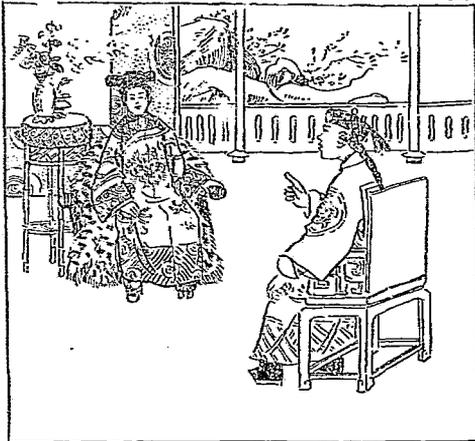
好的去打仗，你偏冒失

吳三桂道：『獻忠初到這裡，可趁他立營未定，前去猛攻，必能就擒。』豪格聽着有理，便命三桂埋伏，他却前去挑戰。獻忠怒極，親自出馬道：『騷韃子不知自量，敢和咱老子開起仗來了！』說着，舉刀便向豪格砍來，豪格拍馬便走，獻忠不知是計，拍馬趕來，三桂的伏兵都起，亂箭齊下，獻忠頓時射死，賊兵得訊，陣勢大亂，賊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都逃向雲貴方面而去。清兵乘勢追趕，直到遵義地方，因為餉銀不繼，便凱旋班師。要知班師以後，有何情形，下回自有分解。

### 第五十五回 挾私怨殃斃肅親王 重內親優待新進士

却說肅親王豪格凱旋班師，命吳三桂留守西安，自己便率領一部兵馬，回到北京，多爾袞便犒勞了一番，只因想起和他福晉通姦的事情，心中有些忐忑，又見豪格少年氣盛，不比多鐸易於就範，便想借題發揮，先發制人。恰巧過了幾天，吳三桂在西安打來奏疏，說是：『張獻忠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等，逃入雲南，兵馬依然不少，推了可望做首領，襲奪前明遺將兵權，據地自守，未便小覷。』多爾袞

見着，喜道：「有此情形，定罪有名哩！」說着，便下旨道：「肅親王豪格興師遠征，勞而無功，長賊威風，致據地作亂，着交宗人府圈禁；所有勳銜官職，統行革除！」這旨下後，豪格却莫名其妙，措手不及，只得憑他拘入宗人府。皇太后也不明這緣故，向多爾袞問道：「豪格這孩子，雖不是我親生的，但瞧他很是伶俐，此番平定西蜀，不能說他勞而無功，有立足之地嗎？」皇太后聽着，覺得有理，便道：「這事我可不管了，你去收拾便是！」多爾袞會意，吩咐宗人府的獄吏，活活的把豪格謀死；傳出消息，說是暴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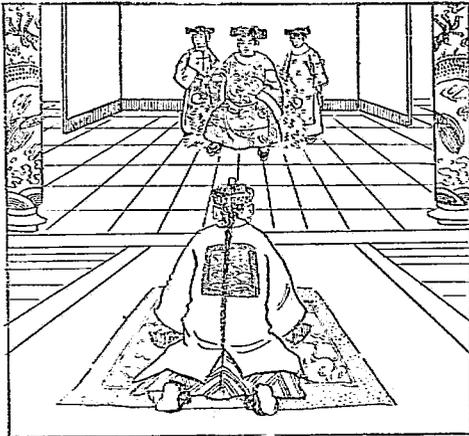


功，怎的反把他問罪呢？「多爾袞不便明言，却

「當初福臨嗣位之時，他以為是長子，很有自立的意思，咱費了許多心思，他纔沒會成功，現在倫不先發制人，一旦兵權在握，咱們還

而亡王公大臣們都很驚疑，只是不敢出聲。多鐸明知多爾袞乃是排除異己，到有些狐死兔悲起來，心中又憂又忿，悒悒成了癆病；多爾袞見多鐸氣出病來，假意的安慰，這時恰值二次開科取士，傳旨便命多鐸辦理這事。多鐸心想這種毫無權勢的差使，明是敷衍塞責的辦法，又不敢違命，便入場監試；三日試畢，案卷送入邸來，劉三秀無意的翻閱，忽見他女婿錢沈堃的文卷，也在其內。原來錢生發憤讀書，已經中了鄉舉，所以入京會試，適逢多鐸監試，三秀見着，便向多鐸說：「好大個親王，難道不能作成個進士，掛出榜來？」錢沈堃的大名，高懸在二甲之內。新進士例須拜過座師，沈堃同了許多同年，來到豫王府；多鐸只命沈堃進見，其餘統都攆駕。沈堃整肅衣冠而入，行過了禮，多鐸道：「你要再見個人嗎？」說着，攙了沈堃，來到內室，只見三秀穿着滿洲式的黃錦袍，銀鼠套，頭戴紫貂燕翅冠，珠飾滿頭，脚穿尖靴，打扮的齊齊整整，不同凡俗；沈堃忙的上前拜過，三秀道：「我正在牽挂珍兒，你却來了！我已在京中，代你們置了一所宅第，你可請假南

旋把珍兒携來同居，只是黃氏後裔，近來究竟是怎樣了？沈堃道：『黃氏本宗，實已滄桑幾更，無從查考了！』三秀泣道：『我本想給前夫延一線血肉，却是不能如願，這也是亮功命中注定的哩！你回南以後，可爲黃氏修墓，置些墓田，爲歲祀之需罷！』沈堃也含淚應着。三秀又道：『肇周近來身體，不很強健，留在這裡，不很方便，你可帶他回去，究不出，只得和珍姑說知，一同到京居住。劉肇周回南之後不久便死，後來多鐸也病薨私邸，多爾袞代表了順治帝，親自賜祭，多鐸死後的財產，統由三秀承管，



爲妥！』沈堃又點頭答應；別了三秀，謝過多鐸，回南而來。到得任陽，那黃亮功的坟墓，已是無從查考；原來亮功生前，萬人疾首，所以死了以後，鄉人趁了天下大亂，把他坟墓掘掉，沈堃查

三秀到也安富尊榮，做了第二次的孤孀，錢沈堃得了不正當的岳父，早已得官部曹，從此三秀和他女兒，却時常往來，珍姑共生了三個兒子，三秀作主，把次子作爲黃亮功的後裔，表過不提。且說多爾袞暗殺了豪格，想起當初和他福晉嘉塔臘氏通姦的事情，不禁有些牽挂起來，便派了一名親信的戈什哈，到肅王府中，探聽嘉塔臘氏的口風，那嘉塔臘氏原是羨慕虛榮不重貞節的人，眼見多爾袞權勢熏大，巴不得跟着多爾袞去享福，便向戈什哈道：『多王爺倘是不忘當初恩情，想必給我一個著落的哩！』戈什哈會意，便把情形稟覆多爾袞。要知多爾袞得訊，有何辦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皇太后因姦含醋意 順治帝用意破機關

却說多爾袞聽得戈什哈回覆的話，知道嘉塔臘氏的用意，便命人悄悄的把他迎入府中，作爲側妃。多爾袞本是宿在宮中的，偶因家事回去，宿在私邸，一月之中，也不過兩三回，現在有了嘉塔臘氏，却連宿私邸五晚，皇太后起了疑心，暗中

派人探聽，探得明白，不覺有些醋意起來，便向多爾袞道：『豪格這孩子，死的可真冤哩！』說着，向多爾袞皮笑肉不笑的瞧了一瞧；多爾袞心虛，慌道：『他蓄謀不正，咱爲了你們母子的前途，纔把他處死的！』皇太后笑道：『恐怕未必罷！這孩子死後，老婆給人佔去，真做了死王八哩！』多爾袞無可躲賴，只得直說道：『咱因邸中饋乏人，所以江山也對得起你的了！只是當初福臨即位之時，你向我說的話，已是忘掉了嗎？』皇太后假意的沉吟了一回，笑道：『這事嗎？我豈有忘掉之理！待有機會，便可』



把嘉塔臘氏迎來，你千萬別多心！咱們倆的關係，難道還有過不去的嗎？』皇太后道：『只恐你負了心哩！』多爾袞道：『咱們倆都立過重誓，你也不必多疑！咱費盡心力，得了這麼大的』

辦了！多爾袞聽着大喜，便依舊住在宮中，不回私邸。那嘉塔臘氏的姿色，原是遠不及皇太后的艷媚，起初多爾袞偶然看上了他，不過是喜新厭舊；現在和皇太后比較，纔覺得姿色、態度、性情、舉動，沒有一樣能及皇太后，所以便不把嘉塔臘氏放在心上，竟和皇太后日夜不離的厮混起來。那皇太后乃天生的尤物，很擅長房中的蠱術，一夜之中，能御十男，當初沒曾和多爾袞通姦的時候，皇太后極用兵在外，他時常用布圍車載着男子入宮，任意宣淫；所以順治帝是否係皇太后極的血肉，也未可知。後來和多爾袞有了這種關係，覺得多爾袞乃是嫪毐一流人物，到也滿足了希望，並不再召外歡，不過多爾袞究屬精力有限，日子久了，皇太后不很稱心，便派了心腹宮監，到民間物色精於導淫的人。這時宮監却引進一個姓邢的人，乃是漢軍旗籍，久居京城，並沒名字，人都喚他小邢；這人專在妓院中制造淫具爲生，對於此道，着實有些名望。宮監引他入宮，皇太后大喜，便命多爾袞向他學習各種秘術；又命小邢打了圖樣，在三海的深僻所在，造了一

座九曲亭。那亭子中間，安藏一間密室，室外都是曲廊洞房，真是佈置的天衣無縫，外人不明底蘊，決難跨入室去，好像隋煬帝的迷樓，又像諸葛孔明的八陣圖，佈置就緒，多爾袞退入宮來，便和皇太后在亭中宣淫取樂，蹴戲得無所不至。有一天，多爾袞正在上朝視事，皇太后沒曾入亭，事機不密，給順治帝探得實在，悄悄的挨進亭去，只見曲折責怪，不敢允承，順治帝道：『你敢抗旨嗎？他們是何人，難道敢滅掉了朕嗎？』好個順治帝，年紀不過十多歲，却有這麼大的胆量，到也可算得個英明之主，宮監



盤旋，終摸不着密室在何處，情急欲出，又是迷誤回轉，踱了好久，纔得出來，却已急得滿頭是汗，不禁着惱起來；到了明天，又趁多爾袞上朝之時，直到亭邊，逼着宮監領進，宮監恐皇太后

不敢違忤，便取出一張圖樣，按着圖說走去，纔到亭子中心的密室；只見中間陳設的希奇百怪，見所未見，那門乃是西洋玻璃做成的，瞧來好像一角屏風，四周有楹聯圖畫等許多東西嵌着，非但不知底蘊的人，以爲是嵌璧的方鏡，便是知道情形的人，也覺得目眩五色，難辨真假。順治帝瞧了一遍，把陳設的器具，留心揣摩，也知道決不是正當的東西，心中明白了一半；只因耽擱已久，恐怕多爾袞和皇太后到此，忙的退了出來。想起他們淫亂的情形，心中異常氣忿，却不說破這事，只在皇太后前，挨聲嘆氣，有時瞧見他們要做不正的勾當，他偏假作痴聾，走上前來；皇太后因爲順治帝在側，很碍手脚，便向多爾袞道：「這孩子年歲大了，也許通了人道，咱們的事情，須得避着他哩！」要知多爾袞聽着，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非禮撮合牧齋蒙恩 假示慇懃鄭王湊趣

却說多爾袞聽了皇太后的話，答道：「怪不得外間流言，說甚麼陳平盜嫂，咱不

知陳平是個甚麼東西，只是這句話的意思，咱也不是傻小子，早已明白的哩！」  
皇太后道：「那麼，你便去進行那樁事情罷！但是你在這幾天內，可回私邸安宿，纔可免得外間飛短流長！」多爾袞聽着，便退出宮來，回到私邸，只是要辦那樁事情，却想不出下手方法，心中不免有些悒鬱起來。這時却打動了一個人的心理，以爲升官發財，都在此一舉，忙的草了一道奏疏，寫着洋洋千言，送進攝政王府來；你道這人是誰，這人便是南都降臣現居禮部侍郎名喚謙益，表字牧齋的錢老頭兒。原來那錢牧齋這老頭兒，乃是有才無行的怪東西，和馮銓那般人物，可算得半斤和八兩，他本生就一副錦繡心胸，伶俐肚腸，自從隨豫親王到了北京以後，專在吹拍上用功夫，怎奈沒得機會，總是隔靴搔癢；現在探得多爾袞的情形，早已看透了內容，所以急忙上了一道奏疏進來。多爾袞見着，心想這老頭兒到伶俐的可喜，便下旨道：「禮部尙書着錢謙益補授！」牧齋陞了官職，心中好生快樂，從此退朝以後，便往攝政王府商議大事，總要到夜分纔出；一般王公

大臣們見牧齋驟蒙恩眷，個個駭愕起來，但都摸不着頭腦。却有馮銓到有些嫉忌起來，便到牧齋家中謁見，兩人見面，少不得寒暄了一番。馮銓道：『老兄這幾天在攝政王府出進，很忙，想必有機密大事，只不知小弟能略聞其一二否？』牧齋道：『攝政王功高望重，皇太后慈宮沉寂，弟的意思，不過想皇上上有以孝親，下足以報功。』馮銓聽着，道：『唉！老先生怎的說出這種話來！老先生乃海內知名之士，竟自倡議這種有違禮教的事嗎？』牧齋笑道：『古人有古法，難道不許今人用今法嗎？因時制宜，



不明用意，便道：『究竟是怎的辦法呢？』牧齋笑道：『這個辦法，便是請皇太后下嫁攝政王。』馮銓聽了，心想這事確是獻媚上策，深悔自己沒曾想到，却給牧齋捷足先登，便假意的驚

正是我輩讀書人所當爲之事哩！馮銓又假意的嘆息道：『老先生職居大宗伯，說出這般不類不倫的話來，真是斯文掃地了！但是攝政王的意思，是怎樣呢？』

『牧齋道：『起初攝政

王覺得於心不安，小弟

便把晉文公納懷嬴，唐

太宗納巢刺王妃的事

情，引証出來，攝政王現

在已是允承的了！』馮

銓聽得攝政王已是允

承，忙的改了口風道：『

只是鄭親王不很幹事，所以並沒大權，但是此番事情，須得鄭親王允承，纔可辦理，你不如悄悄的和鄭親王說知，教鄭親王打道奏疏進來，這便是你的功了！』



足見老先生宏才博學，小弟萬不能及，這事確是千載美談，只不知有使喚小弟的地方嗎？』

『牧齋聽他也想參與這

事，無非爲的權利起見，

恐結怨讐，不便推阻，乃

道：『攝政王本有兩人，

馮銓聽着，忙的退回自己的家中，把這事寫了一信，派人遞到南京。那鄭親王濟爾哈朗本是城府很深的人，見着馮銓的信，落得做個好人，便草了一道奏疏道：『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功冠古今，德高賢聖，每膺爵賞，屢示撝謙，現雖賞罰等於朝廷，而禮統尙未臻隆備，宜令羣臣會議以聞，諭飭遵行！』這道奏疏到了北京，錢牧齋便用禮部尙書的資格，會集王公大臣，議定崇禮八條，那禮道：（一）部院公行文牘，遇攝致王名俱敬避；（二）書寫皇叔父攝政王字樣應單抬；（三）攝政王轎用杏黃，馬用黃繮；（四）攝政王入朝道路，均用黃土鋪墊；（五）攝政王朝服，用五爪金龍四條；（六）攝政王居室門窗，概用硃漆，殿用九陛，上覆以琉璃瓦；（七）攝政王府加添內監八名，侍衛十六名；（八）三品以下滿洲舊臣，應對時自稱奴才。多爾袞得訊，借着入宮向順治帝叩謝的名義，却來見皇太后道：『現在進行的事情，大致都已就緒了，你可向福臨這孩子，說明纔是！』說着，從衣袋中取出一道擬就的諭旨，又道：『教他把這諭旨，傳下來罷！』皇太后點頭允着，

多爾袞便自退出。要知皇太后怎樣的向順治帝說明這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順治帝從權遵母命 攝政王蔑禮娶兄妻

却說多爾袞出宮以後，皇太后便召順治帝進見，却道：「咱們母子得入中國，享此昇平洪福，你可知道誰的功勞呢？」順治帝道：「這都是太祖太宗在天之靈，和母后的聖德！」皇太后笑道：「不是的！這是皇叔父多爾袞的汗馬功勞，你別忘了他纔是哩！」順治帝道：「他嗎？功不抵罪！」皇太后聽着大驚，忙道：「你這孩子，敢說出這話，你可知道當初你卽位之時，倘不是皇叔父從中斡旋，這九五尊位，你還坐得成嗎？」順治帝道：「這種齷齪皇帝，誰希罕做哩！」皇太后怒道：「孩子大了，却啃起你媽來了！」說着，嗚咽的哭了起來。順治帝動了孝思，瞧着不忍，便道：「母后息怒！以後之事，遵母后的命便是！」皇太后道：「你倘不是我的親生兒子，莫說皇帝做不成，便連性命也難保的；你沒瞧豪格這孩子嗎？現在老實向你說！我要下嫁給皇叔父多爾袞了！這也爲的你皇位起見。你可別忘了！」

我一番苦心哩！』說着，把多爾袞擬就的諭旨，取出交過；順治帝低頭沉思了一回，心想現在自己年幼無權，總是抵敵不過，何必先吃眼前虧，便忍着，一肚子的忿氣道：『母后囑咐，怎敢不遵！』說着，果然把旨傳了下來。那旨道：『

朕以冲齡踐阼，定鼎燕京，表正萬方，廓清四海，藐躬涼德，曷克臻斯；幸內稟聖母皇太后訓迪之賢，外仗皇叔父攝政



逐鹿，抒赤膽以推誠，望重揚鷹，掬丹心而輔翼，金膝靖亂，立姬公負屨之勳，鐵券酬庸，乏邱嫂輶羹之怨，借次歡臚壹室，用紓別鵠之悲，從教喜溢椒宮，免唱離鸞

始能奠此不基。願念皇太后自皇考賓天之後，攀龍髯而望帝，未免傷心，和熊膽以教兒，難開笑口；幸以攝政王託股肱之任，寄心腹之司，寵沐慈恩，優承懿眷，功成

之曲，與使守經執禮，何如通變行權，既全夫夫婦婦之倫，益慰長長親親之念。嗚呼！禮經具在，不廢再醮之文，家法相沿，詎有重昏之律，聖人何妨達節，大孝尤貴順親；朕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其大昏儀典，着禮部尙書錢謙益核議奏聞，候朕施行！欽此！』這旨下後，錢牧齋苦心構思，思索了多日，纔把儀典擬就；把皇叔父攝政王改稱爲皇父攝政王，把皇太后加稱爲聖母皇太后，所有儀注，皇父比擬天子，聖母比擬皇后，參照前明舊例，到也定的恰得其當。多爾袞見着大喜，下諭卽日舉行。到了吉期的那天，廷臣蹈舞，士民歡忭，融融洩洩，滿城都生春色；多爾袞穿了蟒袍，來到午門外，恭進納采禮物，御前侍衛，用龍亭抬至太和殿前；錢牧齋頭戴金花，穿了紅錦袍，扮作儂相模樣，說是贊禮官，引着多爾袞先至乾清宮御宴，宴畢，又至壽寧宮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纔退回私邸。這時內務府官率領全班鑾儀校，押送妝奩，至攝政王邸陳設；將近吉時，多爾袞又備了法駕鹵簿，自己坐着金輦，排齊全副儀仗，前列導象，後隨黃龍大纛旗，直到壽寧宮。

親迎。皇太后穿了吉服，順治帝率領近支王公，到宮門口行過大禮，跪請升輦，便有許多王妃福晉，攙着皇太后坐了玉輦，鑾輿衛排齊儀仗，出宮行來，隨從的命婦和陪送的王妃福晉，都也乘輿隨行，多爾袞的金輦，和皇太后的玉輦，相坐而行，直到攝政王邸。到了大門，儀仗纔止，到內儀門，各官都止，直到正殿，王妃福晉纔扶了皇太后下輦，多爾



在不料却做了嫡庶的稱呼，到有些訕訕起來，但又不敢不去拜謁，只得硬了頭皮出來拜過，皇太后也答了一禮，便大排喜筵。這時外殿也是賓客滿堂，只是此

袞也一同下輦，行過合巹禮，王妃福晉獻上合巹酒，吉禮行過，皇太后退入私室。邸內全班妃嬪，統來拜見，只有那嘉塔臘氏見了這般情景，好生氣忿，又因和皇太后原是姑媳的名分，現

番不比前次做壽，因為現在多爾袞乃是皇父的名義，所以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統須叩過，纔得賜下筵宴；殿側又傳集京城內有名的樂部，演着戲劇，真如熱鬧的空前絕後。要知當晚有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評論戲本譏嘲降臣 催辦結束毒死俘君

却說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們，筵席散後，都至側殿看戲，這時台上正演的張別古寄書，伶人道：『姓朱的有甚虧負你，』一般降臣們聽着，個個羞得滿面通紅。只有馮銓和牧齋兩人，面皮最老，依舊佯若無事，和滿員交談，便有個宗人府府丞哈巴果道：『現在獨有這般吃開口飯的人，最會挖苦人，聽說民間常演的一齣戲，那戲名咱可忘了，演的乃是龔鼎孳和李建泰降了闖賊，後來聽得咱們大兵入關，忙的逃回南去，到杭州地方，恐給追兵擒着，他們躲在岳王坟前鐵鑄秦檜夫人的跨下，恰值夫人月事方至，待追兵過去，纔敢出來，但兩人的頭上，却已淋漓盡致的了；老先生！你道此戲編的可笑嗎？』牧齋聽了，心中雖也好笑，但自己

也是降臣之一，有些不好意思附和，便道：「李龔兩公，在天兵入關之時，並沒曾逃南，這戲乃無中生有的！」哈巴果道：「無奇不是戲，本來都是臆造的，不過總要有三分真因，纔能編成戲本哩！便是你老先生在南都破時，尊夫人勸你殉國不成，便跳入池中，你老先生把他救了起來，在他面前叩了千萬個頭，纔算完事，這事聽說也編着戲了！」

銓面皮無論有怎樣的，老，究屬是人皮，不是牛皮，不禁也訕訕的道：「可殺！可殺！」

「牧齋向人叢中一瞧，却見李建泰和龔鼎孳兩人，正坐在台隅閒話，便挨了過



牧齋聽着，又驚又忿，不便露出慌張，只得答道：「沒有這回事！這般伶人，簡直的可殺！」哈巴果笑着又向馮銓道：「馮老先生的前事，涿州迎魏闢，北京降李闖，也早已有人演唱了！」馮

去，向鼎孳說明情形；鼎孳聽着躲在秦檜夫人跨下的話，不禁羞得哭道：『當初逆闖入京之時，我原是要死的，怎奈小妾不肯，却弄得名節掃地至此哩！』那龔鼎孳這句話，原是說謊，上文已經表過，現在他是沒法遮臉，纔枉屈了他的愛妾顧橫波的。聞文休提，且說當晚戲畢各散，多爾袞便和皇太后安息，他們本是老交情了，此番老店新開，並無奇事可紀，只得表過；到了明天，多爾袞入朝，依舊照常攝政，百官紛紛叩賀。馮銓站出奏道：『現在四海漸平，又是欣逢昇平盛事，真是萬民懽懽的時候；只是前朝宗支，倘不辦一結束，難免無知之徒，妄覲非分哩！』多爾袞聽着，心想這老頭兒忘恩負義到這般地步，心內雖這樣想，口內却說道：『不是你提起，咱却忘懷了！』說着，心中早有準備，須臾退朝，回到私邸，向親信的侍衛蘇克薩哈悄悄的吩咐了一番，蘇克薩哈領命，來到太常寺，到裡邊不知他使的甚麼勾當，回覆多爾袞，多爾袞着實讚他辦事能幹，賞了些銀子給他。只有太常寺的員司，悄悄的傳出消息，說是明太子慈烺，宏光帝由栢，潞王常瀟，

鄒太后等一井中毒而死。外間纔知這件勾當，便是多爾袞吩咐蘇克薩哈做的，大都暗中嘆息。這事傳到南省，在紹興監國的魯王以海，和在福州稱帝的唐王聿鍵，都是設壇致祭；現在先表以海在紹興監國，浙江省的東半部，都在他的範圍以內，於是吳江的吳日生，松江的陳臥子沈猶龍，徽州的溫璜，績溪的金聲，崇明的沈百五，紛紛響應。怎月，各處民兵，統都戰敗。吳日生爲博洛俘到杭州，博洛想把他招降，日生賦了一首浪淘沙的詞道：『成敗判英雄，史筆朧朧，興吳霸越事匆匆，畫墨凌煙能幾個，



奈清帥博洛鎮守杭州，江浙兩省的民兵，不能結合，洪承疇又分遣部將張天祿等攻徽寧各縣，鄭親王濟爾哈朗親率大兵攻松江，崇明，博洛又分兵攻吳江，衆寡懸殊，勝負遂分，不到數

人虎人龍，雙鬢酒杯中，身世萍蓬，半窗明月透西風，夢裡邯鄲還說夢，驀地晨鐘。『博洛見他立志不屈，便把他綁到草橋門殺死。松江的陳臥子沈猶龍都在開仗時給清兵格斃，只有臥子的門人夏存古和崇明的沈百五，都給鄭親王俘到南京；徽州的溫璜，兵敗自刎而死，績溪的金聲却給張天祿擒住，也俘到南京。要知道這幾個義士，俘到南京以後，是否歸降，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朗讀祭文置身無地 驚看碑字大數在天

却說那沈百五名喚廷揚，號五梅，是崇明的富豪，他在少年時候，隨他父親到福建去經商，瞧見洪承疇相貌不凡，又憐他貧困，便把承疇的父親，延爲西席，承疇纔得讀書發迹；現在百五已是七十多歲，俘到南京，承疇念他前恩，特命押進內室，和聲悅氣的道：『伯父別來無恙嗎？』隨遇而安，小姪當助一臂之力哩！』百五閉着眼睛，假裝是個瞎子，便道：『我眼已瞽，你是誰呢？』承疇道：『小姪便是洪承疇！』百五聽着，大呼道：『洪亨九受國厚恩，松山一役，早已殉節，你是個甚

麼東西，敢來陷我不義嗎？」說着，接近上去，用巴掌猛批承疇的臉蛋；承疇笑道：「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勉强的哩！」便吩咐從人，綁出斬首。承疇踱出外庭，只見一個老翁，一個少年，在那裡候着；承疇道：「你名喚甚麼，有多大年紀了？」少年道：「我乃松江的夏完淳，表字存古，我父親自從滿賊南下，即自盡而死，父爲忠臣，子怎能不爲孝子，中的哩！」存古怒道：「我聽得當年有個洪亨九先生，乃是天朝人傑，松山之戰，身殉皇恩，我一生取法此人，只求速死，纔得死在地下，追隨亨九先生哩！」承疇



今日到此，只求速死，方可死見先父先師於地下！你這無恥漢奸，莫輕視了我十六歲的英烈少年哩！」承疇見他年少志大，很有憐惜之意，便道：「童子何知，怎能舉兵叛逆，必是誤墮軍

聽着，心想這孩子到是欽佩自己的人，便道：『我便是洪亨九！』存古罵道：『洪先生死國已久，先帝賜祭建祠，萬目共覩，不要臉的逆賊，敢冒了洪先生的大名，去污着忠魂，我恨不能把你砍爲肉泥，爲洪先生吐氣！』承疇聽着，很是慚愧，便掉過頭來，向那老翁道：『你是何人？』老翁道：『瞎了眼的王八羔子！連你金聲老爺都不認識了嗎？』說着，便搖頭擺腦的唸起文章來；你道唸的是那篇文章，却是當年崇禎帝御祭洪承疇的祭文。承疇聽着，更覺得置身無地，明知他們乃是故意挖苦自己的，便命人把他們一并押往淮清橋下，砍去腦袋；可憐欲求恢復國家，却斷送了性命，從此江南許多地方，統歸清人之手。博洛無後顧之憂，便率兵進攻浙東，明將張國維佈了兵陣，嚴守錢塘江；清兵倉卒到此，沒曾預備船隻，只得隔江候着。張國維的部將熊汝霖獻計道：『現在滿奴不敢南渡，我們可招募民兵，從海寧直向蕪湖，攻那南京，清兵決不能抵禦，兩面夾攻，不患不能取勝！』國維聽着有理，只因兵餉都給紹興守將方國安霸佔，總是有志難成。隔了數

月，恰值炎夏大旱，錢塘江竟是襄裳可涉，博洛趁此機會，率了數萬兵馬，渡了江來，國維便退守東陽。這時馬士英、阮大鍼也已逃至紹興，和方國安結成知己，現在聽得清兵渡了錢塘江，三人定了計策，想以海擒猷邀功，却因事機不密，以海得了消息，忙的奔往台州，和張名振、鄭遵謙、張煌言、鄭彩、熊汝霖等，航海逃去，直向福建方面而去。國維、國安兩人，却携着家眷，領兵向寧波山中躲避。士英削了頭髮，扮作僧人模樣，自以為有恃無恐，不料清兵也早已得訊，大隊兵馬，從後趕來，國安道：「事已危急，



知事已敗，投江自盡，却有金華駐將朱大典，嚴守城池，並不鬆懈，清兵攻了七日，纔得攻破，滿城百姓，都不願降，便給博洛屠得乾乾淨淨。清兵直到紹興，阮大鍼首先迎降，那馬士英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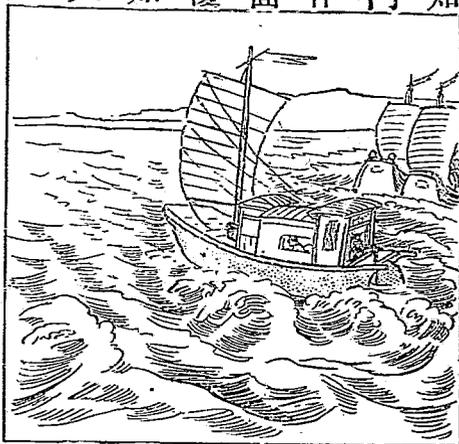
萬分，倘再顧憐細小，勢必性命難保，不如把他們砍死了乾淨！士英聽着，心中雖不允承，但因自己並無兵馬，性命乃在國安掌握之中，不敢反對，只得垂淚無語；國安本是蠻不講理的武夫，把士英的老母妻子和自己的家眷統都砍死，士英無可奈何，便同了國安逃至天台。只見山中豎着一碑，碑上鐫着道：『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見着，大駭道：『天意我們不能成事的了！不如降了罷！』便留着不去。清兵追至，果然歸降；博洛大喜，把他們二人留在軍中，隨軍前進，嚴密看守。要知馬士英和方國安兩人，降了博洛以後，能否保全性命，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黃道周聯語罵同鄉 鄭成功抗清逃海外

却說博洛攻破紹興，便率領兵馬來攻福建。那唐王聿鍵，乃是個好學之士，深通典故，在崇禎末年，逆闖攻逼京師，他在河南興兵勤王，却因此獲罪，囚入鳳陽獄中；後來由栢即位南京，把他放了出來，直到現在，纔得在福州稱帝，只因軍政大權，都給鄭芝龍霸住，武將像蘇觀生等，文臣像黃道周等，都是仰他鼻息，聿鍵也

無可如何；芝龍又和他族弟鴻逵互結黨援，不顧國事，只知私爭。那鄭芝龍乃福建泉州人氏，幼時拜海商李習爲父，對於航海一道，很有研究。李習死後，所遺財產，都給他吞沒，便召集無賴，出沒海上，打劫爲生。崇禎中年，歸附明廷，得授官爵，於是海上商船，非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他便訂定規例，教他保護，須納三千兩銀子，纔得換一令旗，所以他一年之間，收入足有千萬兩銀子，真是富敵王侯。他在日本，娶得肥前人田川氏爲妻，日本的國法，贅壻的人，不得携妻回里，惟有鄭芝龍乃很有名望的人，所以破例讓他帶着田川氏回國；生下一個孩子，名喚森表，字成功，號大木，生得丰采掩映，奕奕耀人。這時芝龍並非誠意恢復明室，不過想假此名義，號召部隊，鞏固自己的勢力，因此福州朝內的將吏，都是芝龍的私人，聿鍵恐他懷藏異心，便把他兒子成功，賜了國姓，喚作朱成功，成功年纔二十一歲，到是很有志節的，因見黃道周乃知名之士，便從他爲師。那黃道周表字幼玄，號石齋，和洪承疇是同鄉，進士出身，屢官御史，抗直敢言，素爲士林所重，現在

擁立聿鍵，官居首相，眼見鄭芝龍專權誤國，便想向江西方面，發展兵力，漸爲聿鍵脫離鄭氏勢力的基礎；只因書生不諳韜略，率領三千兵馬而去，在途中接得探報安徽婺源縣的知縣蕭仁，乃是自己的門生，便寫了一信，約他作爲內應，不料蕭仁人面獸心，暗中派兵埋伏，覆信却允所請，道周不知是計，走到半途，被伏兵擒住，俘往南京。承疇見



取過文房四寶，道周伸紙揮毫的寫着，不到一刻功夫，已是寫就；承疇取過瞧時，只見上聯寫的是『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下聯是『洪恩浩蕩，不能報

是同鄉，慰勞他道：『先生怎的這般的自苦哩！但是我可担保決不傷害先生的！』道周笑道：『亨九！久違了！今有一副對聯，作爲贄見之禮，請惠紙筆，當塗拙奉呈！』承疇聽着，欣然命人

國反成仇，『承疇心想這明是把史可法來罵人的，不禁老羞成怒道：『呸！老狗真不識抬舉哩！』說着，便命推出斬首。黃道周被殺的消息，傳到福州，聿鍵很是悲悼，成功也不禁大號，只有芝龍等却是快樂異常；聿鍵見形勢漸惡，命蘇觀生往南安招兵，又因聽得當初宏光帝所委的湖廣總督何騰蛟，駐守湖南，聲勢很盛，便離了福州，直向湖南歸降了清廷，把所有關隘防兵，統都撤除，清軍遂長驅直入。聿鍵忙的逃往汀州暫避，清兵從後趕到，便被擒住，芝龍為保全家屬起見，在福州上表，請博洛入城，



而來。車駕纔到延平，江西守將楊廷麟正在吉安固守，便命部將萬元吉代守城池，自己却想前來護駕。博洛得訊，命降將金聲桓進圍吉安，一邊又率領大兵，攻向福州；芝龍暗中便派人

他兒子痛哭力諫，芝龍却不理會。清兵得了芝龍的內應，進了福州城，軍隊却擄掠姦淫，無所不爲。芝龍的妻室田川氏，也被清兵輪姦而死。成功瞧這慘不可言的情形，便泣告芝龍，芝龍却急於功名，不以爲羞。成功忿極，先到家中，用日本俗例，把田川氏剖腹洗腸，棺殮安葬，纔逃出城外。直到海邊，召集芝龍舊部，依舊在海上寄身。博洛聽得成功在海上抗命，便命芝龍作書招降。芝龍果然寫了一封書信，遣了同降的部將張祿送去。成功見信，大罵道：「我父厚負國家，我也不得不有負父親了！」張祿原很痛恨清兵強暴的，只因跟隨芝龍多年，所以不忍棄主而去。現見小主人各有其志，不便勉強，只得回覆芝龍，芝龍便向博洛自請死罪。博洛大怒，傳命把芝龍斬首，可嘆芝龍賣主求榮，却落得刀下亡身。張祿見着忿極，只因成功少年氣盛，心想也不是成大事的人，他把芝龍屍身棺殮已畢，便悄悄的離了福州，想踏遍天涯，訪求異人，做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來。暫且按下，下回仍接續福州之事。

第六十二回 報宿怨大鏃伏冥誅 快羣情士英遭顯戮

却說聿鍵往福州，不食而死。博洛見他很有志節，傳命從優棺殮，安葬城外貓頭山；却故意命馬士英、阮大鏃、方國安等執紼送殯，出了城，路經閩安橋，大鏃忽大呼道：『雷爺到了！』說着，墜馬而死。博洛見了，很是驚訝，士英便把大鏃在南都時冤戮雷演祚的事情，說了一遍；博洛吐了一吐舌道：『這真是眼前報啊！』心中却在思忖：這般賣國奸賊，留之何用，不如砍了的乾淨；却又暗暗裡給大鏃叫着便宜，否則少不得也是刀下之鬼哩。博洛有了準備，到了貓頭山，把聿鍵的棺木安葬已畢，喝令士英國安跪在墓前，指着罵道：『你們這般奸賊，咱們大清國要來何用！到了今日，死已嫌晚的了！』士英國安聽着，出其不意，唬得屁滾尿流，哭求道：『千歲爺饒了我們罷！』博洛並不理會，吩咐開刀；那兩個奸賊，頓時做了一對的無頭鬼，也可算是他們作奸的下場哩。這時金聲桓圍困吉安，萬元吉逃入贛州，聽得汀州已破，聿鍵被擒，軍心渙散，已無能力，聲桓乘勢攻破，元吉

拚命逃出城來，正想召集殘兵，再圖恢復，途中遇見主帥楊廷麟，纔知贛州城內的百姓，已給聲桓屠盡，元吉放聲哭道：『爲我謝贛人，使合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說着，拔刀自殺，廷麟也自刎而死，江西全省，統入清人之手，由降將金聲桓駐守。何騰蛟在湖南得了消息，好生忿恨，便和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迎立梧州封藩的氣忿，恰巧聿鍵的胞弟聿鏞，從福建浮海至廣州，觀生便慫恿粵人，倡議兄終弟及之說，把聿鏞也卽位稱帝，改元紹武，把由榔方面派來的使臣，統都殺死，於是



桂王由榔，在肇慶稱帝，改元永歷。却有聿鍵的舊臣蘇觀生，在南安招兵，聽得汀州失守，便退入廣州，現在知道由榔在肇慶卽位，也想加入其中，怎奈丁魁楚不許他與聞此事，觀生很是

同室操戈，自相攻奪起來。清軍哨馬，探得情形，到福州報知，博洛便命降將李成棟率兵往攻廣東；一路攻來，潮州惠州，想繼攻破，廣州城內，却沒曾知道，直到兵臨城下，聿鏢和觀生，却在試院考試士子，猛然聽得清兵已至，措手不及，只得自殺而死。成棟得了廣州，便又來攻肇慶，由榔逃入桂林，成棟乘勢攻逼，連下梧州平樂，桂林城中，一夕數驚，太監王坤便向由榔道：『現在大勢已去，桂林決難保守，聽得全州守將劉承允，兵力尙厚，陛下不如棄了桂林，往全州暫避！』由榔不知好歹，點頭稱是；瞿式耜却諫道：『桂林乃兩粵之樞紐，陛下仍以固守的爲要！』由榔道：『朕已決計往全州，卿不必多言！』式耜哭道：『陛下不聽老臣之言，老臣願守桂林，與城存亡！』由榔聽着，便傳旨道：『瞿式耜着留守桂林，賜尙方劍，節制諸軍！』這旨下後，由榔便離了桂林，來到全州。不料那劉承允却別有用意，賄通太監王坤，擅作威福，矯詔封拜，由榔處處受其挾制，但在情勢緊急之時，只得含忿忍着。那式耜固守桂林，和成棟開過幾仗，殺得成棟兵馬零落，不敢再

攻廣東方面，却又有遺臣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等，紛紛起兵，成棟有了內顧之憂，便把兵馬退回廣東。邦彥等究屬書生，不明軍事，沒隔多時，統統給成棟所破。成棟又想再攻廣西，却因已得的州縣，都給式耜奪回，只得在廣東邊界嚴陣而守。這時端重郡王博洛在福州，見浙閩已平，便留陳錦總督浙閩軍務，自己班師回到南京，向鄭親王濟爾哈會議。博洛道：『要平兩粵，必須先平湖廣！』承疇也道：『湖廣方面的何騰蛟，確是非可小覷的哩！至於山西方面的事情，尙非重要；愚意可命吳三桂就近在西



朗報告軍情，忽的又得山西軍報，明遺臣姜瓖據了大同，攻破忻州朔州，聲勢浩大，陝西甘肅等省的遺臣宿將，都是起兵響應。太原西安已是危急萬分。濟爾哈朗便召集洪承疇等開一

安出兵，另奏急疏請皇父攝政王詔派大將，兩面夾攻。這樣辦法，不患不能平定了！濟爾哈朗聽着有理，便下軍令道：『着都統譚泰及和洛輝等，前赴九江，會合耿仲明、尚可喜駐守，斷明軍後路；端重、郡王博洛率同敬謹、郡王尼堪前赴山西，會合吳三桂，往攻姜瓖，洪承疇仍留守江寧，任沿海之經略；本親王率同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合孔有德，往攻湖廣。』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 第六十三回 起內訌明舊將叛清 旨急下攝政王抱恙

却說濟爾哈朗下了軍令，分路遣將，又打了一道奏疏，請派大將往討姜瓖，哨馬遞到北京，多爾袞見着，便傳旨命英親王阿濟格領兵而去。濟爾哈朗把軍事分派已定，各將領命辦理，他自己也率領勒克德渾、孔有德等來到岳州，駐紮大本營，命勒克德渾移駐寶慶，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充作先鋒隊。何騰蛟保守長沙，本可負固拒戰，怎奈他部下軍隊有一部分乃李自成的殘隊，賊心未改，竟在長沙城外，大肆劫掠；有德乘勢猛攻，騰蛟大敗，退守衡州。劉承允在全州得訊，脅迫

由榔逃往武岡，騰蛟見衡州難守，便棄了湖南，直到桂林，和式耜會合；式耜命他鎮守全州，連營二百餘里，以爲犄角。有德平定了湖南全省，聲勢很盛，劉承允却想獻出由榔，歸降清廷；由榔窺破機密，隻身逃到柳州，遇着騰蛟的部隊，纔護送到桂林。有德收降了承允，本想再攻廣西，只因式耜佈置嚴密，不能南進，便在衡州駐守。這時清軍正在節多鐸召回入京，又改隸博洛，後來破了萬元吉，平定江西全省，只做了一個駐將，軍政大權，都給巡撫章于天管理，自己却須聽他節制，心中便忿忿不平。那于天



却不料駐守江西的降將金聲桓，忽又叛變；原來那金聲桓自從隨了左夢庚降了滿清以後，夢庚看透塵事，把兵權都卸給聲桓代理，聲桓初隸豫親王多鐸部下，

和聲桓本也有些嫌隙，處處抑制，聲桓便和部將王得仁商議妥當，暗通桂林，事機不密，爲于天所知，兩人無奈，便先發制人，舉兵反叛，把于天殺掉，迎了南都舊臣姜曰廣主持軍務。這時李成棟在廣州，聽得聲桓反正，想起自己許多汗馬功勞，到結果依舊承仰巡撫佟養甲的鼻息，現在時機已至，也把養甲殺掉，具疏迎由柳入粵，由柳便仍都肇慶，詔封成棟爲惠國公，聲桓爲豫國公，得仁爲建武侯。清軍哨馬，探得飛報，濟爾哈朗大駭，急召孔有德移攻江西，又命九江駐將譚泰和洛輝尙可喜、耿仲明等，速攻南昌。聲桓力守府城，却命得仁潛赴湖口，斷絕清軍糧道；清兵首尾不能相應，很是恐慌。湖南方面，却又給騰蛟乘勢奪去。四川省內的遺將李占春和義勇、楊大展等，也起了義兵，分據川南川東，具疏歸順。由柳便命南都遺臣呂大器總制川軍。大同的姜瓖，也通了消息。那福建方面，魯王以海又依附鄭成功，在廈門養精蓄銳。原來以海自從紹興失守，偕同張名振、鄭遵謙、張煌言、鄭彩、熊汝霖航海南去，暫居南澳，遣將攻略福建，克復三府一州。

二十七縣，正想猛攻，却內部起了變化，熊汝霖、鄭遵謙都給鄭彩所殺。鄭彩畏罪，悄悄的逃去，所得的州縣，又給清軍奪去。南澳岌岌難保，張名振便率兵攻破舟山島，殺死海盜黃斌卿，迎着以海入島，依山爲險，自以爲有恃無恐；名振便留部將張肯堂守了舟山，自己却和以海、煌言，猛攻吳淞。不料吳淞未曾攻下，舟山却已給清將陳錦攻破，肯堂隊統歸成功，節制成功的聲勢，益發的大了起來，便拜表到肇慶，由柳便詔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這時由柳已恢復了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六省之地。



陣亡；名振沒法，和煌言商議了一番，便到廈門依附鄭成功。成功自謂係唐王聿鍵的遺臣，不願受以海的命令，以海正在無地可歸之時，只得去了尊號，暫時安住。不到幾時，名振病卒，軍

又四川福建兩省的一部份；哈馬飛報到岳州和南京，濟哈爾朗和洪承疇等，忙的急疏到北京，清廷大驚。這時多爾袞又正在臥病，忙的強扶病軀，下了一道急旨道：『南逆倡亂，漸成燎原，端賴諸卿，相機行事，務祈天兵一至，群醜倒戈；事平之後，論功行賞，自當格外加恩，毋負朕付託之至意！欽此！』這道諭旨，原是籠絡將心的，不過多爾袞的心裡，却很是憂愁；病上加急，病勢漸重。要知多爾袞因何得病，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賞荷包一字值千金 建經壇五光兼十色

却說多爾袞自從娶了皇太后以後，因為錢牧齋是這事的功臣，便賞了二萬兩銀子，牧齋入邸謝恩，皇太后特命傳進內室，牧齋叩過了頭，皇太后取了一只荷包，交給牧齋道：『那下嫁的詔書，是你的手筆，共計二百餘字，現在我賞你這只荷包，上有東珠四顆，足值紋銀四十萬兩，你的文章，真是一字值千金哩！』牧齋聽着，忙的又叩了幾個響頭，纔退了出來，回到家中，把荷包交給夫人柳如是，夫

婦倆正在交談，僕人報着馮大老爺拜訪，牧齋出來迎着，原來便是馮銓。馮銓道：「攝政王這事可對不起我了！」牧齋聽言，明知他沒曾得賞，所以心中不很滿意，便道：「莫說對不起你老先生，兄弟絞費腦汁，給他撮合了好事，却只得了二千兩銀子，你道冤嗎？」牧齋本是個勢利小人，所以向馮銓撒了個彌天大謊；馮銓怎知其詳，却道：「這事信口謔來，不過取笑而已，請勿見笑！」牧齋假意的驚道：「老先生胆子真好大啊！倘是屬垣有耳，那還了得！」馮銓道：「爾我的交情，還有甚麼意外嗎？」說着，



兄弟哼了一副對聯，去嘲笑他們的哩！」牧齋笑道：「大作到要請教！」馮銓道：「上聯是「紅羅帳中，無限恩情呼嫂嫂；」下聯是「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

兩人又取笑了一回，馮銓纔告辭而去。且說多爾袞原是好色如命的人，又經不起皇太后的蠱術，自己又爲取媚起見，向小邢研究許多淫具，常言道：『好色者必以瘵死。』多爾袞這樣的荒淫無度，早已力漸不支，起初還覓着人葠，鹿茸，海狗腎等許多東西，輔助自己的精力，怎奈乞靈藥劑，其効甚淺，漸漸的頭暈目眩，吐起血來，竟是成了色癆重症。他的親信侍衛蘇克薩哈便進言道：『奴才聽得西番的喇嘛，素能製造興奮的藥劑，現在京中正駐着個大喇嘛，卓錫在南河沿瑪噶拉廟，他的法術，更是神通廣大哩！』多爾袞聽着大喜，忙喚喇嘛入邸，說明配藥治病之事，喇嘛道：『這事須請皇父親自致祭，纔有効力。』多爾袞便吩咐侍衛，在邸中建了一所高壇，凡是牲牢樽俎，金臺銀盞，等物件件齊備，色色精美，日間是鑼鼓聲齊作，聲如怒潮，到了晚晌，華燈百枝，好像繁星徧耀，用了八十一個喇嘛，喃喃唸着梵經，隔了七天，纔把一個和牛膽大的淨瓶，用膠皮紙封固，紙上畫着番符，置在壇上的中央，大喇嘛旋繞唸了半天，把手中所持的錫杖，向壇

上一指，只聽得腳蹙的一聲，瓶口封紙，早已揭了下來；大喇嘛便道：『請皇父登壇！』多爾袞聽着，果然踱上壇來，向瓶中一瞧，却是空無所有，正在疑訝，忽見大喇嘛從帽簷中取出一只和橄欖大的小囊來，從囊內傾出兩粒和菘荳般大硃砂般紅的小丸藥，這丸藥的上面，一是凹形，一是凸形，大喇嘛指着丸藥，鄭重的道：『這是西天子母丸，又護法，便可把這雌雄兩粒，作為胎基，設了經壇，虔誠唸咒七天，用淨瓶置丸其中，再虔誠唸咒七天，安置淨室之中，隔了七七四十九天，纔可啓封，便能得到滿瓶



達賴第一世祖坐牀之時，把這丸藥置在金瓶之中，傳給呼畢爾罕的第二世祖，後來世世相承，丸藥能自相生息，永久不滅，倘有大功德佛緣的人，或是大寶法王

的丸藥，把來治病，無不靈効，這不是人力所可配製，皇父幸勿輕視纔是哩。」多爾袞聽得，心頭有些痒起來了，便依着大喇嘛的話，果然得着滿瓶的丸藥，共計一百零八粒。多爾袞便取了進去，向皇太后說明這事；皇太后勸他吞服，多爾袞却又不敢，便道：「瓶內的藥，確不是喇嘛置入的，封固時，咱乃親加記識，淨室中咱也命親信侍衛看守，喇嘛都在外邊，決不能使着鬼計的；只是咱不知他們怎的這般神通廣大，這丸藥究竟可以吞服的嗎？」皇太后笑道：「喇嘛辦的事情，你還不信嗎？」說着，又附在多爾袞的耳邊，悄語道：「當初福臨的爸爸，也服了這個撈什子，我纔生了福臨這孩子哩！」要知多爾袞會否吞服丸藥，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服丸藥多爾袞暴薨 攬奏疏順治帝親政

却說多爾袞聽了皇太后的話，便不疑懼，把丸藥照法吞服，隔了三天，神采煥發，精力大振，心中好生得意，便把那喇嘛封爲大國師，特在馬神廟後面，建了一所

大廟，喚作嵩祝寺，賞給國師卓錫，服了半載，纔把丸葯服完；不料過了十多天，非但舊病復作，並且病勢加重。多爾袞忙的命國師再求葯劑，國師道：『請把雌雄兩粒，交來作爲胎基！』

多爾袞道：『咱都已服完了！』國師驚道：『這丸名喚子母丸，有母然後有子，現在沒有了母丸，即使設壇致祭也無從求得子丸的哩！』多爾袞道：『難道你沒有』



少待，你便走一遭罷！』國師領旨自去。隔不多時，便得濟爾哈朗和洪承疇奏來的警報，病上加急，病勢漸重了。却又思忖，以爲大清乃以武立國的，現在天下多

母丸了嗎？』國師道：『這丸藏在西藏達賴法王的庫中，我來時並沒會多帶，現在得了皇父的詔旨，不妨再得一份，但須往西藏走遭，恐皇父等待不及哩！』多爾袞道：『以其無有，何如』

事，正可顯些威武，纔可懾服漢人的心理。主意想準，便向皇太后說知，皇太后也因國事爲重，不便強阻，多爾袞便召集王公貝勒貝子和八旗固山額真等，往居庸關外行獵。怎奈久病之軀，又受不住風寒，行獵之時，竟從馬背上跌了下來，隨從的王公們，忙的前去攙扶，安置在喀喇城地方，暫行休養；終因病根已深，邊外又沒良好醫生，竟是一蹶不起，瞑目長逝。王公們一面佈置後事，一面飛報北京，皇太后得知，哭得死去活來，忙的入宮告知順治帝。順治帝却笑道：『老賊也有今日的嗎？』皇太后道：『孩子！你不瞧他開國的功勳，難道不瞧在你媽的分上嗎？』順治帝聽着，只得下詔哀悼道：『皇父攝政王功冠古今，道躋賢聖，當朕躬嗣服之始，謙讓彌光，迨王師滅賊之時，勳猷懋著，闢輿圖爲一統，攝大政者七年，朕之初心，本欲於攝政王歸政之後，優禮酬報，不意皇父中道捐棄，未遂朕懷，謹恭禱攝政王神主於太廟，追尊爲懋德修道廣業立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梓宮返京，朕當率領王公百官，出郊迎奠，嗟乎！恩義兼隆，莫報如天之德，

榮哀備至，式符薄海之心，佈告天下，咸使聞知！欽此！」這旨下後，鄭親王濟爾哈朗知道多爾袞已薨，他本是譎詐的人，明知順治帝下的此詔，必非本意，自己也因名居攝政王，實則處處給多爾袞壓制，心中早已氣忿，便連合博洛阿濟格等，上了一道奏疏，請順治帝親臨朝政，並舉發多爾袞大逆不道的情形。這時順治帝聽得多爾袞柩車到京，着這般隆恩崇儀的喪禮，真是曠古未有。當日順治帝回宮，得見濟爾哈朗奏來的急疏，心想落得借此出口悶氣，便向親信的大臣尼哈商議，尼哈出了許多主



果然率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穿了縞服，出了東直門迎接；順治帝親斟御酒，弔奠了一番，百官都伏在道旁舉哀；近支福晉和文武官的命婦，都是縞服跪在攝政王府大門之內，守喪哭

意，奏的詳詳細細。到了明日，尼哈率領百官，請順治帝親政；順治帝便上朝受賀，却下詔道：『朕今躬親大政，總理萬幾，天地祖宗，付託甚重，海內臣庶，望治方殷，自維涼德，夙夜祇懼，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凡我諸王貝勒等及中外文武大臣，其各殫忠盡職，潔己愛人，任怨任勞，不得推諉，天下利弊，必以上聞，朝廷恩意，期以下究，庶政舉民安，早臻平治；凡我民人，宜仰體朕心，安居樂業，共享太平之慶，朕有厚望焉！』欽此！順治帝下了此詔，一面祭告天地，一面又命尼哈至攝政王府收回印信文卷，貯藏內庫。尼哈暗中又賄通蘇克薩哈，首告多爾袞的罪狀；那蘇克薩哈本是滿洲的無賴，只因善於養鳥，所以很受多爾袞的信任，現在得了尼哈的賄賂，落得打死老虎，便上疏道：『攝政王生時，備有八補黃袍，大東珠，素珠，黑孤獮子，不令人知；又欲率兩旗人馬，駐守永平，謀篡大位，會出獵，未往，如有一字虛僞，願甘反坐！伏維聖鑒！』要知蘇克薩哈上了這疏以後，順治帝作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重孝思皇太后還宮 發逆謀攝政王沒籍

却說蘇克薩哈上了一疏，奏參多爾袞的罪狀，順治帝見着，便和尼哈商議，尼哈道：『爲今之計，第一勿傷皇太后之心，奴才的意思，便請皇太后回宮爲是！』順治帝的心理，本只恨這多爾袞一人，對於皇太后，究屬是母子，並沒有甚麼芥蒂，聽了尼哈的話，便道：『皇太后不回宮，本不是件事情，千秋萬世以後，不是笑話嗎？你去探聽他口氣再說！』尼哈領旨出宮，來到攝政王府，皇太后這時也覺得自己不倫不類，很悔着當初下嫁之事，現見尼哈來到，劈面便哭道：『福臨這孩子，非但忘了我，簡直連他生身的爸爸，也忘掉了哩！』尼哈會意，忙的跪道：『皇上遣了奴才到此，乃是迎接聖母還宮的！』皇太后聽着，纔止住了淚，尼哈先入宮覆命，順治帝便命兩名親信宮監，把皇太后迎入宮來，皇太后想起下嫁之時，鹵簿扈從，何等熱鬧，現在却悄悄的回宮，真是不勝今昔之感了。順治帝跪着叩見，母子倆相抱大哭，皇太后道：『以前之事，有負爾父，我已悔之晚矣！』順治帝

道：『母后之過，似日月之食，決無損於光明；只是多爾袞大逆不道，王公大臣都已上疏奏參，朕想詔頒罪狀，與天下共棄之哩！』皇太后聽了，究竟和多爾袞有些香火恩情，便道：『君子不念舊惡，況且他已死了。瞧在我的分上，把他饒恕了罷！』順治帝哭拜道：『這事倘母后執意阻擋，朕也不再戀此皇位，請母后作主，把朕廢貶，重立新君便是！』



親王同近支王公內大臣等合詞奏言，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諸王貝勒大臣等同心翊戴，共矢忠誠，扶立皇上；彼時臣等並無欲立攝政王多爾袞之議，惟多靈

郡王阿達禮希圖邀寵，多方勸進，皇上因在沖年，曾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逮後睿親王多爾袞獨專威權，不令鄭親王預政，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繼位，盡爲己功；又將太宗文皇帝昔年恩養諸王大臣官兵人等，爲我皇上捐軀竭力攻城破敵，剿滅賊寇之功，全歸於己，其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所造府第，亦與宮闕無異，府庫之財，任意糜費，擅用織造緞匹，庫貯銀兩珍寶，不可勝計。擅自誑稱太宗文皇帝之卽位，原係奪立以挾制中外；又搆陷威逼，使肅親王不得其死，遂納其妃，且將官兵戶口財產等項，不行歸公，俱以肥己；又計陷阿達禮，僞矢忠誠。凡一切政事，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僭妄悖理之處，不可枚舉。又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令其日候府前，是其悖逆之心，顯而易見；臣等前因畏威吞聲，不敢出言，今冒死奏聞，願皇上速加乾斷云云。據此，朕隨命在朝大臣尼哈等詳細會議，衆論僉同。又據伊屬下蘇克薩哈首告其主人在日，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且欲率領兩旗兵馬，移駐永平，朕

聞之即令諸王大臣，詳鞫皆實。多爾袞逆謀果真，神人共憤，謹告天地太廟社稷；凡多爾袞生前之勳典，死後之榮封，着悉行追奪！家屬人口，均給近支各王爲奴！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這詔下後，尼哈等便到攝政王府，盤查家產人口；那多爾袞本沒曾得兒子，只生有一個女兒東莪和一名養子多爾博，尼哈便把他們和多爾袞的姬妾厄貞知，貪圖虛榮，不惜失身，到結果却是不得善終，這也可算得孽海中的殷鑒哩。尼哈把攝政王府的事情，辦理完畢，入宮覆命，順治帝大喜，把尼哈陞作大學士，又



等，一并發交敏親王阿巴泰府中爲奴，只有肅王妃嘉塔臘氏，眼見滿門桃李，一霎間頓時風流雲散，想起自己的身世，一辱何堪再辱，便趁府中雜遯之時，悄悄的自縊而死；可憐婦人無

因蘇克薩哈有首告之功，着在宗人府辦事；從此以後，軍政大事，都由順治帝親自斷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告 廣 版 出 書 新 ▶

作 傑 新 之 球 全 行 風  
**忘 俗 風 國 全 華 中**

( 幅 餘 十 二 圖 俗 風 印 精 )

.....(預備統一全國之.....計畫).....

△ 仕宦界.....不可不看.....

.....看了這書可以周知各地的民情.....

△ 教育界.....不可不讀.....

.....讀了這書可以遍察各省的程度.....

△ 商賈界.....不可不購.....

.....購了這書可以推廣各處的營業.....

△ 旅行界.....不可不備.....

.....備了這書可以熟悉各方的習慣.....

.....(指示改良風俗之.....方針).....

全香 洋裝 四厚 冊定 價大 洋四 元特 價紙 收洋 二元 函購 另加 郵費

57.48  
90  
:1(5)

行 發 局 書 益 廣 海 上

說小史歷

義演治順

一之帝十代清



行發局書益廣海上



3 0528 0165 5

清代十帝  
一  
順治演義 卷六

第六十七回 鋤惡除奸朝臣歛跡 盛儀豐禮幼主新婚

却說順治帝本是個英明之主，現在親臨朝政，很知百官賢惡，到也親賢黜佞，朝內政事，辦得清清楚楚。他因錢牧齋乃是阿附多爾袞的人，便在上朝時候，下旨把他黜革官職，放逐回里；牧齋怎敢違抗，只得携同柳夫人，垂頭喪氣，出京回到常熟原籍不提。這時又有滿漢全班御史，疏參降臣馮銓、陳名夏等結黨懷奸，順帝治道：『陳名夏犯罪屬實，着卽處絞！』名夏哭道：『犯臣自知罪在不赦，伏叩陛下，顧念犯臣投誠之功，貸臣一死，沒齒不忘聖恩！』順治帝道：『你這降臣，却自以爲投誠有功，真乃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哩！』說着，便命御前侍衛，把名夏拖往刑部獄中絞斃。順治帝道：『馮銓也是個無恥之徒，本應論斬，姑念他已年老，從寬革職，永不叙用！』馮銓聽着，只得叩頭謝恩，出京回籍。却有龔鼎孳妄想獻媚，

不惜殘害同類，站出奏道：『馮銓乃前明逆闖，魏忠賢的私人，現犯罪證，叩旨究辦！』順治帝笑道：馮銓犯罪，朕已加恩恕他了，只是你乃逆闖的偽官，應得何罪？

『鼎孳叩頭道：『臣降

闖賊，事誠有之，但古來

歸順與朝者甚多，何止

孳鼎一人，賢如魏徵，也

曾降過唐太宗。』順治

帝怒道：『你自比魏徵，

把逆闖比作唐太宗，真

是無恥之尤！像你這般

忙的叩過腦袋，攪着一把急汗，退出宮來，向家中的愛姬顧橫波說知，橫波便勸

着他回到家鄉而去。可笑一般降臣，紛紛都如鳥獸之散，在朝大臣見順治帝手



朝秦暮楚的東西，也配

老着面皮，責論他人嗎？

快快滾往家去，閉戶自

思，縮頸靜坐，免得做着

刀下之鬼；以後倘敢妄

論是非，混淆觀聽，定當

兩罪並問，重懲不貸！』

鼎孳摸着一鼻子的灰，

857.48  
290.  
:(6)

段老辣，辦事幹練，便都不敢溺職；又因皇太后下嫁之事，最爲順治帝所深忌，便也不敢談起。順治帝便入宮向皇太后說明這事，皇太后心中也很驚服，却道：『你辦事很有能力，我是異常欣慰，現在你年已十五歲，也可以立那正宮了！』順治帝聽着，沉思了一回，答道：『這事自有母后作主！』皇太后知道他已允承，便召內務府大臣，遏必隆入宮商議大婚之事。原來那順治帝早由多爾袞介紹，聘定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的女兒博爾濟錦氏爲后，遏必隆便向吳克善通知，吳克善便把女兒護送到京。欽天監擇定黃道吉日，舉行大婚典禮，文武百官，忙着襄贊大典，各省又忙着貢物；此番却不比前次太后下嫁，因爲名正言順，百官辦事，更是認真。到了吉期，滿大臣滿達海鰲拜爲大婚正副使大臣，先由內務府備了文馬十騎，甲冑十副，錦緞百疋，彩布二百疋，於清晨寅時，正副使大臣前行，內務府大臣遏必隆率領校尉押着龍亭，御前侍衛率着文馬，直到吳克善的旅邸，龍亭抬至儀門外止着，文馬牽在階下，滿達海宣讀制誥，鰲拜親獻采物，

A 212798



吳克善跪着接受，正副使大臣便告退，吳克善跪送至大門外，正副使大臣和內務府大臣便入宮覆命。到了辰刻，遏必隆又率領校尉押着龍亭，內置黃金千兩，

紋銀萬兩，金茶器一具，

銀茶器二具，銀盆二具，

錦緞千疋，冬夏朝服各

一套，冬夏便衣各二套，

貂裘一襲，玉帶一條，又

命侍衛牽着文馬二十

騎，甲冑一副，弓一具，韋

矢一箠，到了吳克善的

監，內監轉授女官，女官纔交給新皇后博爾濟錦氏。這時鰲拜又宣讀制誥，博爾

濟錦氏裝扮已畢，坐了鳳輿，前面排着全副儀仗，正副使大臣和內務府大臣都



旅邸，遏必隆宣讀皇太

后懿旨，吳克善又跪拜

接受，遏必隆便由吳克

善設宴款待。到了未刻，

正使大臣滿達海，副使

大臣鰲拜，率領內監女

官，來到吳克善旅邸，滿

達海恭獻冠服，交給內

隨在後面，車駕到了中和門，典禮大臣尼哈跪進皇后冊寶，內監交於女官，轉呈博爾濟錦氏，謝過聖恩，來到慈寧宮門口，大婚襄贊各官，統都退出，博爾濟錦氏由女官扶下鳳輿，進了慈寧宮，向皇太后拜過，纔退入崇福宮，向順治帝行了大禮，順治帝答拜了一拜，大禮纔算完畢。明日早朝，下旨大赦天下，恭進皇太后徽號爲昭聖慈壽皇太后。要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六十八回 抱孫兒慈宮娛暮景 慨國運滿局似殘棋

却說皇后天姿很是篤厚，並且敦樸儉素，到也有些賢德；只因生得容貌平常，態度質直，毫無媚態。那順治帝生性風流，對此便不很滿意，感情也不親密；但是彼此相敬如賓，却沒曾惹過一回是非，鬪過半句口舌。隔了年餘，皇后孿生雙子，那次子生下便死，只有長子生存，順治帝因他獨存，以爲他是有福之人，取名福全；又隔了年餘，皇后又生下一子，取名玄暉。皇太后這時抱着嫡孫，心地漸漸的快樂起來，便傳下懿旨，命三品以上滿大臣的女兒，入宮應選妃嬪秀女，却沒有一

個能中順治帝的心理，只得胡亂選了幾名，留在宮中。暫且按下，且說金聲桓固守南昌，命部將王得仁赴湖口，斷絕清軍糧道。那姜曰廣文人胆小，不願得仁移兵他去，連發急檄，把得仁召回，閉城堅守。清帥孔有德等見急攻無効，便先平定附近州縣，大軍却四周圍住。隔了好久，李成棟在廣東率領全部兵馬，直入江西，想和金聲桓連合。怎奈廣戰而潰，聲桓得仁曰廣，都給亂兵殺死。清軍連攻贛州，直逼信豐。成棟想要反攻，却是軍心渙散，大半逃亡，便失却了戰鬥力，自投河中而死。江西全省又歸清軍。



東到江西的路徑，都是些高山峻嶺，成棟部隊進了江西境界，已是人困馬乏。孔有德見有機可乘，命尚可喜耿仲明等，突出猛擊，成棟大敗，退守信豐。聲桓絕了外援，又因城中糧盡，便不

平定。哨馬報至肇慶，由柳命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守廣州，派着重兵鎮守庾嶺。孔有德便命尚可喜、耿仲明屯兵吉安，相機進攻，自己便率領兵馬回到岳州。恰巧何騰蛟部將起了內訌，焚城剽掠，大失民心。騰蛟擬往撫慰，到了湘潭，清兵乘他無備，攻破城池，騰蛟不屈而死。清軍便分兩路進兵：孔有德得了衡州，鄭親王率領滿洲舊將，平定辰州、沅陵等許多地方，湖南全省，又都給清兵得去。這時耿仲明在吉安病卒，他兒子繼茂襲了官爵，却有明將范承恩暗中派人傳訊，願作內應，尚可喜便和耿繼茂統兵進了庾關，進圍廣州，相持了十個月光景，却沒會分得勝負。清軍士卒，都是北方人氏，經不起南省瘴濕，死掉不少。尚可喜便急召譚泰和洛輝來助，纔把廣州攻破。杜永和便逃往瓊州，由柳在肇慶得訊，忙的遷都梧州，廣東全省，又給清軍平定。孔有德在衡州得知廣東已平，乘勢攻入廣西，這時瞿式耜正在全州督師，命戎政總督張同敞拒戰，同敞才兼文武，每戰必先，軍心很是堅固，怎奈廣西地小民貧，兵餉久缺，式耜費盡心血，擬籌餉糈，奏到梧州，

却又爲太監王坤從中制肘，於是形勢漸急；式耜和同儕的部將，都退入梧州索餉，防禦遂疏；有德率兵猛攻，式耜忙的檄召諸將出戰，都不應而逃，全州城內，不存一兵，只有同儕奉檄

而來，却因大事已去，兩人便痛飲待死。有德見城內空虛，便率大隊直入，把式耜同儕擒着，嚴刑逼降，兩人堅志不屈，却是隔屋賦詩，互相唱和，過了月餘，纔同時被



殺；有德見他們忠烈可敬，便允許他們家屬運回骨骸安葬。有德乘勝直下，又攻破桂林，由柳得訊，忙的逃往南甯，廣西全省，便都平定；有德飛表報知北京，順治帝便下旨道：『孔有德着

鎮守廣西，尚可喜耿繼茂着鎮守廣東！』這旨下後，孔有德便在桂林起造王府，尚耿兩人，也在廣州起造，倚勢凌下，橫征暴斂，無所不爲，民間怨聲載道。這時端

重郡王博洛大破姜瓖的騎兵在大同城的北面敬謹郡王尼堪督兵太原也攻破了忻州，吳三桂又從漢中出兵，平定了延綏榆林等許多地方，姜瓖勢已孤立，將卒都無鬥志，恰值英親王阿濟格又率領大部人馬而來，城中將卒，便把姜瓖砍了腦袋，出城迎降。阿濟格便命尼堪和吳三桂等，轉兵往攻四川，自己却和博洛班師。走到中途，阿濟格却不懷好意，觀望不進，博洛暗中飛表北京，順治帝得訊大怒，下了一道密旨，命博洛就地把他正法，博洛得旨，乘他不備，擒住斬首。回到北京，順治帝着實的慰勞了一番，不料阿濟格部下的將卒，見着不甘，暗中又把博洛刺死，真是兩敗俱傷的了。要知後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孔有德滿門殉桂郡 延平王領兵擾江南

却說吳三桂和尼堪往攻四川，一路殺來，所向無敵，明廷遣將李占春殺了督師呂大器，率兵投降，三桂乘勢收復了成都重慶叙州等許多地方，便屯兵四川，暫時休養。不料張獻忠的部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在雲貴招兵添將，已恢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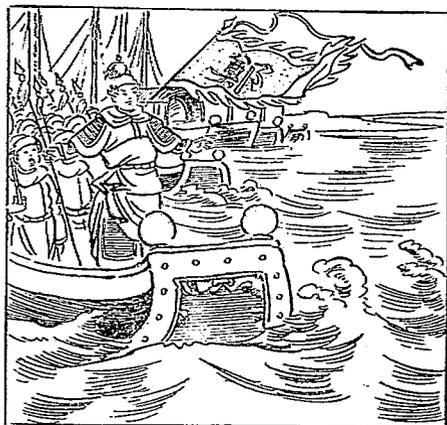
精銳，推了可望做着首領，起初仍是流賊行徑，後來定國和可望發生衝突，便想投誠由柳，請求封號，由柳因他是賊將出身，不允所請；這時由柳困守南甯，四周已爲清軍包圍，萬不得已，勅封可望爲秦王，可望有此名號，部將便不敢反動，命劉文秀攻四川，定國往攻桂林，自己却把由柳迎往安隆暫居。文秀攻入四川，吳三桂大敗，退出漢中；定國也攻入廣西，先破武岡，乘勝攻陷桂林。有德知城已破，泣告夫人道：『我自歸命本朝，深受知遇，爵以親王，錫之藩土，可謂榮寵之至了；現在大事已急，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你們似可早自爲計的了！』夫人也泣道：『公死妾何獨存！只是孩子庭訓，女兒四貞，有何罪戾，也遭此浩劫呢？』有德聽着，便命一個心腹老嫗，背着逃去，却囑道：『孩子偷能逃命，可薙髮做沙彌，萬勿像我一生馳驅，却落得今日這樣的下場哩！』說着，拔劍自刎，他的夫人，也自縊而死。定國進了王府，把他滿門大小一百二十餘口，統都殺掉；那有德的兒子庭訓，行到城外，被定國的部兵擒住斬首，四貞這時年已十六，已有些見識，忙的閃

避，沿路直到岳州。鄭親王濟爾哈朗因有德盡忠而死，滿門慘遭屠戮，所存只此一女，便上了一道奏疏，派着幾名戈什哈，把四貞護送到北京。順治帝見疏，異常震悼，下詔褒卹，予諡忠烈，賜葬京師。皇太后也因有德閤家死的可憐，把四貞迎入宮中，作爲自己的養女，却因四貞年歲已大，想給他擇婿婚配，四貞自說幼年已經許過人家，原來有德報又到，尙可喜已把李定國攻敗，恢復了廣西全省，順治帝因念有德的部隊，沒人統帶，便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務；延齡爲和碩額駙，內



生時，已把四貞許配孫偏將的兒子延齡爲妻，皇太后聽着大喜，便命順治帝下詔訪查孫延齡下落。果然不到二月，光景，延齡應詔而至，便由皇太后作主，把他們夫婦團聚起來，恰巧軍

輔政大臣，都勒機昂邦，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賜第西華門外，真是皇親國戚，權勢熏天，另有大事，在康熙帝演義中交代，現在表過不提。且說劉文秀攻破四川，又攻入湖南省境，濟爾哈朗率領大隊兵馬，和他在常德開戰，文秀大敗，回兵至安隆，和定國連合，把由柳遷都雲南，哨馬探報，孫可望在貴州設了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居心很是不勢猛攻，可望的部隊反解甲歡迎，可望無奈，只得率領親信部將十餘人，到湖南歸降了清軍，濟爾哈朗見由柳已是勢窮力蹙，不再窮追，只命部隊嚴守邊界，想



良；由柳得訊大懼，忙的把定國封爲晉王，文秀封爲安南王，以示抵制。可望接了消息，着惱起來，率領大部兵馬，來攻雲南，到了三盆河，部下將卒，因爲可望是叛逆行爲，不聽命令，定國乘

在湖南休養士卒。却不料羽檄又來，說是鄭成功已從崇明攻進長江，鎮江已是危急萬分。原來鄭成功在廈門練兵多年，着實兵精糧足，現在聽得清軍全力對付由榔，料知江南必無準備，便悄悄偷入長江，攻破瓜洲，鎮江已在包圍之中。洪承疇知南京難保，便退入蕪湖，一面飛表向湖南告急。濟爾哈朗因江南地方重要，便自率全部人馬來援，到了蕪湖，承疇稟知軍情，濟爾哈朗便急奏北京，命洪承疇移鎮長沙，統制各軍，又請耿繼茂移藩福州，乘機奪取廈門，斷絕成功的歸路。順治帝見奏，覆旨照准，於是耿繼茂便開藩福州，洪承疇往長沙鎮守，濟爾哈朗却督率江南軍隊，防禦成功。要知此番戰事，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鄭成功忠心報故國 董小宛慧眼識才郎

却說鄭成功攻打鎮江，清將管效忠督率四千兵馬出戰，却給成功殺得片甲不存，鎮江便給成功奪去，他的部將甘輝獻計道：『千歲欲成大事，必須北定中原！』成功道：『目前要着，在得南京你既有志北圖，我便分你一支兵馬，往江北駐』

守相機進攻！甘輝領命往揚州而來，得了城池，駐守其間。這時成功也攻破南京，拜謁朱太祖的陵寢，又命部將張煌言攻取蕪湖，一時聲勢浩大，戰無不勝，江南各屬望風而靡。濟爾哈朗見難取勝，便命暗探通知徐州總兵梁化鳳，命他出兵攻擊甘輝。那梁化鳳本是李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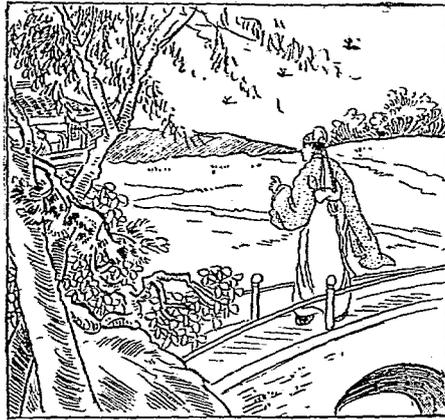
的部將，後來投降清軍的，這人勇敢善戰，却是蠻橫不講紀律，兵過之掠。且說如臬城內，有個富家子弟，姓冒名襄，表字辟疆，乃是江北的有名才子，和伊密之陳定生、侯朝宗三人交稱知己，人稱為四公子。崇禎壬午，中了副榜，曾授



處，姦淫擄掠，任意妄為，現在奉了軍令，來攻揚州，果然把揚州攻破，甘輝率領殘兵往江南逃去，到了如臬地方，給化鳳追至，擒着斬首。化鳳自謂大功已成，便命部隊，在如臬鄰近，大肆淫

司理官，因天下正在大亂，辭而未就。他有個愛姬，姓董名白，小字小宛，一號青蓮，乃秦淮的名娼，生得神采艷發，窈窕嫵媚，真是天上少有，人間難覓，並且是玲瓏乖巧，讀書過目成誦，凡是烹飪鍼線，書畫音樂，沒有一件不精。當初小宛在秦淮賣娼之時，辟疆聞得其名，親往訪晤，却已遷往蘇州，辟疆便到半塘相見，恰值小宛午睡初醒，扶了小婢出見，彼此瞪視，各無一語；只有小宛的生母陳氏和辟疆寒暄了一番，從此兩人便有了意思。隔了一年，辟疆又到江南，雇了一只小船，路經桐橋，見岸邊一角紅樓，異常幽雅，無意間向鄉人問訊，纔知樓中所居的便是小宛。原來那小宛自從和辟疆別後，往黃山去游玩，回到蘇州，他的生母陳氏，又是因病死了；却有蘇州的勢豪彭步桂，欺他孤零，想強娶爲妾，小宛得訊大驚，忙的逃到桐橋，暫時隱居；只因受着驚唬，竟得了危病。辟疆探得消息，驚喜欲狂，便去叩門，叩了半晌，纔有小婢出迎。小婢見是辟疆，便道：「姑娘囑咐，生人概不接見；你冒相公却是熟識的，請進便是！」辟疆聽着，跨步登樓，只見葯鏹狼籍，蕭索

的很，揭開紗帳，小宛病得瘦骨支離，正在睡着，不禁憐惜起來；便悄悄的挨近，喚了一聲。小宛猛然覺來，瞧了一瞧，淚如雨下，把別後之事，說了一遍，並泣着道：『辟疆聽了，沉吟一回道：『嫁娶大事，萬無如此之易，況且我和你只見過兩回，我的身世，你還沒會知道，怎的這樣草草呢？』小宛哭着，執意要同回如皋，辟疆無奈，同他坐了小船，來到南京；過了幾天，纔勸他暫回桐橋，待八月鄉試期屆，彼此在南京相晤，再辦這事；小宛便含淚而去。到了試期，小宛雇舟來到南京，却不幸中途遇盜，三天沒會得食，



物各有耦，況在人乎？奴自病後，二十日來，勺粒沒會入口，醫藥罔效，現在相公到此，賤恙立見減輕，奴願委終身於相公，望相公萬勿見辭！請鑒奴一片愚誠，雖落風塵，此身仍是處子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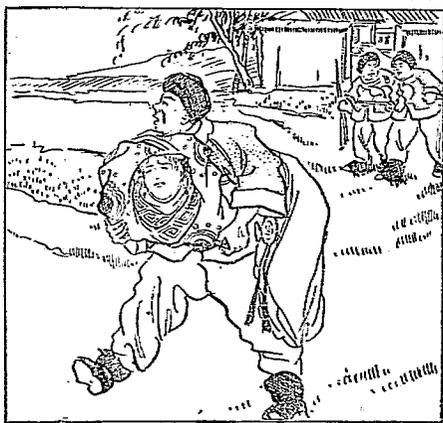
受盡辛苦，直到試事完畢，纔遇見辟疆；這時辟疆的父親起宗，從襄陽卸任回里，路經南京，辟疆附舟同行，不便携着小宛，便力勸小宛暫返蘇州；小宛執意不肯，後見辟疆實有爲難，只得痛哭而別。辟疆回家以後，聽得消息，說是小宛別後，不更去時之衣，寤可凍死了，明他志節的；辟疆聽着不忍，便籌了數千兩銀子，託友人劉大行料理小宛的債務，把他脫了樂籍。劉大行到了半塘，却因生性徧激，不能服衆，一般債戶，便把小宛藏匿起來，正在爲難之時，恰巧常熟的錢牧齋，也在蘇州，大行便託他設法。牧齋這時，聲勢正是煊赫並且又是很器重辟疆的，便出來料理，各債戶纔不敢刁難，把小宛獻出；牧齋爲小宛脫籍，寫了書信，命人送往如皋。要知董小宛到了如皋，有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金屋藏嬌遭逢亂世 玉關暗渡驚碎芳心

却說董小宛到了如皋，辟疆正和他父親起宗在大廳宴客，接得消息，恐起宗責怪，不便先行，直到客散，纔至船埠迎候，聽得小宛已經進了別墅，忙的又到別墅

相見。小宛迎着，笑道：『奴的船剛到埠頭，隔不多時，便有許多僕婦，把奴接到這裡，聽說乃是奉的夫人之命，奴現在得隨相公，又遇到這樣的賢德夫人，真是三生修到的哩！』辟疆聽着，四下一瞧，果然器具全備，心中很是欣慰；談了一回，起身告辭，回到家中，和妻室阮夫人商議。辟疆的意思是，想託阮夫人在起宗和老夫人前疏通一下；那阮夫人本是大賢大德的婦人，也覺得小宛在別墅久住是不便的，便婉言疏通就緒，把小宛接入門來。小宛奉侍左右，服勞承旨，異常慇懃，老夫人等都很憐愛；如此過了一年，正值明室覆亡，清軍南下之時，如皋適當南北要衝，人心惶惶，辟疆率領闔家老小，渡江避難；小宛從中經理，冒死不辭，亂半歸家，辟疆更是寵愛他了。便日坐畫苑書圃之中，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有時閒吟得句，有時又採輯書史，真是福慧雙修，姻緣美滿的了。不料又隔了幾年，鄭成功兵擾江南，清將梁化鳳，乘勝大掠如皋；亂兵掠到辟疆家中，這時辟疆正在溧陽伊密之家中，文酒饌會，家中只存老弱，所有珍寶賞財，席捲一空，又見

小宛容貌嬌艷，不由分說，掠來獻給化鳳。化鳳本是個鹵莽大漢，生平不解溫柔的，見着小宛，却道：『這乖乖生的這般俏啊！咱東征西討，頂子也染紅了，要弄個婦人，也不是大大的難事，誰希罕他哩！不如把這乖乖，獻給咱們的千歲爺爺罷！』說着，便細載金銀，押着小宛，渡江而來。這是濟爾哈朗已統率大兵，攻破南京，成功部將張煌言，被清兵劃界而守，到也相安無事；直到後來，成功攻取臺灣，福建又發生戰事，當在康熙帝演義中一一叙明，此時不必多敘，暫且拋過。且說梁化鳳到了南京，獻上蓋小



所殺，成功見事已敗，忙的收集殘兵，航海逃回到得廈門，却見岸上插的耿字旗號，料知廈門有變，拚命上岸決戰，耿維茂却沒會防備，廈門便又給成功奪回。繼茂部隊，統都逃入福州，便

宛，鄭親王濟爾哈朗見着大喜，心中便在思忖：以爲順治帝選取妃嬪秀女，並無一個中意，現在有此絕色的美人，獻進宮去，定可上邀宸賞，自己也可長蒙寵眷的了；主意打定，吩咐隨侍的滿洲媽媽，把小宛好好款待。一面又獎勞化鳳，大犒三軍；一面奏凱到北京，請賞給梁化鳳爲一等巴圖魯，暫駐江南，保守海口，又自請班師；順治帝見奏，知道不料住了多日，只有個滿洲媽媽侍候，很是周到，心中到放寬了些；現在坐在車中，一路行來，明知又已離了南京，但不知他們是何用意，只得聽着擺佈，也不知



江南又已平定，好生快樂，便下旨照准。濟爾哈朗便押着董小宛，率領部將，直向北京而來。那小宛自從被掠以來，很是悲傷，只因記念着辟疆，不忍便死，但是心中憂懼，恐怕遭受污辱，却

行了多少日子，走了若干路程，覺得進了城門，方知已入城中；行不多時，却又進了一套城門，小宛心想莫非出城了嗎，正在疑訝，却又進了一套城門，不禁暗暗稱奇。又行了許時，纔到一所高大宅第門口，早有門內站出許多僕婦，把小宛扶了進去；小宛這時如墜五里霧中，神經好像失了作用似的，聽得僕婦們站在旁邊，嘖哩咕嚕的交談，也不知他們說的甚麼，只得閉目無語。原來小宛現在安頓的所在，乃是鄭王府。濟爾哈朗安排私事已畢，便入朝面奏軍事，順治帝因爲他有凱旋大功，便在仁熙殿賜宴，須臾宴畢，濟爾哈朗謝過聖恩，又把小宛的事情說了一遍。順治帝正因和皇后不很親密，在宮中鬱鬱寡歡，聽得有江南美女獻來，心中很樂，便命獻進宮來。要知董小宛入宮以後，怎樣的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影梅庵才盡江郎筆

慈寧宮恩牽息孀情

却說冒辟疆於亂平之後，忙的從溧陽回到如皋家中，見着他夫人阮氏正在啼哭，老夫人等，也是面色有異，心中好生納罕；四下一瞧，却不見了董小宛，忙的問

道：『小宛往那裡去了？』阮夫人含着眼淚把小宛被掠之事，說了出來，辟疆不聽猶可，聽了以後，真是三魂出舍，六魄飛散，一陣傷心，暈了過去；阮夫人忙的扶起，好言安慰，辟疆纔定了一定神，頓足道：『罷！罷！賊韃子的奴隸，竟是這樣的作惡嗎！』說着，又長嘆了幾聲。他父親起宗道：『事已無可挽回，你也不必過於悲傷，只是我家世代簪纓，門辟疆對此世事滄桑人生離合的情形，早已富貴浮雲，不求進取，便自己取了個別號，喚作巢民，優游歲月，享着一生清福，壽登耄耋而卒，表過不提。且說濟爾哈



第清高，這事偷是傳往後世，豈不有玷家聲！你不如做些悼詞，把小宛作爲死去的便是！』辟疆聽着有理，仗着滿腹才華，提筆立就，做成本影梅庵憶語，把小宛的身世，記的很是詳細；

朗當日出官，回到私邸，和自己的正妃福晉等說知，因為獻進妃嬪必須成雙作對，現在只有小宛一人，尚須再覓一名，正妃道：『這事交給咱辦罷！』濟爾哈朗大喜，便不作聲。隔了一天，却已覓得那女子年只十二歲，生得也很清麗，乃是劉三秀的外孫女，錢沈堃的女兒，名喚香孃。濟爾哈朗道：『這女子確是好的，怎奈年歲太幼！』正妃道：『小妮子不可入宮待年嗎？』濟爾哈朗聽着，便命滿洲媽媽，把小宛和香孃，送入宮來；直到慈寧宮，便由內監領入宮去。滿洲媽媽道：『你們進去，見着皇太后，必須叩首俯伏，見皇上也要這樣的，命你們站起，你們纔可以站起；切不可哭哭啼啼，否則惹惱了萬歲爺，不是好玩的！』小宛聽着，纔知進了皇宮，心中猛喫一驚，反瞠目無語；自有宮娥擁了進去，只見上面坐着個四十多歲的美婦，旁邊站着個年方弱冠的男子，到也生得面如冠月，儀表翩翩。這時香孃便膝行匍匐，上前叩過了頭，伏地不起；小宛却慢移蓮步，倚柱而立，側面向左，閉着眼睛，瞧都不瞧，却簌簌的偷着下淚，臉蛋上暈起一朵紅霞，倍添嬌艷。

皇太后道：『這妮子有多大年歲了？姓甚名誰？有無夫家？』小宛哭着不語，順治帝也問了一遍，小宛忽的頓足號哭道：『貴爲天子，強奪民間有夫之婦，雖是講不到甚麼王法，難道不怕天理嗎？我不幸被掠到此，只求一死！』說着，把腦袋直向龍柱撞去，宮娥忙的扶住，小宛便趁勢蹶身上躍，且躍且哭，哭得頭上的鬢髻，都鬆解下來，青絲似的頭



全貞節，又何必拘此小節，忙的叩道：『如此足見聖朝盛德，小婦人願在深宮長齋繡佛，爲皇太后祝福哩！』皇太后見他很知禮義，好生快樂，果然把小宛留在慈寧宮，把香嬈却安置在淑安宮，待年不提。從此小宛在慈寧宮安居，皇太后特爲他闢了一間精潔靜室，日惟經卷書本，消遣永晝，想起和辟疆的恩情，不禁心如刀割，却想徒死無益，便專在文字上吐氣，有時吟詩填詞，有時誦經禮佛，到也很是自由。皇太后偶然有興，召他清談，有問必答，言必有禮，皇太后也疼愛他起來，只是他見着順治帝，却立刻沉下臉來，頓時冷若冰霜，順治帝非但不去怪他，却益發的憐他，問寒嘘暖，體恤入微。日子久了，他也覺得順治帝骨格非俗，吐辭更屬嫺雅，並且少年風流，瀟灑非凡，心中也漸漸的器重起來。那順治帝原是多情種子，却不是急色兒一流人物，所以看上了小宛，專用柔媚的手段去對付他，皇太后也因顧念順治帝的分上，用盡千方百計，想打動小宛的心理。要知董小宛究竟動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評詩句深宮情切切 訂誓言長夜意綿綿

却說董小宛入宮以來，皇太后破格相待，又經不起順治帝的柔情蜜意，婦人家心腸軟，把從前凜不可犯的態度，漸漸的軟化了。皇太后本是熟諳世故的人，早已窺得了幾分，悄悄和順治帝說知，順治帝總因時機未至，心想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所以仍忍着，並不冒失；但是小宛遇見順治帝，却已拜跪如禮，順治帝到他寢宮閒談，他也並不迴避了。有一天的晚晌，小宛獨自靜坐，這時正是秋深天氣，北地早寒，已和江南冬令無異，他對着天空的明月，頓時起了一種遐想，便提起筆來，吟成兩句詩道：『團圓本是尋常事，碧海青天恨獨多。』寫着，正想續成，忽的天空中堆起一片烏雲，把明月遮盡，竟下起雨來，小宛見景生情，又吟成兩句詩道：『梧桐一院淒涼雨，滴到儂心盡是詩。』寫到這裡，却因心緒不寧，又續不下來，苦思了好久，只見雲消雨止，明月又現，覺得身子乏了，便改吟道：『吟到夜深人欲倦，滿牕明月一燈青。』寫着，便和衣而睡，明日一覺醒來，却已日上

三竿。順治帝退朝回宮，來見小宛，小宛忙的起身迎着，順治帝道：『賢卿不必拘禮，別累壞了身體纔是！』小宛聽着，只行了個常禮；順治帝無意間在桌子上瞧

見詩稿，讚道：『賢卿吟

得好詩，朕實是欽佩之

至！』小宛謙道：『秋蟲

細吟，何勞皇上謬稱！』

順治帝道：『先儒韓昌

黎曾經說過，懽愉之語

難工，窮苦之言易好，這

樣說來，詩人不窮，將吟

多恨事，陛下却不以我爲窮苦，這不是我的知己哩！』順治帝道：『人生有如朝

露，看透塵事，正在得大解脫，亦惟有在不解脫處求解脫，倘是固執成見，不過苦



不出好詩來，只是賢卿

現在的際遇，又何等的

閒適，却吟得這般佳句，

雖是秋士多悲，總屬隨

興寫來，並不是窮苦纔

工的，可見昌黎的話，也

不是確論了！』小宛聽

着，嘆道：『我本恨人，偏

了形骸，精神上也感受不舒起來，那麼，生存世間，有何趣味！所以朕雖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却抱的是樂天主教，凡事只求身心兩適，這名利兩字，早已付之度外的哩！』順治帝這話，原是挑動小宛的意思，小宛那有不知之理，却因小宛的心裡，這時和順治帝已有七分意思，便道：『陛下諭旨，實非賤婢所可希及，但陛下身居萬乘之尊，名利已到極點，本不必再求進境的了！』順治帝道：『這却不然，人無饜足之心，譬如像你這般俏美，偷給那般昏君淫帝見着，少不得肆行無禮，惟有朕却是瞧得平淡，覺得爲人在世，無論聲色貨利，都不必過於認真，否則也太覺無味了；賢卿以爲如何？』小宛聽了，到覺得有些訕訕起來，又因平日順治帝款待周到，體恤入微，心中很是不安，却用話岔開道：『陛下六宮粉黛，正多佳麗，何必再辱及葑菲，有累聖德！』順治帝聽得小宛已有允意，搭訕着走了，來向皇太后說知，皇太后道：『這妮子早已動着心了，你要辦那事，便可辦哩！』順治帝聽着，纔下了一道詔旨，把小宛封作賢妃，移居慶福宮。內侍把詔旨送往小宛

那邊，小宛却不言語，內侍喝着謝恩，小宛懶洋洋的行了一禮，便有宮娥把他應用各物，遷至慶福宮來；小宛先至皇太后前叩過了頭，又至崇福宮向皇后行禮，纔由宮娥照着絳紗燈，引到慶福宮，到了晚晌，順治帝入宮安息，小宛跪着道：『賤婢荷陛下不棄，寵列妃嬪，天恩浩蕩，碎身莫報，謹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順治帝一手把小宛扶起，荷陛下隆恩，賤妾實已喜出望外了！只是三郎玉環，仍不無缺憾，賤妾願求四海昇平，和陛下白頭偕老哩！順治帝聽着大喜道：『朕只求如此！妃子，朕和你恩



笑道：『妃子休得過謙！朕這皇帝，並不拘着虛禮的；妃子！朕今宵和你定情，願效長生殿故事，謹把李三郎的誓言，作為咱們的婚誓哩！』小宛道：『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深

情美滿，來日方長哩！』說着，携手歸寢。一個是人間至尊，一個是絕世美人，天緣湊合，結成這番孽緣，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不是人力所能強求的哩。要知董小宛和順治帝定情以後，怎樣的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寢宮問候體貼入微 禁地森嚴機謀立敗

却說小宛和順治帝定情以後，兩下愛情，真是如膠如漆，隔了多時，順治帝又把小宛冊封爲皇貴妃；只因小宛仍用漢姓，順治帝恐怕外間知道了來歷，不很雅觀，便把小宛用了滿洲姓，喚作董鄂，於是宮中便都稱他爲董鄂妃。這時乃順治十五年戊戌的十一月，清廷向例，每屆冬至，皇帝必須親至天壇祭天，事前須齋戒三日；到了那時，順治帝獨宿寢宮，小宛恐內侍承候的不能周到，便到了半夜時候，親至寢宮問候。順治帝道：『中夜風寒，何敢有勞妃子！』小宛道：『陛下聖體要緊，妾雖諄囑內侍，總恐不足付託，故中夜感感，到此始覺心安哩！』順治帝道：『足見妃子愛朕之切。朕觀天下，不如你的可貴哩！』說着，便起身和小宛並

坐順治帝忽的長嘆道：『咱們滿洲舊臣，簡直是無一可託心腹的，文臣像尼哈  
 噶必隆等，比較的心地尚好，只是辦事也不見高妙。親貴像鄭親王等，表面上瞧  
 他很是忠誠，實則他的  
 本心是怎樣，朕也捉摸  
 不定哩；況且他此番班  
 師回京，聽說在江南掠  
 得不少的金銀，朕瞧他  
 親貴的分上，只得假作  
 不知，但不露些手段給  
 他瞧着，他必把朕當作  
 實欽佩。順治帝到是個有道明君，便道：『這般希榮邀寵的人，實是逢君之惡，幸  
 而陛下聖明，沒給他們蒙蔽，這乃陛下的聖德哩！』順治帝笑道：『妃子說的是！』



朕却想他們希榮邀寵些甚麼來？人生尋樂，只在心志恬適，可惜他們都是塵俗不耐的人，看不透世情哩！小宛聽着，又閒談了一回，纔退了回來，各自安歇。到了明天的清晨，順治帝正待排駕往天壇，忽的秘書院學士圖海叩闈求見；順治帝心想圖海乃是筆帖式出身，因爲他舉止嚴重，生性誠實，所以陞了他的官職，只是他總屬微秩末吏，向無入宮求見的資格，現在倉卒到此，不免有些疑訝起來，便陞坐了便殿，命內侍召圖海進見。圖海叩過了頭，慌忙的奏道：「陛下！大事不好了！」順治帝驚道：「何事驚慌？」圖海道：「今有鄭芝龍的部將張祿，串通京城大猾李應試，潛率死士，埋伏天壇內院，想待陛下致祭之時，猝來犯駕的，恰因李應試酒醉失言，把機密吐露給奴才的家人魏虎知道，奴才得訊，忙的命魏虎依舊和他們混在一起，作爲緩兵之舉，只是他們耳目衆多，陛下必須多有準備纔是！」順治帝聽着，大驚道：「你快些會同御林軍，禁衛軍，火器營，速往兜剿便是！」圖海道：「奴才官小職卑，那般御林軍統領，禁衛軍統制，火器營管帶，品

級都在奴才之上，奴才怎敢調遣！」順治帝聽着，沉思了一回道：「朕便加授你官職，只要平亂便是！」說着，親筆寫了一道詔旨道：「京師地面重要，着添設步軍統領一缺，提督九門軍務，所有御林軍、禁衛軍、火器營統歸節制調遣。今有秘書院學士圖海，加恩賞給頭品頂戴，補授此缺，欽此！」這旨下後，圖海謝恩出宮，忙的調聚諸軍，把天壇圍海的大隊所在，頓時擒獲埋伏的賊兵，統都捉住。圖海請過聖旨，把李應試當場磔成肉泥，賊兵也都砍了腦袋，論功行賞，把魏虎墊了宋世沛的官職，其餘各軍



拚命衝出牆外，恰當禁衛軍的汎地，統制宋世沛，乃是個癆病鬼，那裡是張祿的對手，被張祿一刀殺死，張祿便溜之大吉，不知去向。李應試也想衝出，却正衝在圖

將卒，都有陞賞。圖海見亂已平，入宮奏知，順治帝大喜，把圖海獎勉了一番，從此圖海便很見寵任。順治帝受了這場驚唬祭天之禮，傳旨暫不舉行。董小宛得知此事，力勸順治帝隨處留意，順治帝却笑道：『死生有命，朕於此種關頭，早已勸破的了！』說着，又嘆道：『芸芸衆生，拚着性命，有何趣味呢？』小宛見他胸中煩悶，便用話岔開。現在暫拋官中之事，補叙南省軍情，要知究竟，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李定國兵敗走邊荒 洪承疇身亡留遺囑

却說洪承疇鎮守長沙，孫可望把由柳的軍情和盤說出，承疇知道他們已是起了內訌，便飛表到北京，請遣大臣分路進兵，却因敬謹郡王尼堪在漢中抱病身死，便命尼堪的部隊歸併吳三桂節制。奏疏上後，順治帝當然允准，下旨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大將軍，率領宗室羅託，都統卓布泰等，往長沙會合洪承疇，向貴州進兵。鐸尼等到了長沙，和承疇商議妥當，便命承疇爲先鋒隊，同羅託在湖南出兵，卓布泰爲左翼，從廣西出兵，吳三桂爲右翼，從四川出兵，鐸尼自爲後援軍。

三路進兵，節節攻來。這時李定國破了孫可望，兼併貴州，便已意滿志驕，命部將馬進忠鎮守貴陽，自己却回到雲南。坦然以為無患，却不知清軍洪承疇和卓布泰的大兵在常德會合，已攻破了貴陽，進忠當時陣亡。吳三桂也已平了四川，殺死劉文秀，鐸尼便命承疇和羅託留守貴陽，督理軍糧，自己却親統卓布泰為左翼，吳三桂仍為右翼，分道



府城。定國料知清軍久勝之餘，勢必率兵窮追，便派了全部精兵，埋伏在高黎貢山。那山是省城到騰越必經之路，形勢很是險要，以為清軍深入山道，精兵首尾進攻雲南。李定國得訊大驚，便命部將李本深、白文選等迎敵。本深却降了三桂，文選也戰敗逃回。定國慌極，便把由柳扈走騰越。清軍便兩路進了雲南省，先在普安會合，又攻破了雲南

環攻，必可獲得全勝；鐸尼等果然乘勢攻來，不防有變，正待深入，却有定國的部將盧桂生前來歸降了清軍，把定國的計劃，詳細說出；鐸尼捏着一把汗，悄道：『好險啊！否則中了此計，勢必全軍覆沒的哩！』便重賞了桂生，却將計就計，只派着小隊兵馬，進了山道；伏兵不知清軍究有多少，只聽得人馬聲喧，以爲必已大隊齊到，忙的出來攻擊，却反中了清軍之計，定國的部隊，死亡已盡。定國無奈，只得回到騰越，方知由柳已給遺臣沐天波護送逃入緬甸。這時緬甸國王本他格利本是受襲明封的，知道由柳乃是上國的遺君，便派人迎入都城阿瓦居住；後見由柳左右，只有二三文臣，並無戰將，料知已是日暮途薄，不免鄙視起來。定國得知由柳逃入緬甸，便據了緬甸邊界孟艮地方，命部將白文選也據了木邦，作書致本他格利，想迎回由柳；那本他格利却也別有用心，不允定國的請求，定國大怒，連合文選率兵往攻，到也有戰必勝，殺得緬兵大敗，本他格利知力戰不是妙法，便設了一計，把定國的水師，用火燒船，定國敗退孟艮，文選也率領潰兵，暫

居錫箔。這時鐸尼平定了雲南，中原各省，已是統入清廷之手，便奏捷到京，順治帝見着大喜，頒詔宣示中外，命吳三桂鎮守雲南，加爵爲平西親王，督理雲南貴州兩省軍民政事，却命鐸尼、卓布泰、羅託、洪承疇等凱旋班師。鐸尼接旨，便同洪承疇、卓布泰、羅託等班師回京，順治帝傳旨賜宴，因爲洪承疇是從龍第一功臣，頻年督師在外，勞苦功高，那洪承疇這時年已七旬，又在貴陽居住多時，不服水土，早已得了病症，一路風霜勞苦，回京以後，竟是一病不起，彌留之時，皇太后異常牽挂，特命順治帝御駕



特加職太師，鐸尼等也各有陞賞。順治帝入宮，奏知皇太后，皇太后大喜道：『這纔是天下平定了哩！』傳旨宮中也大排筵宴，共慶昇平，京內百官，齊到午門叩賀，足足熱鬧了半個多月。

親往視疾，承疇已是神志不清，順治帝回宮，立即派了太醫院的四名醫官前去診治，那裡有甚麼見效。隔了三天，忽的神志清朗，便向他的兒子家勤道：『爾父一生雖是受了聖朝不少的恩典，但總是前明的遺臣。我死之後，仍用明制入殮，不得違誤！』說着，竟嗚呼哀哉。家勤受了遺囑，怎敢違忤，使用紅袍紗帽，圓領玉帶，把承疇入殮，報知宮中，皇太后想起前情，也着實揮了不少的眼淚。順治帝下詔御祭，予諡文襄，把家勤分發院部當差，到也生榮死哀，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蓄異志吳三桂進兵 傳檄文朱由榔中計

却說吳三桂開藩雲南，部下兵將，個個勇敢善戰，真是兵多將廣，聲勢浩大，他以為滿清入關，都是自己的功勞，現在論功行賞，雖得了個親王虛銜，實在却只得了雲貴兩省，心中便覺得不樂意起來，却想不如暫且隱忍，待將來有了機會，再作大計。主意想準，便把雲南城內五華山上的由榔故宮，修理一新，作為自己的

王府；派了親信的部將，到北京把陳圓圓接到雲南居住，又恐清廷見疑，把自己的兒子應熊，留質京師。過了年餘，三桂心想自己欲成大事，應該先把由柳結果了性命，纔可斷絕遺民恢復之心；然後在雲南招兵養馬，伺隙而動。便上疏道：『定國文選，窺我邊防，兵到則退藏，兵撤則進擾，此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扇惑，徧地蜂起，此道：』着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大將軍，會同平西親王吳三桂進攻緬甸。『愛星阿領旨，率領十萬兵馬，來到雲南，從騰越出了邊界，傳了檄文，命緬甸國王獻出



其患在肘腋，降人革面，尙未革心，由柳在緬，豈無繫念，萬一入關，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臣意及時進兵，早收全局，伏叩聖鑒施行！』這疏遞到北京，順治帝沒會想到他有異志，便下旨

由柳。這時國王本他格利，給他的胞弟猛白殺掉，猛白自立爲王，接得愛星阿的檄文，發兵圍住行宮，把由柳的從官，不分少長貴賤，統都殺死，只留着由柳和他的后妃等二十餘人，嚴密看守，想待清軍到來，獻出邀功。愛星阿也已探得緬甸實情，便命吳三桂做了先鋒，自己做着後路指揮；三桂從木邦進攻錫箔，白文選自忖兵力不敵，便降了三桂，做着鄉導，直到阿瓦。猛白便到行宮，來見由柳道：『晉王李定國從暹羅借得大隊兵馬，到此來迎！』由柳不知是計，便同太后馬氏、后王氏、太子慈烜、公主和宮女十四人，太監七名，坐了竹輿，來到江邊，早有吳三桂派來的徧將夏國相，用船等候；由柳依舊沒知端的，下了船來，行不多時，便過了江。只因岸高水淺，不易登岸，國相便命從人把太后和后妃馱上岸來，自己却馱着由柳；由柳在國相的背上問道：『卿是何人在晉王部下，官居何職？』國相道：『臣乃平西親王部下左將軍夏國相是也！』由柳聽着，纔知中計，便道：『平西王嗎？』乃是吳三桂哩！他現在到了這裡嗎？』說着，又長嘆了一聲，便默然無語。

國相把由柳等送至三桂軍前，三桂便同愛星阿班師。李定國在孟良得知三桂來攻，便想出兵往阿瓦救援，只因自己部下殘兵所存無幾，便向暹羅借兵；等到暹羅的兵借到，由柳却已給三桂擒去，定國聽着，頓時噴血而死。那李定國原是張獻忠部下的賊將出身，到結果却是爲國盡忠，真是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了。閒話休提，且說三桂騎馬，平日專恃轎輿而行，現在騎的是馬，所以更覺勞苦，行了多天，到着會城地方，却有個龔彝具了酒肴，來謁由榔，三桂的部將不許他進見，龔彝怒叱道：「這



擒着由榔，一路行來，却把由榔當作罪囚看待；那由榔體貌修偉，面如滿月，日角龍顏，鬚長過臍，將卒百姓等見着，都是泣下沾襟，暗中並痛恨三桂喪盡天良；由榔並因趾爪內卷，素不能

是我的皇上，我是他的臣子，君臣之義，南北皆然，我只求一見而已！」部將稟知三桂，三桂道：「讓他見罷！」部將出向龔彝說知，龔彝整了衣冠進來，見着由柳，行過了朝禮，獻上酒肴，由柳痛哭道：「難得卿家不忘了朕，須知朕的生命，已在呼吸的哩！」龔彝伏地聽着，也痛哭不能起，却道：「陛下鑒臣愚忠，勉飲三罇罷！」由柳聽了，纔喝了三杯，龔彝再拜道：「臣不忍見陛下蒙難，更不忍見大明絕祀！」說到這裡，觸階而死。由柳哭道：「苦了你哩！」早有旗牌告知三桂，三桂笑了一笑，却不作聲；這時却有個正藍旗章京厄兒特見着，憤道：「吳三桂原是他家舊奴才，怎樣這般的忘恩負義，不留一點恩惠給他？」說着，却暗中約定愛星阿部下的徧將多人，割辮爲號，想劫出由柳，往漢中舉義。要知厄兒特能否成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弑故君逆賊喪天良 廢皇后廷臣遭斥辱

却說那厄兒特身長七尺有餘，形如虎豹，膂力過人，騎射爲滿洲之冠，現在見三

桂虐待由柳，抱着不平，約了同夥舉義；不料事機不密，早給愛星阿窺破，把厄兒特等擒住，一齊斬首。三桂恐途中尙有他變，忙的趕着路程，不敢耽擱，不到幾天，到了雲南省城，便飛表告捷。却疏奏道：『由柳已受俘，不宜令其久居軍前，是以拘押一同回省，有言宜俘獻赴京者，竊慮遠道不便，不若就於雲南處分，但將其家屬送京，伏維聖裁！』這疏遞到北京，順治帝見着，覆旨照准。三桂便向愛星阿商議處分，由柳的方法；愛星阿道：『你道怎樣？』三桂道：『斬首便是啊！』愛星阿道：『如此未免太慘！』三桂道：『聖旨教咱這麼辦，咱便這麼辦！』愛星阿道：『聖旨不過是要他死，沒道斬不斬哩！況且他也做過皇帝的，你又是他家的舊奴才，由我作主，全他的腦袋罷！』三桂聽着，到不好意思起來，便命部將楊坤夏國相等，把由柳和慈烜從獄中押出，馬太后大哭呼天道：『吳三桂逆賊！你立心謀反，把我家爲你固寵的禮物，我在地下，睜了眼睛候你，瞧你碎屍萬段的哩！』慈烜年纔十二歲，也大呼道：『我朝何負於你！我父子何仇於你，却這般的忘恩！』

負義哩！陽坤國相等不由分說，把由榔父子押至教場，用帛絞死，這時正是正午晴明，忽的陰晦雷雨，有黑氣二股，蜿蜒入空而去，百姓們見着，個個痛哭流涕。三桂心嫌不祥，遷怒由榔父子的屍身，傳命把屍身焚燬，把屍灰飄在九龍池的中間，算是出了口悶氣。愛星阿見由榔已死，便押同馬太后等，班師回京，却留吳三桂鎮守雲南，三桂心滿監，統都餓死，愛星阿心欽他們節烈，備棺成殮，就地安葬，回到北京，奏明一切，少不得自有宸賞，表過不提。且說順治帝和董小宛愛情的熱度，已是達了沸點，小



反斬祀，在康熙帝演義中說明。現在先表馬太后等押解起程，心想身可死決不可辱的，便約同媳婦孫女等，在途中不飲不食，過了幾天，闔家三十餘人，連宮女太

宛本是有夙慧的，現見順治帝性耽禪悅，兩人不約而同，到覺得志同道合，非但是伉儷情篤，並且像是方外密友。那皇后博爾濟錦氏，雖也並無失德，但見他們倆打得火團般熱，婦人家氣量較窄，心中終不免有些嫉忌；順治帝也覺得皇后毫無可取之處，又因當初乃是多爾袞做的媒人，順治帝對於多爾袞本是深痛惡絕，有了這個關係，便存主，便於上朝時候，命王公大臣奏明前代廢后事例具聞，却有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索尼站出奏道：『竊維皇后母儀天下，關繫甚重，前代如漢光武宋仁宗明宣



着廢立之心，向皇太后前說明此事。皇太后因為自己和多爾袞有過糾葛，不便說出可否，便道：『這事我可管不了！你要這麼辦，便這麼辦罷！』順治帝聽着，也明知皇太后心虛，不願作

宗皆稱賢主，只因廢后一事，遂爲盛德之累，伏叩陛下深思詳慮，慎重而行爲是！

『順治帝聽了，怒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須知皇后坤儀攸關，正位匪輕，無能之人，安得不廢！你身爲大臣，反於無益處具奏沽名，很屬不合，著嚴飭行，不得妄瀆！』索尼捏着一把汗，不敢作聲。當日朝散，順治帝來到慶福宮，向小宛說知。

小宛跪奏道：『陛下責備皇后，誠是偷陛下要把皇后廢立，宮中妃嬪們，必以爲賤妾所慫恿，賤妾寧死不願居此惡名！』順治帝聽了，並不回語，心中却已決定。

明日上朝，下了一道詔旨道：『朕維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資內助，然皆慎重遴選，始可母儀天下，今后乃睿親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未嘗選擇，自冊立之始，卽與朕志意不協，宮壺參商，已歷數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謹卽奏明皇太后，降爲靜妃，改居側宮，欽此！』這旨下後，雖有一二大臣，上疏力爲皇后爭護，怎奈順治帝意志堅決，不能挽回，只得無語。要知皇后究否廢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順治帝册立新皇后 董鄂妃魂歸大羅天

却說順治帝退朝回宮，先來拜見皇太后，皇太后笑着道：『皇帝的福，遠過先帝，年正少壯，竟做了中華大一統的主人翁，錦山繡河，都隸屬了咱們宇下，我也靠了你的福，享受人間無上的幸福，比着在瀋陽時候，真何啻天壤，我願和皇帝永永同享此福哩！』順治帝



爲后，不知母后以爲怎樣？』皇太后道：『咱們的祖制，無漢人爲后的例，這事萬不可行！』順治帝有些着惱道：『母后何必固執，難道不可通融了嗎？』皇太后聽着，長嘆了一聲；皇太后奇道：『皇帝怎的不舒？現在南省蕩平，海內宴安，正是及時行樂的時候哩！』順治帝道：『母后有所不知，廢后之事，朕今日已下過詔旨了；但朕想册立董鄂妃

道：『我生你撫你，到得這般地步，不是容易的事，現在你已做了太平天子，我願  
娛此暮景，我便不必和你鬥氣罷！』順治帝聽着，恐怕皇太后受氣，便低首不言；  
皇太后却又道：『你現在既把博爾濟錦氏廢掉，正宮不可久虛，我的意思，去貌  
論德，永壽宮的佟佳氏，可以册立爲后哩。』順治帝聽了，沉思了一回，心想小宛  
雖不能正位，但博爾濟錦氏却已廢掉，也不必過爲己甚，便道：『母后之命，朕理  
當遵從！』皇太后纔大喜，擇吉册立佟佳氏爲后。那佟佳氏乃都統承恩公佟圖  
賚的女兒，生得容貌平常，却是性情溫和，在宮中雖是默默無聲，却很得皇太后  
的憐愛；此番在宮中册立，不比前次親迎册封，所以禮節很簡。順治帝雖把佟佳  
氏册立爲后，却仍和小宛日夜厮混在一起；小宛有時勸他到正宮周旋，順治帝  
口內雖是允着，却並不照辦。這時小宛忽病了氣逆，時時作嘔，順治帝心中異常  
憂慮，命太醫診治，却言氣嘔，須用下利之劑，瀉去內濕，開了醫方進呈；小宛見着，  
大怒道：『蠻牛！開出這種藥方，簡直的該死！』順治帝聽着不懂，不免一楞；小宛

靠在榻上，牽着順治帝的衣袖，順治帝趁勢坐了下來，小宛纔悄悄的道：『吾的病，不是病，乃有身了哩！』順治帝聽着大喜，便格外奉侍，處處留意。光陰迅速，過了數月，小宛已到臨盆之期，只因小宛平日孱弱，免身很是危難，順治帝急的和熱石頭上螞蟻一般，祭天拜神，用盡心思，幸而天不絕小宛之命，須臾產下個孩子來，順治帝纔把心放下。便向小宛道：『朕願這孩子，康甯到老，便賜名常甯，册封爲榮親王罷！』小宛在御牀上謝過聖恩，順治帝堅囑安眠，不必勞心，小宛允着。却不料那常甯生未十天，便已死掉，小宛得知，心中異常悲傷，產後憂鬱，竟得了重症。順治帝便安慰着他，小宛面上却並無怒容，假意的說道：『賤妾產這孩子之時，早知必難養育，現在果然夭折，這乃命中注定，賤妾略窺內典禪宗，心中並無挂碍，只求陛下勿因此傷懷！』順治帝聽着，明知這是假話，便也用話岔開道：『妃子信是達人，朕近來很喜研究音律，已略知一二，不知妃子對於此道，也會精究的呢？』小宛道：『賤妾在江南，曾習得些，只因沒有新曲，此道便久已疎

了！』順治帝道：『吳中才子尤展成，著了新樂府，流傳京城，已是家絃戶誦，朕聽得宮監唱此，纔知端的，妃子病中岑寂，便命他們唱來消遣可好？』小宛聽着，很樂，順治帝果然命宮監輪流演唱。那小宛本是曲妓出身，對於音律，何等精明，宮監奏曲，偶有錯誤，便立刻指點改正，却笑道：『尤侗真不愧爲才子哩！』順治帝也笑道：『尤侗實可媲美足比擬陛下般創業垂統聖神文武的君王哩！只是陛下屢把三郎作比，賤妾總覺得陛下太污辱了自己哩！』順治帝笑道：『妃子高論，朕實欽佩，朕願和妃子



李太白，妃子却慧麗過於楊玉環了！只是朕比那李家三郎，妃子以爲何如？』小宛道：『三郎乃昏懦之君，竟不能制伏個安祿山，後來馬嵬坡下，又不能保全所愛，英雄兒女，兩無足稱，怎

同保長生，萬歲千秋，永無離別，決不像那三郎的始合終離哩！小宛聽着，忽的長嘆了一聲，眼眶中早已簌簌的淌下淚來；順治帝見着大驚，忙問何事。要知小宛答出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多情帝無計駐芳魂 高行僧有心示禪意

却說順治帝見小宛忽的墜淚，忙問何事，小宛道：『陛下承天休命，日月方長，賤妾蒲柳陋質，荷蒙寵異，天恩高厚，粉骨難酬；只因產後得病，已入膏肓，轉促微生，不能長侍陛下的了！』說着，又嗚咽的哭起來；順治帝見他神色有異，也知病勢非輕，便慰着道：『朕和妃子，評論古人，怎的煩悶起來；妃子微恙，不日即可霍然，何必多慮！』小宛見順治帝至情深誠，又嘆道：『但願如此，只恐……』說到這裡，却嗚咽不成聲；順治帝料想是捨不得自己，搭訕着走了。便下詔遍求天下名醫，求神問卜，無所不用其極；小宛的病勢，却依舊一天重似一天。順治帝無奈，便到西山碧雲寺親往拈香，爲小宛祈福；車駕纔到西山，忽的內侍倉皇趕到，說是

董鄂皇貴妃病急萬分，順治帝聽着，好像萬箭穿胸，忙的起駕返宮。回到宮中，只見小宛已是閉着眼睛，氣息全無，不禁大號道：『妃子！朕要和你一訣別，你怎的忍心，不等待一刻呢？』

說也奇怪，順治帝話方

說完，小宛却睜了一睜

眼睛，向順治帝微笑了

一笑，纔一縷芳魂，安歸

大羅天而去；這時乃順

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順治帝見小宛已死，也

朕所請，朕已百念皆灰，願削髮披緇，入山學佛，不再與聞天下之事了。這時皇

后佟佳氏，也在旁邊，便跪請道：『董鄂妃隨侍皇上多年，素有賢德，現在用后禮



不欲生，皇太后恐怕出

了亂子，再三勸慰，順治

帝纔止淚道：『人死不

可復活，但貴妃乃朕的

至愛，必須用皇后禮安

葬！』皇太后道：『這事

恐與體制不合！』順治

帝泣道：『母后倘不允

安葬，實是理所應當的，廷臣倘有挾議體制不合，可把兒婦的意思，曉諭他們；便是後世史臣，也不能批評皇上的哩！」皇太后聽着，纔道：「你既能體恤皇上，我何必從中阻撓！」說着，又向順治帝道：「你對於廷臣，可把皇后的意思，曉諭他們；至於詔書上所寫的可稱奉了我的旨意哩！」順治帝聽着，謝過皇太后，心中也着實感激皇后，便下詔道：「朕奉皇太后懿旨：『董鄂皇貴妃佐理內政，淑德彰聞，宮闈式化，倏爾薨逝，予心至爲痛悼，宜追封爲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諭，特用追封，加之謚號，謚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這詔下後，羣臣也有非議的，但因當初廢后博爾濟錦氏的事情，大都已受過教訓，所以現在都不敢出聲。順治帝又下旨，輟朝七日，以誌哀悼，每逢祭奠，必是痛哭失聲；近支貴族的福晉公，都是入宮叩唁，詞臣學士，又都恭擬哀輓，進呈御覽，各有重賞。順治帝本是素信佛法的，於是禮懺打齋，日無虛時；因爲京西五台山，素多高行僧人，便傳旨召進京來，在宮中設了水陸道場，香花供奉，很是莊嚴。順治帝忙了數

日，都是爲的小宛喪儀，朝政却無心過問，文武大臣也不敢多瀆，非奉特召，不敢進見。順治帝却落得圖個清靜，哭奠以外，日惟和五台僧講經論禪。有一天，順治帝正和個名喚無住的僧人閒談，無住却取出一軸畫像，順治帝取來一瞧，只見上面畫的，也是個僧人，口鼻眼耳，位置得都很端整，只有兩道眉毛，却是很長，直拖到耳朵旁邊。順治帝瞧不悲傷，却仍不露聲色，一面照常上朝視事，一面又依舊忙着小宛喪儀。如此過了四個多月，道場功德圓滿，五台高僧都已回山。這時乃順治十八年正月廿四



着，不知究竟，無住道：「這乃是陛下的前身哩！陛下前身，也是五台的高行僧，陛下涉世了二十三年，便忘了夙因嗎？」順治帝聽着，覺得心地涼爽，頓時明白，便有出家之想，從此到也並

日，退朝回宮，獨坐便殿，忽的觸動心事，便向左右站立的內侍道：『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忙着名利，究竟爲些甚麼呢？朕貴爲天子，條已十有八年，安位下去，不知到何時，纔得滿意？朕覺得世事，都和浮雲相同，不過是霎那間的快樂而已；待事後思維，便已味同嚼蠟，反不如出家修行，到能得身心自在！況且朕幼時便有此志，近來飽經世變，又是情場失敗，偷不及早解脫，更待何時！』說着，便命內侍召進親信的大臣來。要知順治帝召的那個大臣來，有何吩咐，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脫黃袍披上紫袈裟 襲舊套輔立新幼主

却說順治帝最親信的大臣，本只有尼哈一人，這時尼哈已經死去，比較的親信，也只有索尼和遏必隆兩人，現在有了出家之想，便召進他們二人來見；二人叩見後，順治帝道：『朕現在勤破紅塵，要往名山修行去了，這皇位可由朕的第三子玄暉繼承；你們須要盡忠報國，輔助幼主，毋負朕顧命之至意！』索尼遏必隆聽着，猛喫一驚，便叩奏道：『陛下仍以社稷爲重，奴才等攀駕乞留！』順治帝道：

「你們知些甚麼？不必妄言！只須忠事幼主，和事朕一樣，這便是你們的大功了！將來新主踐祚，朕也許要求觀禮的哩！」說着，便命親信內侍，取出紫袈裟一件，喇嘛帽一只，便把朝服脫卸，換穿了這套僧衣，口內却吟道：「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脫換紫袈裟。」說着，又叮嚀道：「朕本想拜別皇太后，只恐動了情感，心中有掛碍，所以竟自不別。」



帝道：「朕出宮入山，已是個方外之人，難道還怕有人暗算嗎？」遏必隆道：「陛下既是決意要去，請指派侍衛護送！」順治道：「朕出宮入山，已是個方外之人，難道還怕有人暗算嗎？」順治道：「朕出宮入山，已是個方外之人，難道還怕有人暗算嗎？」

下論旨誠是！但身傍終須有些親信內侍，奉侍左右，纔得妥善！」順治帝聽着，沉

吟了一回道：『這雖是你們的好意，只是太嫌瑣屑，朕不耐煩和你們多作無謂之周旋，便着四名侍衛隨行罷！』索尼遏必隆聽着，只得叩頭跪送；順治帝却頭也不回，同了四名侍衛，大踏步出宮而去。索尼遏必隆見順治帝行後，忙的叩了慈寧宮，向皇太后奏知；皇太后大驚道：『我也早知他變了心哩！但是他臨行說些甚麼？』二人便把順治帝叮嚀的話，說了一遍；皇太后道：『你們都是先朝的舊臣，快去會議大事，輔助幼主即位罷！』二人出了宮門，在便殿召集王公大臣們開着會議，索尼遏必隆先把情形說明；却有鰲拜發言道：『皇三子冲齡踐位，似宜多設佐政之人，咱的意思，咱和蘇克薩哈也參預其中罷！』原來那鰲拜別有用心，因見蘇克薩哈出身卑賤，所以引了同黨，老着面皮，便毛遂自荐起來；其餘的王公大臣們聽着，心中雖不以爲然，口內却不說甚麼。索尼便道：『咱和遏必隆受了先帝顧命，深虞隕越，難得有人出來帮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了，但是先帝乃入山修行，並非龍馭上賓，究須頒否哀詔，請衆位從長計議！』王公大臣

們各沉思了一番，都不作聲。熬拜道：『入山修行的事情，必須諱飾，咱的意思，只有頒下哀詔的辦法！』王公大臣們聽着，都嚷着有理。索尼道：『先帝一生，實是聖德彰明，惟有廢立皇后和董鄂皇貴妃喪禮踰濫，未免爲盛德之累，咱的愚見，可擬一罪己的遺詔，遮飾天下臣民的耳目，不知衆意以爲如何？』這話纔畢，便有遏必隆發言道：『此舉能仰法太祖太宗諱烈，因循愆忽，苟且目前，聖母皇太后，教訓撫養，隆恩罔極，惟朝夕趨承，冀盡教養，今不幸子道不終，誠惘未遂，永違膝下，反上廬聖母哀痛，則



朕之爲罪，詎可勝言！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內政聿修，仰奉慈諭，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踰濫，更爲愆尤！顧念太祖太宗，勦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暉，乃博爾濟錦氏所生，今已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爲皇太子，卽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卽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遏必隆，鰲拜，蘇克薩哈爲輔臣，彼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矢忠盡，保翊冲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當日會議已定，索尼入宮奏知；皇太后又傳下懿旨，擇日扶佐玄暉嗣位。索尼退入宮來，只見跟隨順治帝同行的四名侍衛，忽的回來；索尼問他究竟，却道：『奴才等護送皇上出宮，剛到城外，皇上便打發奴才們回來，奴才們不敢違旨，只得到此覆命。』索尼聽着，忙問道：『你們可知皇上往那裏去的？』侍衛等答道：『這却奴才們沒會得知！』索尼聽得此言，大怒道：『笨驢！把事情辦糟了！』侍衛等見他模樣，唬得身子發抖；索尼把他們罵了一頓，却也無法可想，只得退出。過了幾天，欽天

監監正湯若望選定吉日，索尼等四個輔政大臣，便扶了玄暉嗣位，恭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佟佳氏爲皇太后，玄暉的生母博爾錦濟氏，也恢復了尊號，稱爲皇太后；又下旨大赦天下，自明年起，改元康熙，百官忙着朝賀，宮中又熱鬧了數天。在下寫到這裡，筆也禿了，便借此休息一回；看官們倘要知道康熙帝嗣位以後，有何大事，順治帝出家以後，怎樣的下落，待在下再編部康熙帝演義出來。

歷史小說

西太后秘史演義

通俗最美奇的說部

各界必讀的說部

全書分訂八册  
裝一精緻錦匣  
定價大洋二元  
函購另加郵費

此書記慈禧太后三次訓政事實括清末四朝六十年經過之歷史原原本本分章分回其內容有大特色

(一)材料豐富  
(二)綫索分明

(三)攷據詳實  
(四)議論新穎

此外夾註總評以筆代舌以舌代筆譬之長康畫相尤能於頰上添毫洵說部之上乘也

- 本編
- 西太后
- 咸豐帝
- 光緒帝
- 隆裕太后
- 珍妃
- 瑾妃
- 西太后及光緒帝視朝
- 昌壽宮主
- 西太后御輦出宮
- 西太后湖上遊幸
- 頤和園正面
- 頤和園石舫
- 西太后及光緒帝視朝
- 頤和園萬壽山俯視全景
- 頤和園排雲殿及佛香閣
- 頤和園玉蘭堂及水面亭
- 遜位宣統帝及攝政王
- 贊成清帝遜位之慶親王

俠義小說

# 歷代劍俠全傳

●大英雄：有驚天動地之本領

●大豪傑：有鬼神莫測之機謀

●大智：角力：情節十分熱鬧

▲可以振刷讀者之精神

▲可以增長讀者之計謀

本書以提倡武俠維持正義為主旨凡古今俠義英雄之遺聞軼事足以鏗砭薄俗懲貪傲暴者一律採入閱之足以提起尚武精神振作俠義心腸卷首冠以彩色精美插圖多出名家手筆惟妙惟肖望之虎虎有生氣更爲本書生色不少也全書彩面洋裝六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付印

清代十順治演義

●全書六冊。定價一元六角

編述者 海巫李龍方

校閱者 鹿城陳燕方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北京楊梅竹斜街 江西府學前  
上海棋盤街 長沙萬福街 廣益書局  
廣東永漢北路 開封書店街

浙江王雪菴先生編

續像 繪圖  
神州先復志演義

欲知前清之始末事實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十三朝政蹟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三百年黑幕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開國時方略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外交之失敗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亡國之原因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歷朝之人物者：不可不讀……  
 欲知前清宮闈之秘事者：不可不讀……

全書六十冊分裝二布函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57.48  
90  
:1(6)